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



圣

孔子年谱

何 新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

圣

孔子年谱

何 新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孔子年谱/何新著.—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0219-362-8

Ⅰ.圣… Ⅱ.何… Ⅲ.孔丘（前551~前479）-年谱 Ⅳ.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7186号

书名/圣·孔子年谱
SHENG·KONG ZI NIAN PU
作者/何新 著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7号(100069)
电话/63292534 63057714(发行部) 63053367(总编室)
传真/63056975 63055259
E-mail:MZFZ@263.net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张/11.875 字数/265千字
版本/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刷/河北霸州福利胶印厂

书号/ISBN 978-7-80219-362-8/K·82
定价/28.00元

新 版 序

这一套书之前身原名《何新古经新解系列》,2002年1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后来有所修订、增补,编为《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于2007年1月出版。

这些书实为笔者中年时代(1985—1995)之著作,其基础是作者研读旧学之札记。诸书之考释写作于不同时间,舛漏笔误在所难免。此书虽经多次出版,出版后也颇受读者欢迎,但因目衰事繁,未能认真从细校订,即付之梨枣。所以前两版中,间有失误。虽然每一次新印皆有所修订,然而由于事务纷繁,始终难以一字一句从头通读,作彻底的细密校订,力不从心,殊多遗憾。

此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决定重新编辑、出版这一套书,易名为《国学经典新考》系列丛书。我至为感谢社长杨瑞雪女士,下大决心施大功德,延请专家及好编辑、好校对,对全书细加审订,种种失误一一指出,从而得以详加审订及校补。

这套丛书实汇聚笔者近三十年间对经学、朴学之研究成果,其中不同于前人之新见异解殊多。但是,学无止境,生有涯而知无涯。补正了这些失误缺憾,难免仍有新的不足,仍须有所请益于来者及通人也。是为序。

何 新

2008年7月18日

说　明

此年谱之初稿曾收入拙著《孔子论人生》及《圣与雄》[1]。考订未精，有不少漏误。近几年深入研究，有所新知。因重作此谱。

此谱乃是目前关于孔子生平最详尽的一个年谱，但仍会有所舛误，欢迎读者指正。

何　新

2006年6月

［又记］　此次新版，补入新的资料，修正一些观点，订正了若干舛误。

何　新

2007年4月记于京东滨河园

此书第三次出版，又作了一些补订。

何　新

2008年1月12日定稿

---

① 分别由时事出版社及金城出版社出版。

目　录

新版序
说明 …… 1

导言 …… 1
孔子年谱长编 …… 8

何新著作年表 …… 364

导　言

(1)

孔子号称“圣人”，赫赫有名。但实际上，关于孔子的出身与身世，两千多年以来，却一直还是一个巨大的疑谜。司马迁《史记》中为孔子立有“世家”，前人早已指出，其所纪事及年代皆多有舛误①。

孔子一生事业，是创立了儒学（“五经”体系）这种学术流派②以及“儒家”这一政治组织。人们都知道，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但是，从先秦时代百家之一的儒者学说，演变到万系一统的儒门宗教，这一历程并非发生在孔子当世，而是在孔子死后历数百年（初汉）以至千年（唐初）才完成的。

实际上，孔子本人初始的学术和政治思想，与汉代以

① 钱穆指出：“余读《史记·孔子世家》，最芜杂无条理。其他如《年表》，如鲁、卫、陈、蔡世家，凡及孔子，几无事不抵牾，无语不睽违，诚如崔述之讥。史迁虽疏，不当灭裂乃尔，盖出后人之移易增窜者多矣！”（《古史辨》第4册第86页）

② 汉代称“五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唐以后称为“六经”。清代又纂集儒门经典增为“十三经”。

后逐渐系统化的儒教意识形态具有极为重大的不同。至于孔子的生平事迹，则更是遭遇了后世有意无意的极其巨大的沉埋和误解。

儒家社团在孔子初创的时期（特别在孔子的青年和中年时期），本来是一个具有批判时代政治涵义、主张革新求变、革故鼎新的政治团体。中年以后的孔子通过挫折和历炼，而具有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治技巧，开始寻求与政治现实的妥协，其理念也趋向保守化，倡导建设稳定的秩序与伦理（“礼”）；与早年的孔子大为不同。所以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

但是另一方面，晚年之孔子著述《礼运》提出“大同”，认为历史周期性地经历“据乱”——“升平”（小康）——“太平”（大同）的三世之变。认为当世现实为“据乱”，礼运的最高境界乃是臻入“大同”。在“礼运”中孔子赞扬“选贤与能”的民主政治。在《春秋》中，孔子以记述规格的区别，来暗寓历史批判之“微言大义”，试图为未来政治建树一种价值模式。孔子一生的思想，始终是在变化和发展着。（例如，《易经系词大传》就是孔子这种变革哲学的伟大宣言。）

(2)

西汉初叶，宗源于荀子而倡导以法立礼思想的儒家今文学派兴起。

所谓“今文学派”，其实是儒学中的“现代派”和“实

用”主义派。汉初之今文儒学与主张复古主义和拘泥故典的“古文”学派形成对立和分歧。而贾谊、晁错、董仲舒、公孙弘，则正是汉初传承荀门儒学的一批中坚代表人物。

今人侈言汉初文景无为之治，其实文帝已有变法之志，但迫于时势而未敢遽行之。汉景帝时期，反对政治改革的保守派贵族，推崇黄老的“无为”、“守天”、“法自然”学说，而反对今文学派。后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而独尊儒术，正是为了借重今文儒学所鼓吹“尊王攘夷”的国家主义理念。正如清末今文派大儒廖平、康有为及后来蒙文通所指出，今文儒学中寓有孔子“托古改制”求新求变倡言“革命”的微言大义。

汉武帝后期，卫太子（刘据）支持儒学当时新兴的“穀梁”一派，此学派试图以字义训诂考据来纠正“今文”（公羊）派法今非古，以《春秋》为当世律法之偏差。继而刘氏贵族（河间献王刘德等人）又大献古文经，力推所谓“古文经学”，实际是以古非今，欲改武帝所弘扬的今文儒学的变制改革方向；用周公的“封建”礼学取代孔、荀的大一统主张。由此而导致后来聚讼纷纭的今古文两大学派之大论战。

经学之古文学派，始终具有明显主张复古保守的贵族主义倾向，实际是儒学中的“原教旨主义”。

到东汉末期，郑玄、马融调合今古文两大流派，儒学之政治改革色彩逐渐泯没，保守色彩渐浓。唐太宗李世民开国后明确地将儒家经典确立为以忠君、孝悌之伦理原则为根本主旨的国家意识形态，于是儒学逐步宗教化，才终

于在宋元明后发展成为一个保守主义的帝国国家信仰和治国宗教。

(3)

杨向奎指出：

不是教主而起教主作用的是孔子，不是宗教而起宗教作用的是儒家，但儒家并没有迷信（偶像）崇拜。

说儒家没有“迷信崇拜”，并不确然。实际上，自从刘邦建立汉帝国过曲阜以太牢祭祀孔子始，汉晋以下至唐宋元明清两千多年的时期里，孔子一直不断地被神化、圣化、偶像化。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20世纪初西方学术靡荡中国，激进主义的文化革命思潮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呐喊。

自此以后，在反古批孔浪潮中，孔子不断地被丑化和妖魔化。然而，这种被神圣化和妖魔化的孔子，都并不是历史中那位真正的孔子。

毕竟，作为一种政治宗教和社会伦理，儒家思想及儒教文化影响中华民族与文明垂二千年。钱穆说：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① 在此五千多

---

① 廖平著《今古学考》，谓古文学派宗周公，师《周礼》。今文学派宗孔子，师《王制》。其学为康有为所承述，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

年之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尽管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中具有如此之大的名望，孔子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之影响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帝王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也许只有伏羲、黄帝和现代的毛泽东堪与相提并论）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孔子却尚没有一部比较翔实可信的传记和年谱。

(4)

在大部分现代人的心目中，孔子仅是一个私塾先生式的兴办“私学”的“教育家”。例如冯友兰说：“孔子一生不过是一个门徒众多的教授老儒。”傅斯年说：“儒家者流，不过出于教书匠。”甚至有人认为，孔子不过是一个“乡村民办小学的教师”。此类说法，可以代表五四以后至今西化派学者们对于非圣化的孔子的流行普遍看法。

于是孔子一直被解读为一个近乎冬烘的迂腐文人，抱着一肚子关于“周礼”以及“仁义”的酸腐思想，终日喋喋不休地四处周游进行说教。(也不知他与弟子们的衣食吃喝从何而来?)他的身边则围聚着一群近乎白痴而盲目信从的年轻追随者（如子路、颜回之辈），而不断地从当时的一个小国家被驱逐到另一个小国家，四处碰壁。这就是现代学术界所一直向人们描述的一幅可怜的孔子形象。试问：如此一个生不逢时的晦气人物，又有何伟大精彩可言?!

以故，周谷城曾说：

孔子之学说，在政治方面无任何价值。除提倡道德一项以外，他无可取。彼乃天然之教育家，善说道德；政治乃具体之事，非彼之空言所能改良。但正因彼之言是空的，对于后世，反而便发生惊人之影响。于独裁君主，方便尤多。盖独裁君主制，能维持不倒者，全赖两种法宝：一曰武力，二曰道德。孔子是一中材之人，本着一生经验，开口道德，闭口道德，便大为世人所欢迎。①

以上周氏的这种看法，在现代学界中颇具代表性。

但是，这种形象的孔子，并不是真正生活于历史中的孔子，而是几千年间被“圣”化和丑化后，关于这位圣人所残留的一幅木乃伊形象。在几千年的圣化、神化和虚幻化过程中，孔子一生真实的经历、生活、血肉、情欲都已抽离而空壳化了；因此，留下来的就只是这么一个荒谬呆愚徒有道德空言的孔子。

实际上，如果孔子真的只是这样一个呆板无聊冬烘无能的人物，何以竟能顶着中华“圣人”的称号而历两千多年？另一方面，如果孔子只是这样一个完全不值得崇拜的偶像，而数千年来这个民族的精英竟曾如此地追随之崇拜之，岂不是整体地过于弱智了吗?！难怪“五四”时代激进的新派分子要高呼“打倒孔家店”，而主张推倒全部儒教与经学了！

(5)

我写这部传记的目的，是试图寻找和挖掘出历史中那

① 《周谷城文集》，第275页。

个曾经生存过的真正的孔子。据我的考察：那是一个生于贫贱长于忧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孔子；一个弘毅任远，不屈不挠，一而贯之，矢志不移于寻求救国利民之道的孔子；是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和组织家的孔子；是一个“诗、书、礼、乐、御、射”六艺兼通，勇毅过人，胸怀大志，锲而不舍行其所志，智慧过人学识渊博的孔子；也是一个充满柔情和狡谲，极善随机应变与时俱进，的确堪称所谓“圣之时者”的孔子。

总之，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心有欲，但也有软弱心灵性格缺陷富有真实人性的活生生的孔子。

但是，也惟有这种形象的孔子，才是历史中真实生存过的那个真正的孔子！[①]

何　新

2005 年 5 月 1 日记于北京

① 本书史料，多取自汉以前传述孔子之史事，包括历代类书中所辑孔子事迹之佚文。如《庄子》书中即存有大量关于孔子生平言论事迹之传说。而古人以《庄子》为“寓言”，儒者目之为旁宗，多不采信。近人以儒道为对立，亦不用之。实际上，《庄子》书中多儒家言。自魏晋以下，俗说习惯以“老庄”并称。其实，老子之用世及不离不弃，与庄子之出世而蜕脱尘埃，具有根本意义上的不同。虽然庄子褒扬老子，但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老子与庄子的直接渊源。相反，从庄子书中看，庄子与孔门关系颇深，其学应出儒门后学而变异，孔、庄之间具有颇为深刻之历史渊源。

孔子年谱长编

按：《史记·孔子世家》关于孔子生平系年多所舛误。此表博采魏晋以前孔子传说及事迹，吸纳清儒集解及近人考证成果，摭微发隐，殆欲使孔子一生事迹明白昭显也。

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周灵王二十年，周历十月，夏历八月廿七日，[①] 颛顼历十一月之庚子日，孔子诞生。[②]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③] 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

① 《洙泗考信录》引《孔庭纂要》："鲁襄公廿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即今（夏历）之八月廿七日。"崔述谓，廿一年十月庚子，即夏历八月之廿七日也。

② 崔述《洙泗考信录》："公羊、穀梁两传论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公羊传》云：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与《穀梁》年同而月异。《史记·孔子世家》则云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后于《春秋传》者一年。余按：春秋后，费之堕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鲁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鲁皆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记》自身亦相讹误耳。"白光琦亦指出："一向作为系年依据的《史记·六国年表》讹误很多。以日食天文历考之，秦简公以前《六国表》皆后错一年。"（《中国古代史论丛》第11辑）

③ 今曲阜东南尼山附近。

《史记·鲁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孔丘生。”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襄公)二十二,孔子生。”

《穀梁传·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孔子家语·本姓解》:

孔子之先,宋之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纣之庶兄,以圻内诸侯入为王卿士。微,国名,子爵。

初,武王克殷,封纣之子武庚于朝歌,使奉汤祀。武王崩,而与管、蔡、霍三叔作难,周公相成王东征之。

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于殷,后作《微子之命》,由之与国于宋,徙殷之子孙,唯微子先往。

仕周,故封之贤,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后,故号微仲。

生宋公稽,胄子,虽迁爵易位,而班级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为称。故二微虽为宋公,而犹以微之号自终,至于稽乃称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缗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厉公方祀,方祀以下,世为宋卿。

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

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

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

(纥)虽有九女是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

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

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徵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世本·秦本·宋孔氏》：“叔梁纥生仲尼。仲尼圩顶反首张面，四十有九表，堤眉谷窍，参臂骈胁，腰大十围，长九尺六寸，时为长人。后数世皆一子。”

何按：关于孔子生年，历来有疑问。钱大昕云：“《左传》于哀公十六年书‘孔子卒’而不书孔子生年。《公羊传》云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生。《史记》则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无月日。考贾逵注《左传》于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贾说云仲尼时年三十五。是汉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廿一年也。是年续书十月庚辰朔，则十一月无庚子日。”

钱氏又云：“予以三统术推襄公廿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廿二日庚子是为宣尼生之日，年从《公羊》，月从《穀梁》，与贾、服注《左传》亦合。自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实七十四算，而贾逵云七十三者，古人以周岁始增年也。《史记》谓生于襄廿二年，年七十三，则以相距三岁计之。”(《十驾斋养新录》)

俞樾云：

"《续博物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公、穀两传所纪有一月之差，与《史记》有一年之差。[①] 愚谓纪年之法，古今不同。今人纪年之法，如生于甲年，即以甲年为一岁，生于乙年，即以乙年为一岁。古人纪年不然。如甲年某日，始为一岁。故绛县老人已历七十四年，而止谓之七十三年，以未满四十日故也。公、穀用今法，则襄公二十一年孔子一岁。《史记》用古法，则襄公二十二年孔子一岁。异同之说，职此之由。孔子之年可以定矣。"（《九九消夏录》）

关于孔子生年有两种记载，一是司马迁的鲁襄公二十二年说（见《史记·孔子世家》、《鲁世家》、《十二诸侯年表》），二是《穀梁传》、《公羊传》的鲁襄公二十一年说。两说相差

---

① 何按，今本《穀梁传》记孔子生于襄廿一年十月庚子，是用周正也。今本《公羊传》则记谓"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是用颛顼历也。《史记》"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则记"襄二十二年孔子生。"

《春秋》公羊传：（经，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秋》穀梁传：（经，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

《公羊》，《穀梁》皆记为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史记》独为襄公二十二年。

《史记》索隐："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

盖以颛顼历十一月为正月也。如此，则孔子生年可以确定为鲁襄公二十一年矣。

至于月日，二传有差异，日同而月不同也。日皆为干支庚子，月则"公羊"为十有一月，穀梁为十月。

《公羊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十有一年庚子孔子生。唐石经诸本同，《释文》作庚子孔子生，云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与陆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庚子，与唐石经同。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预长历，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无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齐召南说。

如此孔子生辰可以确认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即夏历八月廿一日。

一年。①

何按：关于孔子生年，《公羊传》用颛顼历，《世家》用夏正。春秋时，鲁历及鲁《春秋》采用正月建子之周正。晋、齐用正月建寅之夏正。② 楚、秦及西汉至汉武太初元年前，用夏正十月为岁首之颛顼古历。由此造成孔子生年推算舛误，遂有一年之误差。

十二支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夏历（月）	10	11	12	1	2	3	4	5	6	7	⑧	9
颛顼历（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⑪	12
周历（月）	12	1	2	3	4	5	6	7	8	9	⑩	11

① 据钱穆统计，历史上取前说的学者有杜预（《左传注》）、陆德明（《左氏音义》）、苏辙（《古史》）、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郑樵（《通志》）、朱熹（《论语序语》）、吕祖谦（《大事记》）、罗泌（《路史·余论》）、金履祥（《通鉴前编》）、薛应旂（《四书人物考》）、夏洪基（《孔子年谱》）、黄宗羲（《南雷文约》）、万斯大（《礼记偶笺》）、马骕（《绎史·孔子年谱》）、阎若璩（《困学纪闻笺》、《潜丘札记》）、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史记质疑》）等。

而取后说者则有贾逵（《左氏解诂》）、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谊》）、何休（《公羊解诂》）、王钦若（《册府元龟》）、胡安国（《春秋传》）、黄震（《黄氏日钞》）、马端临（《文献通考》）、胡广（《四书大全》）、崔述（《洙泗考信录》）、江永（《乡党图考》、《孔子年谱》、《群经补义》）及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三史拾遗》）等（见钱穆《孔子生年考》，《先秦诸子系年》第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司马贞《孔子世家》索隐说："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司马贞认为《穀梁传》所记的"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用的是夏历，周历比夏历早两个月，因此按照周正，十月当属于明年，所以《史记》就往后推了一年记在襄公二十二年了。但有学者对此提出疑义，认为《春秋》中成、襄、昭、定、哀用的都是周正，"周正建子，十一月乃今之九月，安得属明年耶?"（狄子奇《孔子编年》卷一）

关于孔子的生日，《公羊传》记是“十有一月庚子”，而《穀梁传》则记为“冬十月庚子，”两者相差一月，对此以往学者多有考证。崔述说：“《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则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无闰月则十一月中不得复见庚子，故今从《穀梁》。周正之冬十月，则今夏正之秋八月也。”（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一）孔广森《公羊通义》说：“陆德明《释文》谓‘庚子孔子生，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知旧作十一月者误，故定从《释文》本。”

据此，孔子当生于“十月庚子”，“十月庚子”是以周正计算，因周历比夏历早两个月，推算当为夏正八月二十七日。此生日为后世多数学者接受。

关于孔子家世，《诗·商颂·那》序疏引《世本》：“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为宋司马（何按：孔，孔嘉所受封邑也）。（宋）华督杀之，而绝其世。

其子木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孔）祁父，祁父生（孔）防叔，为华氏所逼，奔鲁，为防（邑）大夫，故曰（孔）防叔。

防叔生（孔）伯夏，伯夏生（孔）叔梁纥，叔梁纥生（孔）仲尼。”

《潜夫论·志氏姓》：“闵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为士，故曰灭于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为华氏所逼，出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为郰（邹）大夫，故曰郰叔纥，生孔子。”

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故邹（陬）城在兖州泗水县东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县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乡，盖乡取山为名。"

孔子父名"孔叔梁纥"。

《史记》以叔梁为其字，纥为其名。

何按：叔，据伯仲叔季的排行，即排行为小（孔子名仲尼，排二也）。"梁"为其字，"纥"为其名。

《仪礼》贾疏："孔子有兄曰伯，居第二则曰仲。"

钱穆：孔子三岁而父孔纥卒，葬于防。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逾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鲁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鱼年五十，先孔子卒。"

孔子云："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

曲阜《孔子家谱》记孔子世系：

宋微子启→宋微仲→宋公稽→丁公申→

缗公共{历公鲋祀；弗父何（以兄→让位，世为大夫）}

宋父周→世子胜→正考父→孔父嘉→孔木金父（奔鲁）→孔睪夷→孔防叔→孔伯夏→孔（叔）梁纥{孟皮；孔丘}

《史记·孔子世家》:[①] "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未婚而合故称"野合"。或曰"交之于田野，桑间濮下也"。

何按："野合"，乃上古先民之礼俗。传说伏羲始创婚姻分姓制度。则伏羲以前之俗，皆为野合。此俗流传民间，至秦汉犹未衰。盖贵族君子严婚姻继承之制，民间则仍存乡社（公社）制。《周礼》："仲春二月会合男女之无夫家者"。此所谓"会合"，实即"野合"。

"孔母颜氏徵在，居曲阜阙里。"

"祷于尼丘得孔子。"

晋干宝《搜神记》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窦（洞），在鲁南山之空窦（洞）中。……今俗名女陵山。"

《舆地志》云："邹城西界阙里，有尼丘山。"

何按：祷，导也。引产曰"导"，产子亦曰"导"。鲁之"尼丘"，即陈之"宛丘"，楚之"云梦"，宋之"桑林"，齐之"社稷"（稷门），皆乃大社野合之所也。尼丘、宛丘，皆四高中凹，像地乳及女阴。

孔子不仅是野合而育，而且降生于田野。则其母应在田野

① 以下简称《世家》。

劳作中不意而生下孔丘。

孔子父邑在陬。其幼从母居，故云生长于阙里。陬即邹，地在今山东曲阜东南之陬城。《庄子·天下》称孔子为“邹鲁之士”，本此。又昌平乡在曲阜东南五十里，尼山之西。《汉书》颜注称：“阙里，孔子旧里也。”

颜氏，郳（邹）人之后，世居于邹（即陬）。郳子乃鲁公之附庸。孔子父孔叔梁纥尝为陬邑宰。孔门七十二贤人中，颜氏子弟八人。颜无由（颜回之父）之父颜友（颜回之祖父），亦尝为陬邑宰。

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①

《世家》：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

俞樾曰：异说或曰孔子名“兵”、名“长”。

《颜氏家训》：

“鲁人谓孔子为东家丘。”

《列子》：

“孔子之劲，能托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

《论衡·实知》：“孔子生不知其父，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

① 《世家》此说不足信。首上圩顶成陷坑，当为残疾也。孔子幼时无名，成年后自我命名，记父母尼丘之会，故名“丘”，字“尼”。

夫子氏之世也。”

《春秋演孔图》：“孔子曰：丘援律知命。”

何按：所谓“吹律自知”，则不无自托之嫌也。

《史记索隐》：“叔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矣。”

何按：由于“野合”之不合后世婚姻“礼制”，所以后世儒者多在“野合”语义上巧言曲解。张守节《正义》昧于“野合”本义，谬说云：“婚姻过四十九即云野合。”而王肃则绘声绘影地编造了一个荒谬的老年孔纥娶少妇故事：

“曰虽有九女，是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

徵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

徵在既非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勇，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汉以后神化孔子，儒者编造诸多孔子降生神话：

《礼记·檀弓》疏引《论语撰考谶》：

“叔梁纥与徵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

《古今注》："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五老列于庭，有麟吐玉出于阙里，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圣王出。"

《新论》：颜徵感黑帝而生孔子。

《拾遗记》：周灵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之世，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梦而生夫子。有二神女，香露于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钧天》之乐，列于颜氏之房，空中有声，言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笙镛之者，异于俗世也。又有五老列于徵在之庭，则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攀衰周而素王。"故二龙绕室，五老降庭。徵在贤明，知为神异，乃以绣绂紧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系殷汤，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鲁定公二十四年，鲁人锄商田于大泽，得麟，以示夫子，系角之绂，尚犹在焉。夫子知命之将终，乃袍麟解绂，涕泗滂沲。且麟出之时，及解绂之岁，垂百年矣。

《春秋演孔图》：孔子母颜氏徵在游大泽之陂，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首类尼丘山，故以为名，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孝经钩命诀》：仲尼牛辰吐教，陈机受度。仲尼虎掌，是谓咸射。仲尼海口，言若苍泽。仲尼舌理七重。

《孝经授神契》：孔子海口含泽。

《白虎通》：孔子反宇，是谓尼丘，德泽所兴，元通流。

《论衡》：孔子反羽。

《荀子》：仲尼之状，面如蒙祺。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综述汉以后关于孔子诞生之神话云："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羊传》：'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

十一月庚子生，即周灵王二十一年。’生而首上圩顶，如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旁高，身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

古称孔子仪表非凡，“孔子反宇，是谓尼丘。”

传说：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羊，就之如昴，望之如斗。

孔子海口，言若含泽。

仲尼斗唇，舌理七重，吐教陈机受度。

仲尼虎掌，是谓威射。胸应矩，是谓仪古。龟脊，辅喉，骈齿，面如蒙棋。

其颡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类子产，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是岁，范宣子杀晋大夫十人，皆栾氏之徒党，栾盈奔楚。

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孔子一周岁。

冬，鲁、晋、齐、郑、卫四君会盟于鲁。

晋栾盈自楚奔齐。

鲁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孔子二岁。

是岁，谷、洛水斗，危周王城。

栾盈归晋，晋杀之，灭其族党。

齐伐晋，取朝歌，鲁师救晋。

齐庄公将封臧纥田。纥故意以言语激怒齐侯，使其不封（后来，孔子就此事对臧纥有所评论）。

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孔子三岁。

孔子父孔叔梁纥卒。

《孔子家语》："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葬于防。至十九，娶于宋之丌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①

《世家》："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② 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何新按：孔子母所居里，乃輓父所居之里。孔子少，亦多参与执丧之礼。故少好俎豆，常设祭祀礼容。又儒家特重丧礼。

《御览》560引《皇览冢墓记》：

鲁大夫叔梁纥冢，在鲁国东阳聚安泉东北八十五步，名曰防冢。民传曰：防坟，于防地微高。孔子冢，鲁城北便门外，南去城十里。冢营方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步，高丈二尺。冢为祠坛，方六

① 王肃《孔子家语》多伪托之语，此则亦然。如孔子食鲤而得子，故以"鲤"命子名。此至简之义，王肃竟以鲁昭公赐鲤云云而神化之。

② 今曲阜市东南二十五里有防山。

尺，与地方平；无祠堂。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皆无能名其树者。民传云：孔子弟子异国人，各持其国树来种之。孔子茔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鱼冢，孔子冢东边，与孔子冢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亦大小相望。

索隐："《家语》云丘生三岁而梁纥死。""谓孔子少孤，不知父坟处，非谓不知其茔地。徵在笄年适于梁纥，无几而老死，是少寡，盖以为嫌，不从送葬，故不知坟处，遂不告耳。"何按：后儒以"野合"、"不婚而孕"为非礼。又耻圣人之无父，且孔子不知其父葬地，乃杜撰孔纥求婚故事（王肃《家语》），又所谓"非不知坟处"，所谓"笄年而适"，"以少寡为嫌不送葬"云云。

何按：《孔子世家》云孔丘初生即父逝，而《孔子家语》云三岁父死，两说不同。折衷之，可能是三岁死，也可能孔子生前从未面见过其父，故有生而父逝之说。

鲁侵齐，楚伐郑以救齐。

楚为舟师伐吴。

鲁大水，大饥。

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孔子四岁。

齐崔杼帅师，伐鲁北鄙。

夏五月乙亥，齐国政变。齐大夫崔杼弑其君，立齐景公。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楚使蔿掩书土田，量入修赋。

吴王诸樊伐楚，攻巢邑城门；被巢人射杀。

郑伐陈，入其城。子产献捷于晋，以文辞答晋之责难，晋人不能对（后来，孔子曾以此事论文辞之重要性）。

鲁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孔子五岁。

卫大夫宁喜弑卫君剽，谥殇公。卫献公复位，宁喜为执政卿。

吴王余祭即位。

孔门弟子秦商生，商字不慈，鲁人。

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孔子六岁。

孔子无父，幼从母居。

孔母颜氏居阙里，乃鲁之执丧相师聚居之乡也，为鲁贱民之所居。

何按：《史记》云：孔子少时，游戏“好礼”，“常陈俎豆（祭器），为礼容。”盖亦上述居处环境之耳濡目染使然也。

弟子曾点生，点字皙。其子曾参。

曾氏，出鄫子之贵族。鄫灭于鲁，曾氏遂沦为平民也。

冬十二月乙亥朔，日食。

卫公孙免余杀宁喜。

齐庆丰杀崔杼。

鲁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年），周景王元年，孔子七岁。

春，无冰。（早暖，融冻。）

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菑，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

齐鲍、高、栾攻庆丰，庆丰奔鲁、奔吴。

楚康王卒，郏敖即位。

鲁旱。

夏，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

齐侯将行，庆封曰："我不与盟，何为于晋?"陈文子曰："先事后贿，礼也。小事大，未获事焉，从之如志，礼也。虽不与盟，敢叛晋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劝行!"

周灵王死，王子贵立，是为周景王。

弟子颜由生（又名无由），字季路，即颜回之父。

齐景公三年，齐公族庆封谋政变，陈无宇阻之。

陈无宇，陈公子完之后也，即田无宇，出身陈国王室。齐桓公时，陈国内乱，公子完奔齐，桓公用为齐工正（司空）。陈、田古字通，故陈氏亦记为"田氏"。陈无宇掌收国税，其收地租，用小斗，贷种粮，用大斗，深得齐民之心。

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孔子八岁。

春，正月，鲁公访楚。五月，归。

季武子取卞邑为自邑，鲁公不悦。

吴伐越，吴王余祭被越俘所杀。

八月，吴季札来聘。观礼，言："周公之礼尽在鲁矣！"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悦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太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

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

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

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何按：子产，名公孙小侨，出郑国公族公孙氏。为执政大夫子所器重，后遂继子皮为政。

适卫，见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

弟子冉耕生，字伯牛，鲁人。

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年），孔子九岁。

子产在郑国为执政，重建井田公社制度："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左传》襄公三十年）

何按：西周时中夏诸国之田制为井田（即共田公社制度。东周以后，田制废坏，井田瓦解。子产执政后改革，恢复重建郑国几近废坏的井田制。改革之初受到贵族反对。

改革使国民受益。郑之舆人诵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鲁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年），孔子十岁。

郑士子于乡校诽子产，子产不毁乡校。

郑有乡校，乡校之士，以论执政，然明欲毁乡校。

子产曰："何以毁为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若之何毁之？防怨犹防水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导，不如吾所闻而药之也。"

后来孔子评论此事："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

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游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极言子产之惠也，可得闻乎？”孔子曰：“夫子产者，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产以所乘之舆济冬涉者，是爱，无教也。”

六月，鲁襄公卒。立子野。

九月，子野卒。季孙氏意如立襄公庶弟、齐归氏之子裯为君，是为鲁昭公。

卞氏子路生，子路名仲由。后曾为季氏大夫，以季氏邑为氏，故亦称季路。

卞氏子路名仲由（前542年—前480年），卞邑人（今山东泗水县）。字子路，又字季路。孔门大弟子，政治家、军事家。

子路曾为季氏大夫，协助孔子“堕三都”。孔子亡命后，弃官跟随孔子周游列国，与孔子亦徒亦友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

为人伉直好勇、重友朋、讲信义，是孔门弟子中性格较为独异的一位。

孔子晚年，仲由做卫国大夫孔悝之蒲邑宰，卫国贵族发生内讧，因参与斗争而被杀。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卫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河内公”。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封为“卫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仲子”。

鲁昭公元年（前541），孔子十一岁。

昭公姬裯立。年十九，即鲁公位，“犹有童心”。

鲁伐莒，取郓邑（今山东沂水县东北）。

“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鲁司马叔孙豹（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否，则立庶子之长。年均择贤，义均则卜之。今裯非嫡嗣，且居丧不戚而有喜色。若立，必为季氏忧。’季武子弗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终也。’”

《世家》：“孔子少孤，贫且贱。”

《申子》：
子曰：“丘少而好学，晚而闻道，以此博矣！”

《庄子》：“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

鲁公欲入晋，至河。晋谢拒之。

鲁昭公元年（前541），孔子十三岁。

楚公子围弑楚王郏敖，自立，是为灵王。

鲁伐莒，取郓。

鲁昭公二年（前540），孔子十二岁。

晋侯命韩宣子聘于鲁，入鲁太史观册书，见《易》、《象》、《（鲁）春秋》，言：“周礼尽在鲁矣！”

弟子漆雕开生，字子若，蔡人。

鲁昭公三年（前539），孔子十三岁。

鲁大旱。

齐景公使晏婴送女子到晋国，请晋君选择以充姬妾。（何按：和亲之策也。）

晋大夫叔向问齐政，晏子云："此季世也，齐政将归于陈（田）氏。齐民之心尽归陈氏。"叔向云："晋国亦然，公室将卑矣！"

《左传》：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

叔向曰："然。吾虽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

晏子曰："子将若何？"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

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

《左传》：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

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

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屦贱。"既已告于君，故与叔向语而称之。景公为是省于刑。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其是之谓乎？"

鲁昭公四年（前538），孔子十四岁。

楚帅诸侯伐吴，杀庆封，灭赖。

郑子产作丘赋。

鲁取鄫。

吴伐楚。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①] 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

① 丘，社也，一丘一社。废井田之共耕共享制，而计丘取赋（军政赋费）。

死生以之。”

弟子有若生。

鲁昭公五年（前537），孔子十五岁。

孔子云：“我十有五而志于学。”

“我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当多也。”[①]

何按：志学者，有志向学。孔子少年未入学庠，乃自学而成者也。

《御览》六百七引《慎子》：

孔子曰：“丘少而好学，晚而闻道，以此博矣。”

《荀子·法行》：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思也；有而不施，穷无与也。是故君子少思长，则学；老思死，则教；有思穷，则施。”

《御览》八百三十引《尸子》：孔子曰：“诎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弗为也。”

《法言》宋咸注引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诎则诎，可以伸则伸。”

---

① 《论语·子罕》何晏注引包咸。

姜亮夫曰：

“总观孔子自述为学次，迄自小学而入于大学，则小学不过植基之少仪，目的固在于大学。孔子大学之成就，在圣人之德，哲智之能。”

《礼记·学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保傅》：“八岁出就外舍，束发就大学。”《白虎通》：“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

何按：小学，技艺文字之识也。大学，德化大政之道，治天下之道也。古贵族之子，八岁入小学学书计。孔子因少孤家贫，童年不能入学，至十五方立志从学。其言“志于学”，乃自学也。

鲁“三桓”与鲁君四分公室。

所谓“三桓”，盖鲁桓公身后之三大世族也：鲁桓公公子同，继位为鲁庄公。桓公次子庆父为仲孙氏（仲孙氏即孟孙氏），三子步牙为叔孙氏，四子季友为季孙氏。是为“三桓”；三桓之族世主鲁政。

孔子评季友曰：“国家昏乱而良臣见。鲁国大乱，季友之贤见。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鲁国安宁，外内无尤，行政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季武子废鲁中军，与孟孙、叔孙四分公室（农奴）。季氏乘叔孙氏（司马）内乱之机，废中军之制。

论者曰：舍中军，卑公室也。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及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取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供养）于公。

何按：旧说谓中军，建中军，以夺公田之赋也。赋者，实则农奴制下之力役及军赋也。季氏自征其赋，叔孙氏得公属民之“子弟”（青壮者），孟氏又得役其中子弟之丰。时季孙氏为司徒，叔孙氏为司马，孟孙氏为司空。及除之，四分公室（之赋），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后贡于公。

时叔孙氏家乱，氏族衰，叔孙氏庶子竖牛，乱其家族，杀嫡立庶，又分其邑。叔孙昭子逐竖牛。叔孙氏昭子即位，朝其家众曰：“（家臣）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众）。杀嫡立庶，对披（析）其邑。将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杀之！”竖牛惧，奔齐。齐孟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孔子对此事有评论，见昭五年传）。三桓之中，季氏最大也。

鲁昭公六年（前536年），孔子十六岁。

鲁旱。

郑子产铸刑鼎。

《左传》：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则已矣。昔先生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

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继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毕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左传》：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为？"

弟子闽损生，字子骞，鲁人。

楚伐吴，师败。

鲁昭公七年（前535年），孔子十七岁。

七年春正月，燕暨齐平。齐侯次于虢，燕人谢罪。

二月戊午，齐鲁会盟于濡上。

春，楚君造章华台成。三月，鲁大夫孟僖子随鲁君聘于楚。鲁君臣路经郑国，孟僖子司相礼，君臣以不懂周礼，失态。①

《左传》："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②

八月日食。

季武子卒。

季平子意如继其爵位。

叔孙昭子任鲁执政相。

(《高士传》："孔子年十七遂适周，见老聃。")

鲁昭公八年（前534年），孔子十八岁。

楚灭陈。

鲁旱。

---

①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属此于昭公八年："公如楚，楚留之，贺享章华台。"则晚一年也。与孔子生年推算错误同。

② 此句旧疏多误。苟，敬也。病，患也，恚（愧、悔）恨也。阎若璩《四书释地》续引《水经注》云："孔子年十七，适周。"其说据《左传》孟僖子言为记，年代误。孟僖非死于本年。

孔丘母颜徵在卒，[1] 殡于“五父之衢”。[2]

《礼记·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殡（母）于五（恶）父（夫）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身）也，盖殡也。问于陬曼（挽）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论衡》：“孔子生不知其父。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3]

《礼记·檀弓》：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4]

孔子先返，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世家》：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无夫）之衢，盖其慎也。陬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何按：五父之衢，恶葬之地也。五，通午，忤逆也。父，夫

---

① 《史记》记此事为孔子年十七岁。蔡尚思以为，孔子丧母年在十五岁时，十七岁时知己身世。居丧间赴会而受阳虎所屈辱，遂发愤向学。

② 《左传》昭公五年记叔孙氏“诅于五父之衢”。五父之衢，应即“恶夫之衢”，乃鲁国一个不祥诅咒之所也。颜氏若为贵族妻妾，则不当葬于此。

③ 《论衡》此说颇耐寻味。如信之，则孔子是否确为殷子氏之后，有所可疑也。

④ 何按：孔子年轻时流落四方，故自称“东西南北人”。

也。“午夫”，即“恶夫”。此地鲁人以之为不祥、诅誓、恶死之所。

何按：五父之衢，数见于《左传》（襄公十一年，昭公五年，定公六年，定十一年），亦见《檀弓》、《韩非·外储说上》。（《山东通志》谓在曲阜东南）。

“五父之衢”在《左传》乃为不祥诅咒之地。如襄公十一年，季武子与叔孙穆子为立中军而盟誓“诅于五父之衢”。定公七年，阳虎盟公及三桓于亳社，又“诅于五父之衢。”所以诅之于此者，盖以此地葬恶死之鬼也。

季平子（季孙意如）新登位，大飨鲁士。孔丘赴季氏会，要求承认其贵族（士）身份，阳虎拒之于门外。

何按：阳虎，又作阳货，杨虎。阳通杨。虎，货音通。阳虎乃孟氏家族之庶枝别子，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孔子少年时曾遭到阳虎之凌傲。后来阳虎一度把持季氏家族的大权并掌控鲁国政权（“陪臣执国命”），因权力斗争失败而逃往齐国，后归晋国，遂从赵简子。

《世家》：“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往。（季氏家大夫）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①

《论衡》：“鲁城门久朽欲颓，孔子过之，趋而疾行。左右曰：

---

① 周礼之制，国有大夫，卿大夫及邑宰。卿大夫私家也有大夫，称“家大夫”或“臣大夫”。（《四书賸言》）

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大夫亦即大仆，仆臣即辅臣，即陪臣、配臣。

‘久矣。’孔子曰：‘恶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过遭坏，可谓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有幸而无不幸。’”

《论衡》：孔子畏阳虎，却行流汗。

《索隐》引《孔子家语》：“孔子之母丧，既练而见。”

《孔子家语》：孔子有母之丧，既练，阳货吊焉，私于孔子曰：“今季氏将大飨境内之士，子闻诸?”孔子曰：“丘弗闻也，若闻之，虽在衰绖，亦欲与往。”阳货曰：“子谓不然乎，季氏飨士不及子也。”阳货出，曾点问曰：“吾子何谓也?”孔子曰：“已则衰服，犹应其言，示所以不非也。”①

《礼记·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二名不偏讳，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

《礼记·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郑玄注：“孔子之父郰叔梁纥，与颜氏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耻焉，不告。”

卫灵公立。灵公名姬元，卫襄公子。

鲁昭公九年（前533年），孔子十九岁。

孔丘娶宋国亓官氏女。②

---

① 《孔子家语》所述，基本不可信。

② 此据王肃《孔子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故名曰鲤而字伯鱼。”崔述指出，其说实不足信。亓官氏，又作并营氏。《世本》：“孔子娶宋并营氏。”《孔庙礼器碑》：“并官圣妃在安乐里。”

何按："亓官"，氏也，即"记官"，主管文书档案之官。

何按：是年孔子之虚年二十岁，古士子二十而"冠"。冠，然后婚。孔子非出望族，故未闻其行冠礼也。孔子家贫，无力迎亲于鲁，娶亲时应入赘在宋国。

《礼记·曲礼》："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期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礼记·檀弓》：幼名，冠字。《仪礼·士冠礼》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　　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

周、晋民争阎田，晋伐周王室领地颖。

周景王使詹桓伯责让于晋，晋致阎田，返颖俘。

鲁昭公十年（前532年），孔子二十岁。

四月，日蚀。

（景公十六年）齐国政变，内乱。

何按：齐政在私门豪族七姓之下：高、栾（惠）、陈、鲍、庆、国、晏。执朝政者乃高氏及栾氏。

在野之陈氏（陈无宇）与鲍氏两大家族联手，谋驱逐高氏，栾氏。高氏、栾（惠）氏失败，栾施、高强遂奔于鲁。

夏，齐国内乱。栾氏、高氏与陈（田）氏、鲍氏争，陈、鲍氏逐栾氏、高氏，夺其产及田邑。“栾施、高强奔鲁，陈、鲍乃分其室。”陈无宇请入莒邑，景公乃封以高唐。

陈无宇施民恩惠，甚得人心。由此陈氏大兴。

孔丘生子孔鲤，字伯鱼。[①]

《家语》孔子谓伯鱼曰：“鲤乎！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其惟学焉。其容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终而有大名，以显闻四方，声后裔者，岂非学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学，其容不可以不饬，不饬无类，无类失亲，失亲不忠，不忠失礼，失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饬也，近而愈明者学也，譬之污池，水潦注焉，萑苇生焉，虽或以观之，孰知其源乎？”

《史记》：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家语》：孔子生子，昭公赐鲤，因名曰“鲤”。

据《阙里志》、《孟子·万章》，孔子于是年仕于季氏为“委吏”。

何按：季平子年轻，初临政，内外有患，需要广招人才，

---

① 此据王肃《孔子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故名曰鲤而字伯鱼。”崔述指出，其说实不足信。亓官氏，又作并营氏。《世本》：“孔子娶宋并营氏。”《孔庙礼器碑》：“并官圣妃在安乐里。”

因而始擢用孔子。

秋七月，季平子伐莒，取更邑，献俘。始用人于亳社。

鲁昭公十一年（前531年），孔子二十一岁。

楚灭蔡。

孔丘为季平子家臣。[①]"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②]

孔子少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吏，料量平。又为"乘田"，畜繁殖。由是为季氏（小）司空（主司工役）。

《吕氏春秋》：季孙氏劫公家，孔子欲论术，则见外，于是受养，而便说，鲁国以訾。

孔子曰："龙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浊，鱼食乎浊而游乎浊。今丘上不及龙，下不若鱼，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岂得中绳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趋。"

何按：《吕览》中此则殊引人注意。孔子作季氏家臣，"鲁国以訾"，在鲁国舆论中受到指责。孔子乃以实用主义为自己辨护："夫欲立功者，岂得中绳哉?"

---

① 据《阙里志》及《孟子·万章》。

② 钱穆引《阙里志》。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吏，料量平。尝为司职吏（"乘田"），而畜繁滋，由是为司空。"

何按：由此可知，孔子当过季氏家臣之"司空"，而不是鲁国之"司空"。

《孟子》："孔子尝为委吏，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赵岐曰："委吏，主积仓库之吏。乘田，畜牧官也。"清董丰垣《识小编》"列国大夫家臣考"："家臣之数虽不可考，然亦有司徒、司马（及司空）之官"。

何按：司空，土工之官，即司工，主司工程及理财收租税也。当时各国朝内有司空，大夫家邑也有司空。

《通典》："司空者，穿土以居人，空，穴也。古者穿土为穴以居人。"

顾炎武《日知录》：

"司空，孔传谓'主国空土以居民'。颜师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为穴以居人也。'"

孔子为吏于季氏，食禄年粟千钟。《说苑·杂言》：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项（敬）叔之乘车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赐，丘之道几于废矣！①

① 南宫敬叔，孟厘子之幼子，孔子之徒也。

《家语》：孔子适季孙，季孙之宰谒曰："君使人假于马，将与之乎？"季孙未言，孔子曰："吾闻之：君取于臣谓之取，与于臣谓之赐，臣取于君谓之假，与于君谓之献。"季孙色然悟曰："吾诚未达此义。"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复言假也。"

《韩诗外传》：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

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

《礼记·杂记》："孔子食于季氏，不辞。不食肉而飧。"

"孔子善射。尝射于矍相之圃，观者如堵。"（《礼记·射义》）

孟僖子（仲孙貜）会郳庄公，盟于祲祥，修好。得泉丘女及其女僚，生二子即孟懿及南宫敬叔。女僚无子，使宗敬叔。（何按：字，育子。安，育女。）

八月，楚灭蔡。使楚公子弃疾为蔡公。[1]

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孔子二十二岁。

季平子更换其家臣，罢季氏家邑费邑宰南蒯。

---

① 《管蔡世家》：蔡灵侯十二年，楚灵王以侯弑其父篡位，诱之于申，伏甲杀之。令楚公子弃疾人蔡，灭蔡，立弃疾为蔡公。

三年后，弃疾杀楚灵王自立为平王。复立蔡景侯幼子庚为蔡平侯。

夏，南蒯据费邑叛季氏。

南蒯先与鲁公仲谋，欲废季平子。曰："吾逐季氏，而归其室（邑）于（鲁）下，子继其位。我领费，为（鲁）公臣。"公子仲许之，以告鲁公。南蒯以费叛。

《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谿，以为之援。

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

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谿？"

《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鲁昭公十三年（前529年），孔子二十三岁。

季平子使季叔弓围费邑，攻之，不克，败归。

《左传》：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鲁大夫）冶区夫曰："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明）主，而共（供）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谁与居（守）邑？……"平子从之。费人遂叛南氏。

春，诸侯会盟于平丘，晋为盟主。子产、子太叔相郑伯与会。及盟，子产争承（争取使郑国少纳贡）。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乃许之。

晋会盟诸侯于平丘。邾、莒诉鲁于晋，晋怒，不许鲁参与会盟。齐景公先不与盟，后乃与之。

鲁君命季平子与会，晋乃执季孙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鲁大夫司铎射，子服椒以绵赂狄人，与之赴晋。晋大夫有谓中行穆子曰："鲁，兄弟也。若小为夷邦弃之，使事齐、楚，何益于晋？"晋人乃归季孙。

及盟，子产为郑争免贡赋于盟主晋国，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贡者，唯甸服也。郑，伯男也，两使从公侯之贡，弗能给也，敢以为清，诸侯靖界，好以为事。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尽，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决于今矣。"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乃许之。及盟，郑臣游吉问子产曰："诸侯若讨，其可渎乎？"

子产曰："晋政出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竟以陵，何国之有？"

孔子闻之，曰："子产行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诗曰：'乐旨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合诸侯，

抑贡赋，礼也!”

“孔子二十三岁，初设教席于阙里。”

何按：孔子开始收徒讲学，早期学生中有颜由（颜回之父)、曾点、冉耕等。

匡亚明说：春秋时期“有些有一定文化教养的没落贵族，特别是士一级的贵族，也利用自己的文化修养（《诗》、《书》、《礼》、《乐》等方面的知识)，收徒设教，称为村塾，这种私塾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了，但影响不大。孔子所创设的私学，则完全不同，它是中国教育史上跟‘学在官府’相对立的‘学移民间’的划时代的标志”。①

《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颜繇，颜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于阙里而受学焉。少孔子六岁。”

刘向《新序》：“孔子年二十三岁，始教于阙里，颜路、曾点、琴张之徒，往受学焉。”

① 匡亚明《孔子评传》第273—274页。

《阙里志·年谱》："孔子年二十二岁，始设教于阙里，冉畊、颜路之徒，往受教焉。"

何按：关于孔子何时设教，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一说十七岁（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一说二十二——二十三岁（刘向《新序》），一说三十岁（匡亚明《孔子评传》），一说三十五岁（司马贞《史记索隐》）。刘向曾"领校秘书"，其说当有据，今从之。

颜路，颜回之父，字季路，鲁国人。《家语》说少孔子六岁，故时年十七岁。冉耕，字伯牛，鲁国人。《列传》、《家语》未记其年岁，而《圣门志》、《阙里广志》说少孔子七岁，若其说可信，时年当十六岁。曾点，南武城人，字子皙，为曾参父亲，年岁不详。

《论语·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金鹗说："此以齿序。"若金说成立，子路少孔子九岁，曾皙当少孔子十岁左右，时年十三岁左右。琴张，又名琴牢，卫人，字子开，一字子张。年岁不详，此时也当已十三四岁左右。以上几人，为孔子最早的门徒。

楚内乱，楚灵王自缢。平王即位，封陈、蔡为附庸。后来，孔子引古志"克已复礼，仁也"一语，批评楚灵王不能克已复礼，故及于难。

鲁昭公十四年（前528年），孔子二十四岁。

费人驱逐南蒯。

季氏平定费邑南蒯叛变。南蒯奔齐，亡命。

南蒯盟费人。费家臣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人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公。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间而盟。"南蒯许之。

二子因民之欲叛南蒯也，欲因合众以作乱，请朝众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听命矣。子若弗图，费人不忍其君，将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请送子。"南蒯请期五日，遂奔齐。

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叔向之弟叔鱼审理此事不公，邢侯怒杀叔鱼、雍子。韩宣子听从叔向的意见，认为三人都有罪，都处以杀而陈尸的处分。后来，孔子就此事称赞叔向为"古之遗直（德也）"。

何按：德之字根曰"直"。德行者，直行、正行也。不德者，邪、僻之行也。

鲁昭公十五年（前527年），孔子二十五岁。

日蚀。

鲁公入晋，晋人侮之。

晋荀跞如周，周天皇（景王）同他论晋之国史文典，荀跞不能对，周天皇责其"数典忘祖"。

鲁昭公十六年（前526年），孔子二十六岁。

子服景伯语季平子，谓晋六卿强而公室卑。

晋昭公卒，顷公即位。

吴王僚即位。

鲁旱。

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孔子二十七岁。

小邾子（穆公）来朝于鲁。

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叔》（《小雅》），穆公答《菁菁者莪》（《小雅》）。

夏六月甲戌朔，日食。

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洛与塗。

苌弘谓刘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陆浑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备之！"乃警戎备。

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陆浑子奔楚，其众奔甘鹿。周大获。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浑，故使穆子帅师，献俘于文宫。

五月朔，日食。彗星见辰。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

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

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郯子来朝鲁，孔子往见之，从其问学古官名。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郯子朝鲁，鲁人问曰："少昊氏以鸟名官，何故也？"对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黄帝以云纪官，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大昊以龙，其义一也。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是以纪之于鸟，故为鸟师而鸟名。

秋，郯子来朝，（叔孙）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昊氏以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为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

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呼）民无淫者也。自颛顼氏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郯，国名。故城在今山东省郯县西南二十里。郯子自称少皞为己姓，但据《汉书·地理志》：“少昊后，盈姓。”盈即嬴，则少皞后另有为盈（嬴）姓者。

《史记·秦本纪赞》云：“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据此，郯当为秦人的一支。秦原为东方民族，因周初参与武庚叛乱，失败后被流放至西北地区。[1] 郯则留在当地，因与中原风俗不同，故孔子称其为四夷。

吴伐楚，楚败吴师，取吴舟余皇。吴公子光袭楚师，取余皇以归。

鲁昭公十八年（前524年），孔子二十八岁。

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融风兴。

宋、卫、陈、郑火灾。

梓（人）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曰：“七日，火作。”火遂焚郑。

---

① 参见林剑鸣《秦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禆灶请用人（献人牲）于社，子产不可。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灶焉知天道？"遂不与，火亦不复作。

七月，子产为社，祓禳四方，振除火灾。

何按：禆灶请献人牲于社，表明此时宗教尚存野蛮之风俗。而孔子倡导"仁"道，鼓吹爱人，正是针对时弊也。

鲁昭公十九年（前523年），孔子二十九岁。

孔丘入卫，学琴道于师[①]襄子，[②] 传曲曰《文王操》。

《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

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

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座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避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

《家语·辩乐解》：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

---

① 程树德《论语集释》引书谓："孔子年二十九适卫，从师襄子学琴。后孔子用鲁，举为乐官，夫子以乐去，鲁师襄入于海。"

② 《世家》以襄子为卫人。马骕驳之曰，鲁人也。

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可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人也”。有间，又曰：“可益矣。”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间，又请益。子曰：“某未得其为人也。”有间，孔子曰：“某得其数矣。近墨而黑，质而长，匿如望洋，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为之?

高瞿子木授《易》于孔丘。

是年五月十六日，鲁有地震。

郑大水，龙斗于南门外洧渊。国人请为禜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睹也。龙斗，我独何睹焉？禳之，则彼其室。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

《仲尼弟子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晋大夫羊舌赤）①、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吕览·当染》：“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

何按：与孔子同时者有二位“老子”，即周之老聃及楚之老莱子，孔子皆曾拜访师事之。

“孔子学无常师。学礼于老子，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

---

① 《说苑》孔子曰：“铜鞮伯华不死，天下有之矣!”

襄子。”

郑大水，龙（鳄鱼）斗于郑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禳之，子产曰：我无求于龙，龙亦何求于我？遂不禳。

郑国火灾，欲禳之，子产曰：“不如修德。”

子牢曰:[1]“子云：‘吾不试，故艺。’”[2]

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孔子三十岁。[3]

楚国为立储发生内乱，太子建奔宋。其师傅伍氏族灭，伍员（子胥）奔吴。

宋有乱，太子建又奔于郑。

齐景公与晏婴狩，入鲁境，问礼。[4] 景公与孔子语，问礼于孔子，景公悦之。邀孔子访齐。

齐景公问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国小处僻而霸，何也?”对曰：

---

① 子牢，郑玄说是孔子学生。王肃《孔子家语》说“琴张，一名牢，字子开，亦字子张，卫人也”。

② 试，士也。仕也。何按：此言乃承上则所言“君子多能乎，不多”而言，故曰“吾不仕，故有艺”。旧说皆谬。如杨伯峻引《论衡》正说篇云：“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杨伯峻训试为用，甚误。

③ 《世家》谓本年孔子三十岁，应为二十九岁。

④ 晏子，晏婴，齐政治家。乃景公宠姬之兄也。

“其国虽小，而其志大，而其政中，其举果，其谋和，其令不偷，亲举五羖大夫。于系缧之中，与之语，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霸则小矣。”

或曰：“将谓桓公仁义乎？杀兄而立，非仁义也。将谓桓公恭俭乎？与妇人同车驰于邑中，非恭俭也。将谓桓公清洁乎？闺门之内，无可嫁者，非清洁也。此三者，亡国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毕朝周室，为五霸长，以其得贤佐也。失管仲、隰朋，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虫流出户。一人之身，荣辱俱施者何？其所任异也。由此观之，则任佐急矣。”

《说苑·善说》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

子路曰：“昔者，管子说襄公，襄公不悦，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无能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中无惭色，是无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无仁也。夫子何以大之？”

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悦，管子非不辩也，襄公不知说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非无能也，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槛车而无惭色，非无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贞也，知权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无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则三军之虏也，死之则名闻天下，夫何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诸侯之相也，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夫何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齐景公伐宋，登高以望，太息而曰：“昔我先君桓公，长毂八百

乘，以霸诸侯；今我长毂三千乘，而不敢久处于此者，岂其无管仲耶?”弦章对曰：“臣闻之，水广则鱼大，君明则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则车下之臣尽管仲也。”

《左传·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

齐景公出猎，饮酒乐。曰：古而无死，其乐如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居此地，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古若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

晏婴与齐景公论“和同”问题，认为“和”即正反相济，为政当求“和”去“同”。

卫国发生内乱。国君卫灵公被国人逐出国都数月。后与强宗盟，与国人盟，乃得回宫。

孔子出游。去郑国，见郑相子产。

《郑世家》：“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兄事子产”。

郑子产死。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

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与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以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昭公二十年）

子产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当子产尚未执郑国国政时，郑破陈，使子产献捷于晋，晋国的大夫问陈国何罪而郑国去伐它，又责备郑国说，为什么侵犯小国？子产解释陈国曾发动军队随楚师侵郑，“当陈隧者，井湮木刑”，给郑国带来了很大的灾害，因此郑国才去反击它。并说：“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国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七十里、五十里以差降）。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左传》襄二十五年）晋人也就不再诘问下去了。孔子对子产这一次的外交词令，非常欣赏，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有一次，列国同盟于平丘，将盟，子产因为郑国出的贡赋太重，请求减轻，“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才算解决。既盟之后，子大叔责怪子产说：

你这样争，如果诸侯来讨伐我们，我们能轻易对付得来么？子产说：晋国的政治权力分散在大夫手里，并不集中，这些大夫们利害既不一致，而且只苟且顾到目前，怎么敢会讨伐我们呢？我们在有些地方也应该争，如果不争的话，就陵替得不像一个独立国家了！孔子听到子产这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备加赞许，说："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左传》昭十四年）

郑国是大夫专政的局面，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子产的父亲子国在内乱中被杀，父死后，他首先取得大夫子展、子皮父子的信任，做了郑国的上卿。他在用人方面，卿大夫之"忠俭者，从而兴之，泰侈者，因而毙之"（《左传》襄三十年）。孔子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子皮想叫尹何做邑大夫，子产说：尹何年纪还小，不知道能够不能够担任起来。子皮说：我很喜欢他的谨愿，学学就会了。子产说："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侨（子产之名）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左传》襄三十一年）。子路推荐子羔为费邑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孔子听了这话火了，骂子路是佞人。可见孔子赞许子产的看法，认为不能让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去治民、去害民。

《左传》昭二十年：

卫齐豹杀孟絷，宗鲁死之。琴张"将往吊之。仲尼（教训）曰：

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汝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坏），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①（琴张乃孔子早期弟子。）

弟子冉雍、冉求、商瞿、梁鳣生。

鲁昭公二十一年（前521年），孔子三十一岁。

周景王将铸大钟无射，周乐官泠洲鸠论乐声以和为上。

孔子入齐，“舍于外馆”，见齐景公。

《孟子·尽心》：“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世家》：“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鲁人复善待之。”

何按：孔子出身微贱。青年时代多历坎坷。故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莫足与议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②

仲尼游齐，见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见寡人宰乎？”仲尼对曰：“臣闻晏子事三君而得顺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见也。”仲尼出，

① 或说为子张，子张少孔子四十岁，不确。

② 《论语·里仁》、《论语·述而》。

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对曰："不然！婴为三心，三心为一君，故三心皆欲其国之安，是以婴得顺也。婴闻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犹非也。孔丘必据处此一心矣。"（《晏子春秋》）

孔子在齐，闻韶。

"入齐太师闻韶，叹所奏尽美矣，又尽善也。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极也。"

《说苑·修文》："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故乐非独以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斯也。"

孔子入齐，曾作过齐贵族高昭子（张）的家臣。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名"张"）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淮南子·说林训》高诱注："项託年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

作师。"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一："《秦策》云：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新序·杂事》："秦项橐，七岁而为圣人师。"《论衡·实知》："项托七岁教孔子。"《列子》有问"日出者，岂其人乎"？

《淮南·说林》高注："项托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师》"

《列子·汤问》："孔子东游，两小儿辩斗，言日出日中远近。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谓尔多知乎？"

孔子师，若孟苏夔、靖叔，事多不传。

《博物志》卷八："孔子东游，见二小儿辩。问其故，一小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小儿曰：'以日出而远，而日中时近。'一小儿曰：'日初时大如车盖，及日中时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大者近乎？'一小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日中而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谓两小儿曰：'孰谓汝多知乎？'"

《玉烛宝典》：嵇康《高士传》乃言：大项为童子推蒲车而戏，孔子候之，过而不识。问："大项居何在？"曰："是到家而不知何是项子也。"交之，与之谈。

子谓《韶》：[1]"尽美矣，[2]又尽善也。"

---

① 韶，韶乐。舜祭日神之乐。又称"大昭"、"大明"。
② 极，尽也。美，音乐美妙。善，仁善。

谓《武》,①“尽美矣，未尽善也。”

何按：自孔子二十九岁至三十三岁之数年间，第一次周游列国，游于郑、宋、陈、齐、卫、蔡各国间。旅途中有时陷入狼狈，“门已闭，乃逾城”。

遇子路，收子路为弟子。

子路仅比孔子小九岁。是孔子的早期及门弟子。《尸子》：“子路，卞（汴）之野人。”

俞樾《茶香室三钞》：“子路父亲名凫，生于泗，葬于开州。”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仲由字子路，卞人也。”（何按：卞，一曰卞邑，山东兖州一带。一曰即汴，河南开封。）少孔子九岁。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何按：豭豚，猪皮）

子路始见孔子，子曰：“汝何好耶？”对曰：“好长剑。”孔子曰：“吾非此之问也，徒谓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学问，岂可及乎？”子路曰：“学岂益哉也？”

孔子曰：“夫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士而无教友则失听。御狂马不释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哉？毁仁恶仕，必近于刑。君子不可以不学。”

① 武，周武王庆功之乐。以武士执兵器而舞。又称“大武”。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之有？"

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人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说苑·建本》）

《说苑·建本》：子路问于孔子曰："请释古之学，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东夷慕诸夏之义，有女，其夫死，为之内私婿，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然非贞节之义也。苍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请与兄易。忠则忠矣，然非礼也。今子欲释古之学，而行子之意，庸知子不用非为是，用是为非乎？不顺其初，虽欲悔之，难哉！"

《荀子·子道》：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非维下流水多邪？今汝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汝矣！由！"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盖犹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语汝。奋于言者华，奋于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知，行至则仁。既知且仁，夫恶有不足矣哉！"

《说苑·贵德》：子路持剑，孔子问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吾者固以善之，不善吾者固以自卫。"孔子曰："君子以忠为质，以仁为卫，不出环堵之内，而闻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围，何必持剑乎！"子路曰："由也请摄齐以事先生矣。"

孔子出，使子路齐雨具。有顷，天果大雨。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昨暮月离于毕。"

后日，月复离毕。孔子出，子路请齐雨具，孔子不听。出，果无雨。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昔日，月离其阴，故雨。昨暮，月离其阳，故不雨。"（《说苑》）

《金楼子·杂记上》：

孔子出游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与战，揽尾得之，纳于怀中。取水还，问孔子曰："上士杀虎如之何?""上士杀虎执虎头"。又问："中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杀虎持虎耳。"又问："下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杀虎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复怀石盘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杀我也。"乃欲杀夫子。问："上士杀人如何?"曰："用笔端。""中士杀人如之何?"曰："用语言。""下士杀人如之何?"曰："用石盘。"子路乃弃盘而去。

《淮南子·齐俗训》：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子赣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于论者也。

《论学》：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曰："义之为上。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韩诗外传》：孔子遭齐程子于郯之间，倾盖而语终日。

有间，顾子路曰："由，来，取束帛十匹，以赠先生。"子路不对。

有间，又顾谓曰："取束帛十匹，以赠先生。"

子路率尔而对曰："昔者，由也闻之于夫子，士不中道相见，女无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

孔子曰："夫《诗》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青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且夫齐程本子，天下之贤士也，吾于是而不赠，终身不之见也。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刚好勇，亲涉卫难，结缨而死。孔子闻而覆醢，每闻雷鸣，乃中心恻怛。故后人忌焉，以为常也。（汉代纬书）

在齐时，孔子曾去杞国。孔子在杞国得到《夏小正》。[1]杞国都邑在临淄东南二百里。

孔子在齐都时，曾于入杞国以观夏礼。杞，周初封于宋、郑之间（今河南杞县）。后迁淳于（今山东安丘北），在临淄近边。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礼运》："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

颜回生于本年。[2] 家为士人，有禄田（郭内田十亩，郭外

---

① 周初，杞始封郑宋之间，前737—前719年，杞国迫于外敌压力，迁到山东"淳于"（今山东安丘北）。孔子在齐时曾去杞，或在此次，或在第二次访齐时。

②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颜回者，鲁人也，少孔子三十岁。"

田五十亩）。其父颜路，从学于孔子。

《孔子家语》：颜回少孔子三十岁，二十九岁而发白，三十一岁早卒。

《史记索隐》：颜子卒时，孔子六十一岁。（鲁哀公四年）

据清冯云《圣门十六子书》："颜子生于昭公廿一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十六日丙申），卒于哀公五年。墓在鲁防山之阳。娶宋戴氏，生子颜歆。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索隐》：《家语》云"颜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于阙里而受学焉。少孔子六岁"，故此传云"父子异时事孔子"，故《易》称"颜氏之子"也。

《列子·天瑞》：孔子游于太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

《御览》三百八十三引《新序》：孔子见宋荣启期，老，白首，衣弊服，鼓琴自乐。孔子问曰："先生老而穷，何乐也？"启期曰："吾有三乐：天生万物，以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人生以男为贵，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命有夭伤，吾年九十岁，是三乐也。贫

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居常以守终，何不乐乎?”

《说苑·杂言》：孔子见荣启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问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已得为人，是一乐也；人以男为贵，吾既已得为男，是为二乐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矣，是三乐也。夫贫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终也。处常待终，当何忧乎?”

子欲居九夷。①

或曰：“陋，如之何?”②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齐国，孔子曾前往海滨，眺望东海。面对苍茫无际的海洋，孔子赞叹说：

“沧海何以能大？就是因为它身居于下位啊!”（“大哉河海乎，下之也!”）

孔子隔海遥望黄海对面的“东夷”（朝鲜）。殷商王朝亡国后，

---

① 九夷，东夷。《明堂记》：“九夷之国，东方为九夷。”东夷，古代常以指今之朝鲜及日本岛。《韩非子》（说林）云：“周公旦攻九夷而商盖伏。”商盖就是商奄，“鲁东海县本有夷属，故《尚书》称莱夷为岛夷”。(《四书稗疏》)

皇侃疏：“东有九夷：一元菟、二乐浪、三高丽、四满饰、五凫臾、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此海中之夷。”邢疏：“东夷传，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元夷、风夷、阳夷。”

《后汉书·东夷列传》：“九夷者，夷有九种，朝鲜特九夷之一。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乃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② 陋，鄙陋。

商朝王子箕子逃亡到朝鲜，许多善良贤者也追随箕子前去，所以当时人们都说“东夷多君子”。

孔子眺望远方，说：“我也想到九夷去住。”

有弟子说：“听说那里很穷！”

孔子说：“只要有君子住在那里，穷不穷又有什么关系？”

孔子又说：“如果在中国不得志，我就乘船漂流去海外，子路你跟随我吧！”

子路很高兴，洋洋自得。于是孔子又说：

“可惜子路只是比我蛮勇，别的本事却没有！”（何新《圣·孔子新传》）

《说苑·尊贤》：孔子之郯，遭程子于途，倾盖而语终日。有间，顾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赠先生。”子路不对。有间，又顾曰：“取束帛一以赠先生。”子路屑然对曰：“由闻之也，士不中而见，女无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诗》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今程子天下之贤士也，于是不赠，终身不见。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子华子》：子华子反自郯，遭孔子于途，倾盖相顾，相语终日，甚相欢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赠先生。”子路屑然而对曰：“由闻之，士不中间见，女嫁无媒，君子不以交，礼也。”子曰：“固哉！由也。《诗》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今程子天下之贤士也，于斯不赠，则终身弗能见也。小子行之。”

何新撰：论孔子与儒商

流行的谬见，以为儒家轻商。其实，古之商贾本来就有所谓“儒商”。而“儒商”之始祖，即使不从孔子算起，也应从孔子的高足子贡算起。

令人极有兴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多年的游历期间，孔子是以什么方法谋生？当时的孔子没有土地封邑，也还没有多少财产，也没有官爵俸禄。虽然孔子当时可能有了几个弟子，但这些弟子们也都需要自谋生计的资源。①

我推测孔子为谋生需要而经过商，孔子本人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儒商”。这样的推测并非没有根据。实际上，孔子仰慕的管仲在被齐桓公聘为国相之前，就曾做过商贩。② 而以下的佚事，似乎也印证上述猜测。

《韩诗外传》曾记述孔子在齐国时的这样一件事：

孔子行车在路上，遇到齐国的一位贤人程子，二人停车相语。谈话中，孔子知道程子生活有困难，就吩咐子路：“取下车上的彩帛十匹（当时彩帛可以代替金钱，以物易物而流通），以赠先生。”

但是，子路不愿意，就假装没听见，拒绝照办。于是孔子又作了吩咐，子路只好照办。

程子走后，子路不高兴而责问孔子：

“过去我听你说过，君子不在路上交新朋友，就像女子不能没有媒人就出嫁一样。那么今天，您这是怎么回事？”

孔子回答：

---

① 有人以为孔子靠教书谋生，这是可笑之见。事实上，中年以后孔子多有资财，曾让学生为他当管家料理财货，也经常周济穷学生。他是另有资财来源的。

② 《管晏列传》：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吕览》：“管鲍同贾南门。”

“《诗经》中不是有这样的话吗？‘田野上的蔓草，沾上了雨露。偶然遭遇一位美人，令我特别心动。虽然仓促相遇，也要满足心愿。’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青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齐国这位程子，也是知名的贤人。今天碰巧与他邂逅在路上，如果我无所表示，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那将令我终身遗憾。做人的大原则当然不能违背。但小道理，是可以随机调整应变的！”①

由上述这则轶事，不仅可以看出孔子实在是一个性情中人，而且反映了孔子处世所具有的灵活态度。

周代之齐鲁产一种锦帛，称作“齐锦”、“鲁缟”。在孔子出行的车驾上，竟然备有那样多的帛匹，表明他当时也许是在从事经商贩运。

春秋时代，绸帛贸易极盛，据《史记》，汉初通邑大都的市场需求中有：“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由于铜少，因此缣锦可流通取代通货。司马迁曾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纹不如倚市门。”

殷商族人一向以善于经商而闻名。

商周以前，商人的古称本来是“贾人”，或曰“贾”。史称殷商人善贾、周人重农，周人称贾人为商人，这也正是中国人至今仍称生意人为“商人”（即殷商族人）的缘由。

春秋时，子产曾召集居住郑国的一批经商致富的殷商族人开过一次会议，《左传》昭公十六年记子产之言说：

“早先是我的先君郑桓公和你们殷商族人从周朝迁居出来，齐心协力开辟了脚下这块土地，砍去野草杂木，定居在这里。我们曾立下

---

① 《韩诗外传》：孔子遭齐程本子于郯之间，倾盖而语终日。

盟誓要世世代代，互相信赖。当初双方有盟誓说：‘你们不要背叛我，我也不抢夺你们的东西。你们作买卖赚钱拥有宝货，我也不过问。’依据这个双方信守的盟誓，我们共处到今天。”①

郑国的开国先君郑桓公姬友，是周宣王的弟弟。姬友受封于郑国，周宣王赐给他一批殷商遗民作为农奴。但是，郑桓公没有让这些殷人作农奴，而是让他们到各国从事贩运，成为自由的商人，郑国之都城也因此而成为当时汇通天下的大商埠。

这是殷商族人有经商才能的一则重要史料。鲁国伯禽受封时，也有大批殷商族人作为附庸迁入。据司马迁说：直到西汉时，邹鲁之地仍多出商贾及金融家（放高利货者）。“鲁人俗俭啬，……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偶有取，贳贷行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字而趋利者。”

孔子的重要弟子子贡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司马迁说子贡善经商：“与世转货赀”，“家累千金”。又说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黜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

孔子死后，子贡曾在卫任官，后来政坛失意转而经商，从事金融商利货，遂成为一时巨富。那么子贡请学于孔子的，恐怕也有行商之道吧?!

司马迁曾说，谋富之术为三等：“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然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他认为儒者贫穷，而夸言仁义，是羞耻之事。换句话说，美德是需要本钱的。贫贱之人自己还无法立身谋

① 子产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盘庚迁殷以前殷人称为商人）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生，也没有资格讲论“仁义”。

孔子中年以后长期流亡在陈国，而陈国也是当时天下的重要商埠。《史记·货殖列传》谓：“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孔子中年以后多年居于陈国，可能也是由于要方便子贡等从事经商活动，以取得自己和子弟们生活所需的资财。

弟子巫马期、高柴生。

孔丘归鲁。

鲁昭公二十二年（前520年）孔子三十二岁

夏四月十八日，周景王死。六月下葬。周王室内乱。

景王死，其子猛立，即悼王。王子朝争王位与百官、百工及灵、景旧族失位庶子叛乱，逐执政大臣刘子，杀悼王自立。晋人来攻之，立王子匄（gaì），是为周敬王。内乱持续五年，到昭公廿六年始平定。

弟子端木赐生，字子贡，卫人。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端木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

端木赐字子贡（前520—？），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

干济才，办事通达，是一位政治家兼外交家，曾任鲁、卫两国之相。曾经经商以济孔子学团之用，晚年富甲诸侯，因而被尊为儒商之祖。

端木赐死于齐国。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问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贡既已受业，问曰：“赐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陈子禽问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尔亦何常师之有!”

又问，曰：“孔子适是国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韩诗外传》：子贡问大臣。子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子贡曰：“否。齐有管仲，郑有东里子产。”孔子曰：“产，荐也。”子贡曰：“然则荐贤贤于贤?”曰：“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

孔子俟子贡，久而不至，谓弟子占之，遇鼎，皆曰折足，赐不来。颜渊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谓赐来也无足，乘舟而至。"子贡朝至。

《新书》：子赣由其家来谒于孔子，孔子正颜，举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亲，毋乃不宁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无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无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颜色声气，各有宜称，所以明尊卑，别疏戚也。

子贡为信阳令，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顺之，因天之时，无夺无伐，夫暴无盗。"子贡曰："赐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盗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贤，是谓夺也；以贤伐不肖，是谓伐也；缓其令，急其诛，是谓暴也；取人善以自为已，是谓盗也；君子之盗，岂必当财币乎？吾闻之曰，知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谓之蔽贤也；扬人之恶者，是谓小人也；不内相教，而外相谤者，是谓不足亲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无所伤也；方人之恶者，无所得而有所伤也。故君子慎言语矣，毋先已而后人，择言出之，令口如耳。"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① 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① 告：旧读梏（库）。道：导也。

《庄子·天地》: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

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势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吴伐楚，败楚师。

八月二十六日，周、鲁地震。

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孔子三十四岁。

春王二月（周历）丙戌,[①] 鲁孟厘（僖）子貜（名）卒。遗命其嗣子孟懿子及次子南宫敬叔，师事孔子以学礼。遗言：“礼，人之干也，不学礼，无以立。”[②]

《世家》：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① 杨注：二月本作三月。正月十六日壬子冬至，建子。丙戌，二十日。

② 《左传》系此于昭七年。按孟僖子卒于昭廿四年。《史记》植此事于孔子十七岁时，误。

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厘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

孟厘子，名仲孙貜，即孟轲之高祖也。

《左传》昭七年：孟僖子病，不能相庇，乃讲学之，苟能礼省从之。及其（按：孟僖子）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兴）。故其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鬲于是，以糊余口。’其恭俭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

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①

何按：以上并见《左传》昭公七年。《鲁世家》、《楚世家》属此事在昭公八年。

《左传》记此条于昭公七年，即公元前535年，是年孔子十七岁，故《世家》称"孔子年十七"，"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但孟僖子卒于鲁昭公二十四年二月，盖《左传·昭

① 《左传》系此及孔子评论于昭七年孟僖失礼辱命事后，乃事后补记，非言当年之事也。

公七年》记孟僖子生病时，连带叙述了他死时的话，太史公未做细查，以为学礼之事即在本年。

实际上，昭公七年，孔子年仅十七，而孟懿子及南宫敬叔尚未出生，学礼之事根本不可能（见崔述《〈史记〉言懿子、敬叔学礼于孔子年十七时之谬》，《洙泗考信录》卷一）。故梁玉绳《史记志疑》称："此是史公疎处。"

《史记索隐》谓："昭七年《左传》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及其将死，召大夫"云云。按：谓病者，不能礼为病，非疾困之谓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贾逵云'仲尼时年之十五矣'。是此文误矣。"

孔安国曰：鲁三卿，季氏为上卿，最贵。孟氏为下卿，不用事。

《家语》（观周）："孔子观乎（鲁）明四部丛刊覆宋本作'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

孟（轲）子是孟厘子之族裔。

"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三桓子孙，既以衰微，分适他国。"孟氏遗族迁于邹，今邹县是也。①

---

① 孔子之学，修身一派道德主义，人格主义传之颜回、孔鲤、曾参。曾参传孔思，孔思传孟子。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周历四月二日（夏历二月二日），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夏历十一月十五日），年八十四。（《茶香室续钞》）。

季、孟、叔三氏，季者，长也。孟者，仲也。叔者，少也。

《孟子正义》曰："鲁桓公生同，为庄公；次庆父为仲孙氏，次步牙为叔孙氏，次季友为季孙氏，是为'三桓'。

仲孙氏即孟孙氏。庆父生公孙敖，即孟穆伯；穆伯生文伯惠叔，文伯生孙蔑，即孟献子；献子生仲孙速，即孟庄子；庄子生孺子秩，秩生仲孙貜，即孟僖子；僖子生仲孙何忌，即孟懿子；懿子生孟孺子泄，即孟武伯；武伯生仲孙捷，即孟敬子；入春秋后，其献子次子懿伯，生仲孙羯。杜预世族谱以懿伯即子服仲叔它，生孟椒，椒生子服回，回生子服何，是为子服景伯，别为子服氏。孟氏之族有孟公绰、孟之反。

孟懿子之弟有南宫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

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盖鲁公族孟孙之后，不知何时分适邹，遂为邹人。"

三月，晋使士景伯至王城召集国人询问子朝与子匄（敬王）争位之是非曲直。

冬，吴伐楚，灭巢及钟离。

鲁旱。

是年，鲁昭公命孔子与南宫敬叔访周问周礼。

（是年孔子年三十四，南宫年仅十三。）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使周。鲁君与之一车、一马、一竖子俱，使周问礼。"

《说苑·杂言》："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

孟懿子问孝。①

子曰："无违。"②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③

樊迟曰："何谓也?"④

子曰："生，事之以礼。⑤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⑥

何按：孟僖子有恩于孔子。此问当发生于孟懿子来问礼时。

孔子与南宫敬叔⑦适周京师（洛阳），观周之文物，典章、制度。

《世家》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

---

① 孟懿子：鲁国大夫，三桓之一。姓仲孙，名何忌，"懿"是谥号。其父亲是孟僖子。《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将死，遗嘱要他向孔子学礼。

② 无违：黄式三《论语后案》："左传桓公二年云，'昭德塞违'，'灭德立违'，'君违，不忘谏之以德'；六年传云：'有嘉德而无违心'，襄公二十六年传云，'正其违而治其烦'……古人凡背礼者谓之违。"

③ 樊迟：姓樊，名须，字子迟；孔子弟子。御，驾御，驾马车。"弟子事师，古礼如是。"孟孙，即孟公孙。《白虎通·姓名篇》："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各以其王父字为氏。"（此即隔二代祖孙联名的制度。）孟孙本出公子庆父之后，当称孟公孙。不言公者，称词。

④ 何谓也：倒置语即"谓何也"，说什么呀。谓，古音与"语"通。谓，语也，动词，即今语"说"。皇侃《义疏》："谓，评论之词也"。

⑤ 事，侍也，侍奉曰事。

⑥ 死，《说文》："澌也，人所离也。""葬，臧也，从死在草中。"《荀子·礼论》："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

⑦ 或说即孔子弟子南宫容。容古音寅。寅，敬也。叔是排行。

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已，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孔子言：“周监（鉴）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茂/美）哉，吾从周。”

孔子问礼于周老子（老聃）。①

《家语》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对曰：“谨受命。”遂言于鲁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圣人之后也，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国，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故其《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鬲于是，以糊余口。其恭俭也若此。臧孙纥有言：圣人之后，若不当世，则必有明君而达者焉。孔子少而好礼，其将在矣。’属臣曰：‘汝必师之。’今孔子将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斯大业也，君盍以乘资之？臣请与往。”公曰：“诺。”与孔子车一乘，马二疋，竖其侍御。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

① 阎若璩《四书释地》云：“《孔子世家》载适周问礼于老子，在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庄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是为定公九年。《水经注》云，孔子年十七，适周，是为昭公七年。《索隐》谓孟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孔子，实（时）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则又为昭公之二十四年。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垣，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恰入食限。”

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已为人子者，无以恶已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何按：春秋末至少并存二老子，一为周老子。一为楚老子，即老莱子也。①

《庄子·外篇·天道》：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

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

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其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恺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

《尚书序疏》引《尚书纬》：孔子求书，得黄帝元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

《尚书大传》郑注：心明曰圣。孔子说休徵曰：“圣者，通也。兼四而明，则所谓圣。圣者，包貌言视听而载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则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

① 老聃者，春秋时老迈者之通称。聃，耳轮大而失聪也。“聃”音义与“呆”通。

《御览》六百十六引《神仙传》：孔子读书，老子见而问曰："是何书也?"曰："礼也，圣人亦读之。"老子云："圣人可也，汝曷为复读之?"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常从（商容）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常从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从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耶?"常从曰："嘻！是已。"常从曰："过乔木而趋附于，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附于，非谓其敬老耶?"常从曰："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从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从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说苑）

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前518年4月9日），日食。[①]

---

① 公元前518年4月9日有日环食。（朱文鑫《历代日食考》及冯徵《春秋日食集证》）

《礼记·曾子问》："孔子从老子问礼，助葬礼于巷党，日有食之。"

《礼记·曾子问》记孔子言："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暮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此吾闻诸老聃云！"

《左传》：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

八月，旱，大雩。

孔子在洛阳观周庙文物，评论史事。

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经·革卦》佚文："革，无亨利贞！有孚，改命，吉！"（《宋书·礼志》引高堂隆"改正朔之义"）《汉书·律历志》引"《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长短经》引《尸子》：

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圣乎？以天下让，不为兆人也。"

《三国志·魏文帝纪》注引许芝奏引《春秋大传》：

周公何以不之鲁？盖以为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为孔子非之，以为周公不圣，不为兆民也。

《三国志·魏文帝纪》注引辅国将军等奏：

孔子曰："周公其为不圣乎？以天下让。是天地日月，轻去万物也。"

子曰："周监于二代，① 郁郁乎文哉！② 吾从周。"③

子入太庙，④ 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⑤ 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荀子》："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韩诗外传》作"周庙"），有欹器焉。顾谓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倚。"

《尚书大传》：

孔子曰；"吾于《洛诰》，见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来服，莫敢不来享，以勤文王之鲜光，以扬武王之大训，而天下大治。故曰：圣之与圣也，犹规之相周，矩之相袭也。"

---

① 二代：夏、商两朝。

② 郁郁：丰富深厚。文，美也。

③ 孔子先祖乃宋王室。宋王室，殷商亡国后之遗族也，恨周，不从周礼。故孔子有此言。

④ 太庙，鲁君先祖之庙。古代开国之君叫太祖，太祖之庙便叫做太庙。周公旦是鲁国最初受封之君，因之太庙即周公庙。

⑤ 鄹，读邹。通陬。鄹人之指孔子。孔子父孔纥曾任陬邑宰，故名。

《刘子》（卷七慎隟章）："昔仲尼观攲器而革（改）容。"

袁注：周公庙中有祭器，常倾攲不正，号之攲器。太满则倾，不满亦攲，惟平则正矣。孔子于周公庙见之，问主器曰："此器何名？"曰："攲器。"孔子曰："吾闻攲器，太满则倾，不满亦攲，惟平则正。"①

关于攲器

在三门峡市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小口尖底瓶，1951 年 6 月出土于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古文化遗址。

尖底瓶是仰韶人打水的水器。它小口、鼓腹、尖底。空瓶放置的时候是倾斜的；悬于水面，受水浮力，即倾倒注水。水至半瓶，重心下移，瓶身就自动端正，浮于水中。若注满水，瓶身就覆没于水中。说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孔子到鲁庙参观的故事来。一次，孔子到鲁桓公庙参观，见一攲器即倾斜放置着的陶器，不知其名，遂问守庙人。答是宥坐之器。宥，也写作侑，或右：义为劝诫。宥坐之器，即放在座侧以为劝诫的器物。孔子说："听说这宥坐之器，虚则攲（倾斜）、中则正、满则覆（倾没），果真如此吗？"遂让弟子们取水来试验，果然如是。孔子感慨地说："正如古语说的，'满招损，谦受益'呀！"

宥坐，即右坐，也就是"座右铭"中"座右"一词之语源。从这故事可知，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传统的劝诫之器还有器而无铭。

攲器，后来失传了。汉代张衡、南朝祖冲之等许多古代科学名家都研究过。可是，后世研制的，也早失传了。令人欣然的是，我们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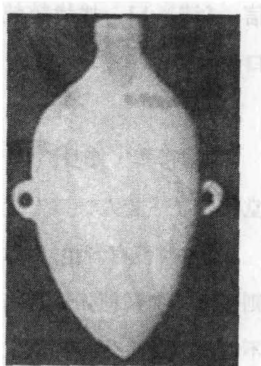
① 孔子适周之年，诸说不同。或谓在孔子早年（昭公七年），或谓在孔子晚年。此从阎若璩《先圣生卒年考》谓"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见《左传》）。《礼记·曾子问》记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日有食之。"孔子当在三十四岁左右。庄子说："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则在晚年游楚时又见老莱子也。

天所见到的仰韶村的小口尖底瓶，它与孔子所见之欹器何其相似乃尔？恐怕它就是那失传了的劝诫之器吧！

欹器在周代已成为罕见的古物，被供奉于庙堂之上，以示子孙不要忘记先人遗训。春秋时人们对其已感到陌生，连孔子也是请教了守庙老人方知其名的。

这种以物为戒的古老风习，先秦以降就比较少见了，但在民间，其余韵犹存。

西汉时，公孙弘以布衣被选为宰辅，临行时，同乡长老传送他三样东西：一束生刍（青草），一卷丝，一个扑满。公孙弘未解其意。邹长传说："生刍一束，是借用《诗经·小雅·白驹》中的一句话：'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愿你安于德操，守身如玉。丝，是很细的，但可积之如线、如绳、如缆。可知事物总是由小到大，由微至著的。愿你不要忽视小事，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扑满，这存钱的陶罐，有入口而无出口，一旦装满钱，就被打碎。愿你不要聚敛无度，要以扑满为戒。"



仰韶彩陶·欹器

前几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座盛唐墓中，发现一横排六幅壁画。中间四幅画的是四个自励德操的人物。左边一幅画一扑满，旁有一捆草，一卷丝。记录了以器励志的风习。

《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

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

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人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

《德行集·修身》："昔孔子往观周国，遂人太祖后稷宗庙内。右堂阶前立一金人，口上置三具锁，其背上有铭文：

'古时慎言者也。戒之哉！勿多言，多言则多败；勿多事，多事则多患。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故后之。'孔子既读铭文，顾望而谓弟子曰：'小子识之。行身如此，则岂有口祸哉？'"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也。故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务，何以备之？夫上知天则不失时，下知地则不失财，日夜慎之则无害灾。

孔子问乐于苌弘。

苌弘，方士也，为周大夫，善占星术。以“方”事周灵王，苌弘善明鬼神事，“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周力少，诸侯不来。苌弘乃设射“狸首”（厉首），① 以当诸侯之不来者。诸侯怒，晋人执杀苌弘。

《孔丛子》夫子适周，见苌弘，言终退，苌弘语刘文公曰：“吾观孔子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颖，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然言称先王，躬履谦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抑亦圣人之兴者乎？”刘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诸侯力争，孔丘布衣，圣将安施？”苌弘曰：“尧、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坠，礼乐崩丧，亦正其统纪而已矣。”既而夫子闻之，曰：“吾岂敢哉！亦好礼乐者也。”

《礼记》孔子论大武：②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

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

答曰：“病不得其众也。”

“永叹之，淫液之，何也？”

① 设为偶人诅咒之术也。

② 此论当为孔子晚年入卫时所发。宾牟贾、卫乐师。

答曰："恐不逮事也。"

"发扬蹈厉之已早，何也？"

答曰："及时事也。"

"《武》坐致右宪左，何也？"

答曰："非武坐也。"

"声淫及《商》，何也？"

答曰："非《武》音也。"

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

答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

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岳四伐，盛（振）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早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夫汝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弢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率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税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

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悌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①]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②] 文献不足故也。[③] 足，则吾能徵之矣。”[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⑤]

---

① 杞，国名，夏禹之后。故城在今日河南杞县。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三：

“《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证也。吾得坤乾焉。’

读此知《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证也，断句不对。”

何按：其说应是。此句应断作：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② 宋，国名，商之后，故城在今河南商邱县南。国土最大的时候，有现在河南商邱以东，江苏徐州以西之地。战国时为齐、魏、楚三国所共灭。

“徵”有二解。(1) 通证，表证。(2) 徵，征问，探究。

③ 论语的“文献”包括历史文件和贤者两项。朱熹《集注》云：“文，典籍也；献，贤也。”（杨伯峻有此说。录以备考。）

④ “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得坤乾焉。”（《礼记·儒行》）

⑤ 禘，禘礼是古代一种极为隆重的大祭之礼。即所谓“大祫”，又称“大享”。孔疏：“禘祫之礼为序昭穆。故母（晦、毁）庙之主及君（群）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庙。”

《正义》云：“禘礼之说，千古聚讼。”《尔雅·释天》：“禘，大祭也。”《公羊》文二年传：“大祫者何？合祭也。”禘与祫，先灌（裸）后荐。荐礼，或曰荐饮食。或曰荐枕席，皆有“合男女”之义。《祭统》：“君执圭瓒灌尸。”灌尸即灌神。灌尸之汤以香草百药配合。《王度记》：“天子以鬯，诸侯以熏，大夫以兰芝，士以萧，庶人以艾。”“灌”异本作“裸”，祭社之礼后洗浴而“祫”，即“合男女”。男欢女乐。祭社古礼有裸为戏者。《诗·大雅·文王》：“殷士肤美（敏），裸将于京。”

此俗直到宋代仍存。“《司马温公集》有请停裸体妇人相扑为社戏之箚子。盖皇帝于上元灯社，御宣德门观百戏之一也。”（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抄》第725页）又云：“正月十八日上元节，上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各进技艺，内有妇人裸体相扑者，亦被赏赉。”孔子于禘礼后所不欲观者，当指此。孔子以祫、裸为非礼也。

《世家》："孔子自周返于鲁。"鲁君任孔子为宗社傧相。《论语·乡党》："君召使傧。"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①] 足躩如也。[②] 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③] 趋进，翼如也。[④] 宾退必，[⑤] 复命曰："宾不顾矣。"[⑥]

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

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祭于公，不宿肉。[⑦]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⑧]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⑨]

---

① 摈，即傧，迎宾者。勃如，勃然。

② 躩如，捷然。躩，音"矍"，皇侃《义疏》云："不暇闲步，躩，速貌也。"

③ 前后，俯仰的意思。襜，展也。或说襜音幨，整齐之貌。

④ 趋进，在行步时一种表示敬意的行动。

⑤ "宾退必"，旧从"宾退"断句，不妥。"必"，通"毕"，宾客退席完毕。

⑥ 不顾，不复返顾，回头。去不回也。

⑦ 不宿肉，古代的大夫、士都有助君祭祀之礼。天子诸侯的祭礼，当天清早宰杀牲畜，然后举行祭典。第二天又祭，叫做"绎祭"。绎祭之后才令各人拿自己带来助祭的肉回去，或者又依贵贱等级分别颁赐祭肉。这样，祭于公的肉，在未颁下来以前，至少是放了一两宵了，因之不能再存放一夜。（杨伯峻说）。

⑧ 《穀梁》定十四年《传》："脤者何也？俎实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说文》："番，宗庙火孰肉。《春秋传》曰：'天子有事番焉。'"今或作"燔。"又《说文》："胙，祭福肉也。"《左》僖九年《传》："王使宰孔赐齐侯胙。"天子、诸侯祭毕，助祭之臣皆班赐之，以均神惠，即此注所云"牲体"也。凡杀牲皆于祭日旦明行事，至天子诸侯祭之明日又祭，谓之绎祭。祭毕，乃颁所赐肉及归宾客之俎。则胙肉之来，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

⑨ 告朔，古祭名。每月初一称朔，月始复苏也，祭新月也。饩羊，献祭之羊。饩，读西。《周礼·太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蔡邕《明堂月令论》："古木者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以归而藏诸庙中，天子藏之于明堂，每月告朔朝庙。"

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①

孔门弟子稍益进焉。

《御览》二〇八引《符子》：

鲁侯欲以孔丘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为司徒，而授以鲁政焉。寡人将欲询诸三子。"

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与！夫圣人任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

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邱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哉！"

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而召孔丘为司徒。

何按：司徒乃鲁三公之首相，世为季氏所主。② 孔子不可能担任。所传为司徒者，即宗社之祭酒，所谓"傧相"也。因司徒也起于宗社之守，故讹传为孔子曾任司徒也。

孔子于乡党（堂），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③

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④ 唯谨尔。

---

① 此孔子所言之"礼"，是指作为一种祭祀规制的制度。

② 《左传》：季氏为鲁司徒，孟氏为司空，叔孙氏为司马。

③ 乡党，乡社。党，堂也。恂音旬，逊也，恭顺貌。

④ 便便，辩辩。便旧读骈。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①] 誾誾如也。[②] 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③]

子曰："兴于《诗》，[④] 立于礼，[⑤] 成于乐。"[⑥]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⑦]

入公门，鞠躬如也，[⑧] 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

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摄齐升堂，[⑨] 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⑩]

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

没阶趋，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⑪]

鲁人有男子独处，夜暴风雨至，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不纳。

---

① 下大夫、上大夫，贵族官名。公卿皆有大夫。

② 誾，读瘖。哑也。誾，音银。

③ 踧踖，踌躕。与与，通徐徐，舒舒。

④ 《集解》："兴，起也。言修身先学《诗》也。"

⑤ 《集解》："季氏篇言，'不学诗，无以应'。礼以恭敬谦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象，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得之。"

⑥ 《集注》："八音之节，可以养人性情"。

⑦ 《春秋繁露》："民者，瞑也。" 老子："常使民无知无欲。" "民其难治，以其知多。" 颜元曰："此治民之法也"。 "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史记·滑稽列传》补所载西门豹之言，《商君列传》作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⑧ "鞠躬" 两字双声，用以形容谨慎恭敬的样子。

⑨ 摄齐：摄，提。齐，衣襟。

⑩ 屏，音丙，又音并，屏气即屏住呼吸。

⑪ 踧踖如也，即踌躕，如，然也。

曰："吾闻之也，男女不六十不间居。"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焉。"（薛据孔子集语）（《后汉书·崔骃传》注引《韩诗外传》）

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礼·檀弓》："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

子语鲁大师乐，① 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② 从之，纯如也，③ 皦如也，④ 绎如也，⑤ 以成。"⑥

乡人饮酒，⑦ 杖者出，斯出矣。⑧

---

① 大师乐，即大司乐，大乐师；乐官。《周礼》称"大司乐"。古制乐师必以盲人为之。郑玄《周礼·大司乐》注："凡乐之歌，必使瞽矇（盲）为焉。命其贤知者为太师、少师。"贾疏："以其无目，无所睹见，则心不移于音声，故不使有目者为之也。"

② 翕如，翕读为西，如读为然。收掩曰"翕然"。

③ 纯如，纯读为敦，宏大也。

④ 皦如，交然，交错而和谐。

⑤ 绎如，绎，长也，绵长曰绎。

⑥ 成，定也。

⑦ 乡饮酒，乡社之祭也。即行乡饮酒礼。

⑧ 杖者，长老也。（孔颖达）《礼记》"乡饮酒""少长以齿"。"王制""习乡尚齿。"即论年龄大小排序。《论语偶记》云："此乡人饮酒，谓党正蜡祭饮酒也。经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于敬长。《周官·党正职》云：'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乡饮酒义》第五节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党中饮酒亦称乡者，党，乡之细，与州长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之饮，同得为乡饮酒。康成云："谓之乡者，州党乡之属也"。

礼，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故呼老人为杖者也。乡人饮酒者贵龄崇年，故出人以老人者为节也。段玉裁《经韵楼集》说："乡饮酒礼古谓之乡。《说文》：'餉，乡人饮酒。'其礼主于养老。"

乡人傩,① 朝服而立于阼阶。②

何按：以上《论语》数则，皆当为孔子任宗庙祭司时事。孔子自周归，昭公以孔子任宗社傧相。

《礼记》：仲尼尝，奉荐而进，其亲也悫，其行也趋趋以数。已祭，子赣问曰："子之言祭，济济漆漆然。今子之祭，无济济漆漆，何也?"子曰："济济者，容也，远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远，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济济漆漆之有乎？反馈乐成，荐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君子致其济济漆漆，夫何慌惚

① 傩，鲁论作"献"。《礼记》作"裼"。字又作"难"。武祭，每年举行三次。驱逐疫鬼。

《周官·占梦》云"禨，遂令始难殴疫"，注："难，谓执兵以有难却也。"《月令》："季春之月，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仲秋之月，天子乃难，以达秋气。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凡难有三。季春国难，毕春气，诸侯以下不得难。仲秋天子难，达秋气，天子以下不得难。惟季冬难，贵贱皆得为，故谓之大。《郊特牲》注："裼，强鬼也。"《论语》"乡人傩"，注云："殴逐疫鬼。即《月令》所谓'难阴气'也。"《郊特牲》"乡人裼"，注："裼强鬼"。《小尔雅》曰："无主之鬼谓之殇"。"殇"与"裼"通。鬼无主则为厉，故曰强鬼。

张衡《东京赋》："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注引《续汉书》曰："傩，持火炬送疫出端门外，驺骑传炬出宫，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集解孔曰："傩，驱逐疫鬼。恐惊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庙之阼階。"

皇《疏》：傩者，逐疫鬼也。为阴阳之气不即时退，疫鬼随而为人作祸，故天子使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执戈扬楯，玄衣朱裳，口作傩傩之声，以驱疫鬼也。一年三过为之，三月、八月、十二月也。故《月令·季春》云"命国傩"，郑玄云："此傩，傩阴气也。阴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厉鬼随之而出行。"至《仲秋》又云"天子乃傩，"郑玄云："此傩，傩阳气也。阳暑至此不衰，害亦将及人，厉鬼亦随之而出行。"至《季冬》又云"命有司大傩"，郑云："此傩，傩阴气也。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

② 阼音祚，东面的台阶，主人所立之地。

之有乎？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

《礼记》：乡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何按：儒家一名，起于胥、相。儒古音从需。需者，胥也。周代以“胥”、“师”主学，执教礼乐。

《周礼》：“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春入学，舍采合舞；秋颁学合声。”

“小胥掌学士之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胥，字又作“諝”，有才智之士。出土武威汉简，儒师记作“胥师”。

儒，“胥”之语转借字。儒家一名，即由此起源也。

子曰：“郊社之义，所以仁鬼神也；尝禘之礼，所以仁昭穆也；馈奠之礼，所以仁死丧也；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

何按：仁，爱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

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

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

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时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

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七代之所以更立者：禘、郊、宗、祖；其余不变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

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也。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外宗为君夫人，犹内宗也。

何按：正月日至，冬至。七月日至，夏至。

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礿、禘，阳义也；尝、烝，阴义也。禘者阳之盛也，尝者阴之盛也。故曰：莫重于禘、尝。古者于禘也，发爵赐服，顺阳义也；于尝也，出田邑，发秋政，顺阴义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此之谓亲疏之杀也。

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

蔡昭侯立。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

叔孙昭子（婼）[1] 入宋，为季平子迎娶宋公女为妻。季平子之叔季公若从行。季公若，宋元公夫人之舅氏也。

季平子与季公若有隙。季平子劝宋君勿嫁女，曰：鲁君将放逐季平子。

宋公问于其臣乐祁。乐祁曰：

"与之。如是，鲁君必出。鲁亡政在季氏三世矣（杜预说：即文子、武子、平子。平子之父悼子先武子死，不为计）。鲁君丧政四公

① 叔孙婼，为鲁右师。周军制大国三军，有左师、中军（太师）、右师。左师亦称左徒、左氏。

矣。(杜预注：宣、成、襄、昭。《论语·季氏》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室矣。"孔子言在定公时，故又多一世。）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

国君以镇抚其民。诗曰：人之方亡，心之忧矣"(《诗·大雅·瞻卬》）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静以待命犹可，动必忧。"

夏，晋、鲁、宋、卫会于黄父，谋平定周室之内乱。赵简子为盟主，赵简子问礼于鲁使臣子太叔。

鲁叔倪论礼：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

简子曰："敢问，何谓礼？"

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用其五行。生为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

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

民有好恶、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

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

长久。”

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

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礼。”

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

其顺之，然后言其丧算，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行之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尽，午其眾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今之君子莫为礼也。”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

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公曰：“寡人虽无似也，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闻乎？”

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

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此之谓也。

子云：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

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此坊民，民犹有自献其身。

《诗》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

子云：礼，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阳侯犹杀缪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

子云：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君子以辟远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则不入其门。以此坊民，民犹以色厚于德。

子云：好德如好色。诸侯不下渔色。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故男女授受不亲。御妇人则进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寡妇不夜哭。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以此坊民，民犹淫泆而乱于族。

子云：婚礼，婿亲迎，见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违也。以此坊民，妇犹有不至者。

季平子放逐鲁昭公。

鲁公欲诛除季氏。季平子与孟孙，叔孙三桓氏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居郓邑。

何按：此次季氏政变，起因于一次斗鸡，故史称“斗鸡之变”。

季氏骄横。“将禘于襄公，舞者二人。其众，万（舞）于季氏。”

孔子谓季氏①：“八佾舞于庭，②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

① 季氏，指季平子，即季孙意如。

② 八佾，八人一列成八列之舞。周制，天子用，八佾，贵族六佾，大夫四佾。

三家者，① 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②

"季平子与后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公，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孙、叔孙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齐处昭公于阳州。十二月，齐取郓邑，以处昭公。昭公居军中。二十八年，昭公如晋，晋处之乾侯（今河北成安县）。三十二年十二月，薨于乾侯。"

季、郈之鸡斗。季氏介（甲，著甲也）其鸡，后氏为之金距。（郑众云："距，鸡距也。"鸡附足骨，斗时所用刺之。）

平子怒（《吕氏春秋·察微篇》载此事，作："鲁季氏与后氏斗

① 三家，即三桓。

② 孔子的儒教中，最重视的是"礼"与"乐"。礼是制度与仪式。司马光《资治通鉴》论"礼"云：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

乐第一是宗教音乐，"乐以通神"，"乐以娱神"，"乐以兴神"，"乐以媚神"，认为乐是直接沟通人神两界的特殊语言。第二是人类借以表达和宣泄情感的一种美文形式。孔子还建树了一种道德理想——仁善，仁善的目的利人，是为了人，是人道和正义。他试图以"礼制"作为政治目标，以尊王，是加强王权，阻遏当时正在分崩离析的政治秩序，使当时已呈现四分五裂的国家回归于统一，统一于周礼。

鸡，后氏介其鸡，季氏为之金距。季氏之鸡不胜，季平子怒”云云。）益宫于郈氏，（杜注：“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让之。（杜注：“让，责也。”）故后昭伯亦怨平子。

公若献弓于公为（杜注：“公为昭公子名务人。”）且与之出射于外，而谋去季氏。公为告公果、公贲。公果、公贲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寝，（公就寝以告，恐旁人闻之。）将以戈击之，乃走。公曰：“执之！亦无命也。”惧而不出，数月不见，公不怒。（此可以知昭公前此之声以寝戈，乃佯怒也。）又使言，公执戈以惧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

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告后孙，后孙以可，劝。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谗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授其命，不可为也。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自文公以来，政权不在公室，民心亦即不在公室，故云舍民。以求克事。）且政在焉，其难图也。”公退之。辞曰：“臣与闻命矣，言若泄，臣不获死。”乃馆于公宫。

叔孙昭子如阚。九月戊戌，（戊戌，十一日。）公伐季氏，杀公之于门（守门者名“公之”），遂入之。平子登台而请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沂，鲁社也。）

公弗许。请囚于费，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

子家子曰：“君其许之！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杜注：“隐，约，穷困。”即贫民多投靠季氏者），为之徒者众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众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将蕴。蕴蓄，民将生心。生心，同求将合。君必悔之。”弗听。郈孙曰：“必杀之！”

叔孙氏之司马鬷戾言于其众曰：“若之何？”莫对。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鬷戾曰：“然则救诸！”帅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

公徒释甲执冰[1]而踞，遂逐之。

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字化，见叔孙氏之旌，以告。孟氏执。郈昭伯，杀之于南门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诸臣伪劫君者，而负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与臧孙也墓地，遂行，奔齐。

臧昭伯率从者将盟，载书曰："戮力壹心，好恶同之。信罪之有无，缱绻从公，无通外内！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羁也，不佞不能与二三子同心，而以为皆有罪。

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恶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难，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将速入，弗通何为？乃不与盟。

昭子自阚归，见平子。平子稽颡（平子示已逐君之哀戚），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谁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孙不忘，不亦伤乎？将若子何？"

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谓生死而肉骨也。"（使死者复活。）

昭子从鲁公于齐，与公言。子家子命适公馆者执之，公与昭子言于幄内，曰："将安众而纳公。"

公徒欲杀昭子，伏诸道。左师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铸（便道）归。平子有异志。冬十月辛酉，昭子斋于其寝，使祝宗祈死。戊辰，卒（自杀）。

何按：看来是季平子刺杀了叔孙昭子、而自代昭子为鲁首相。

十一月十三日，鲁君亡齐，驻日州。

---

① 冰，箭壶。

己亥，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将唁公于平阴，公先至于野井。齐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阴，为近故也。"书曰："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礼也。将求于人，则先下之，礼之善物也。

齐侯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将帅敝赋以从执事，唯命是听。君之忧，寡人之忧也。"公喜。

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胙君，不过周公，以鲁足矣。失鲁而以千社为臣，谁与之立？且齐君无信，不如早之晋。"弗从。

鲁昭公求齐景公庇护。

十二月庚辰，齐出兵围鲁之郓邑。

十二月，齐取鲁郓邑以为昭公居。[①]

景公欲为鲁君攻季氏。齐大夫梁邱据季氏之赂，乃阻于景公："群臣不尽力于鲁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盖天已弃鲁君，故宋元公为鲁君请命于晋，路死于曲棘（今河南兰考）。叔孙昭子求季氏纳迎鲁君，无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鲁，抑鲁君得罪于鬼神，故得此也。"

景公命公子钮送鲁昭公归鲁，至成邑，鲁师阻齐师。战不果，遂归。

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孔子三十六岁。

三月，鲁昭公至自齐，居于郓。

---

① 杜注："取郓以居鲁公也。《传》言十二月二十四日围郓，明年正月五日取之。"

秋，齐侯约会鲁公、莒子、邾子、杞伯于鄟陵。

九月，鲁君归郓。

冬，孔子第二次入齐。

孔子过泰山，见嫠妇悲泣，乃言于子路，谓：苛政猛于虎也！（见《礼记·檀弓》）时鲁君、齐君皆为暴政，甚不得民心，故孔子有是言。

《礼记·檀弓》：孔子适齐，过泰山之侧，有妇人哭于野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曰："此哀一似重有忧者。"使子贡问之。而曰："昔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贡曰："何不去乎？"妇人曰："无苛政。"子贡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暴虎。"

《新序·杂事》：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妇人哭于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舆而问曰："曷为哭哀至于此也？"妇人对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则曷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顾子贡曰："弟子记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于虎狼矣。《诗》云：'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夫政不平也，乃斩伐四国，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论衡·遭虎》：孔子行鲁林中，妇人哭甚哀。使子贡问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贡曰："若此，何不去也？"对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贡还报孔子，孔子曰："弟子识诸。苛政暴吏，甚于虎也。"

《说苑》：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来，相与俱行，

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音方作。”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故乐非独以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此。

《世家》：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曰：“政在节财。”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孔丛子》：孔子适齐，齐景公让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辞，然后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临寡人，寡人以为荣也，而降阶以远，自绝于寡人，寡人未知所以为罪?”孔子答曰：“君惠颖外臣，君之赐也；然以匹夫敌国君，非所敢行也。虽君私之，其若义何?”

《家语》：孔子在齐，齐大旱，春饥，景公问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则乘驽马，力役不兴，驰道不修，祈以币玉，祭祀不悬，祀以下牲，此贤君自贬以救民之礼也。

景公悦，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反对。

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

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闲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晏子（约前580—前500），齐贵族首领。不喜儒，甚鄙孔子。

晏子，名婴，字平仲，莱之夷维（今山东潍坊市高密）人，春秋齐国名相。

据考证，他可能活了95岁（前595—前500年），曾在齐灵公、庄公和景公三朝任事，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晏子春秋》记叙晏婴的思想、言行，传为晏婴撰，实是战国后人集其轶事而成。书名始见于《史记·管晏列传》。《汉书·艺文志》称《晏子》，列在儒家类。全书共八卷，二百一十五章，分内、外篇。汉代刘向《晏子春秋》叙录，曾把晏子和春秋初年的著名政治家管仲相提并论。

晏婴出身高门，是齐国上大夫晏弱嫡子。晏婴身材不高，其貌不扬。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位君主，而尤得信任于齐景公，辅政长达40余年。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晏婴病逝。孔丘曾赞曰：“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现存晏婴墓在山东淄博齐都镇永顺村东南。

晏婴头脑机敏，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王。对外他既富有

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辱。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

晏婴是一位狡谲、多权变善搞阴谋的政客。其流传的故事中有一个著名的“二桃杀三士”：

齐景公时，田开疆帅师征服徐国，有拓疆开边强齐之功；古冶子有斩鼋救主之功；由田开疆推荐的公孙捷有打虎救主之功。三人结为兄弟，号“齐邦三杰”。齐景公嘉赐“五乘之宾”的荣誉。三人挟功恃勇，简慢公卿。晏子患之，欲除之，恐景公不许。

鲁齐盟会，齐景公宴鲁昭公。酒至半酣，晏子请开园取鲜桃为贺。晏子引园吏亲自监摘，摘得六桃，“其大如碗，其赤如炭，香气扑鼻”。依礼，二君各享一个，齐鲁二国相各享一个。盘中尚余二，晏子奏请赏臣下功劳重者，以彰其能。齐景公让诸臣自我表功，由晏子评功赐桃。

公孙捷和古冶子因救主之功而自荐。晏子肯定二人，即将两桃分赐给两人。田开疆以开疆拓边有功而自荐，晏子评田开疆功劳为最大，但桃已赐完，说只能等到来年桃熟，再行奖赏。齐景公说他自荐迟，已没有桃子来表彰其大功。

田开疆以为这是一种耻辱，功大反而不能得到桃子，于是挥剑自杀。古冶子和公孙捷相继因功小食桃而耻辱，也自杀身亡。晏婴就用两个桃子除掉了三人。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悦，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傲倨）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音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崇）丧

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大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

公曰：'善'。

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墨子·非儒》）

《孔丛子》：夫子适齐，晏子就其馆，既宴其私焉，曰："齐其危矣，譬若载无辖之车，以临千仞之谷，其不颠覆，亦虽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齐为游息之馆，当或可救，子幸不吾隐也。"夫子曰："夫死病无可为医。夫政令者，人君之衔辔，所以制下也。今齐君失之已久矣，子虽欲挟其舟而扶其轮，良弗及也。抑犹可以终齐君及子之身，过此以往，齐其田氏矣。"

孔子见齐景公，梁丘据自外而至，公曰："何迟？"对曰："陈氏戮其小臣，臣有辞，为是故迟。"公笑而目孔子曰："《周书》所谓'明德慎罚'，陈子明德也，罚人而有辞，其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卫，统三监之地，命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诰》焉，称述文王之德，以成敕诫之文，其书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克明德者，能显用有德，举而任之也。慎罚者，并心而虑之，众乎然后行之，致刑错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罚不失罪，不谓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过言，则安得闻吾子之教也。"

何按：孔子此次入齐，似为协助鲁昭公返回鲁国而来游说齐国君臣。但此事遭到了晏子的反对。

《左传》昭二十六年记："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祇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

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

景公曰：'以孔丘语寡人者众矣，俱以为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

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贤人者人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

婴闻贤人待上不虚，待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于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

今孔丘深虑周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人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之类也。

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丘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

景公曰：'呜乎，贶寡人者从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丘之与白公同也。'"①

---

① 《晏子》此文又记孔子与楚白公事：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案：楚白公之乱非在鲁哀公六年。此书乃晏子后学掇拾旧闻而辑成，非皆信史。故有所误记也。

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

子贡曰："见君不见其从政者，可乎?"仲尼曰："吾闻晏子事三君而顺焉，吾疑其为人。"

晏子闻之，曰："婴则齐之世民也，不维其行，不识其过，不能自立也。婴闻之，有幸见爱，无幸见恶，诽誉为类，声向相应，见行而从之者也。婴闻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顺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顺焉。今未见婴之行，而非其顺也。

婴闻之，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孔子拔树削迹，不自以为辱；穷陈蔡，不自以为约；非人不得其故，是犹泽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贵之，今吾望儒而疑之。"

仲尼闻之，曰："语有之，言发于尔，不可止于远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众也。吾窃议晏子而不中夫人之过，吾罪几矣！丘闻君子过人以为友，不及人以为师。今丘失言于夫子，讥之，是吾师也。"因宰我而谢焉，然仲尼见之。(《晏子春秋》)①

《说苑》：孔子见齐景公，公悦焉，请置廪丘之邑以为养。孔子辞而不受。人谓弟子曰："吾闻君子赏功受赏，今吾言于齐君，君未之有行，而赐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建事，不可使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

① 《晏子》中这一记述，言及孔子困厄于陈蔡，乃为鲁哀公六年。晚年孔子再入齐，晏门后学所记，非信史也。

民；行之难者在内，而传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行，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

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瞻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

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

公曰："善。"于是厚其礼而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仲尼乃行。(《晏子春秋》)

《孔丛子》：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语之，曰："夫树人为信已也，记曰：'孔子适齐，恶陈常而终不见，常病之，齐恶孔子交相恶而又任事，其然矣。'"

郭沫若云："孔子是袒护乱党（齐之田氏，鲁之阳虎、晋中佛肸)，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

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

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哀莫大焉。夫为子弟后生于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智弗及而后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①

"季孙在鲁也有类似的情形，他礼贤下士，'养孔子之徒，所朝服

① 这一段话当为后世编《晏子》者所拟。

而与坐者以十数'（《韩非·外储说左下》）。"

何按：孔子在齐国曾支持田氏庶族夺取嫡宗世家贵族权力的政治活动。

孔子反对世卿世禄，而主张尚贤。孔子认为："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这即把封建制下的身份制度否定了。

《春秋》隐公三年《公羊传》"世卿，非礼也"，以世卿为非礼，即是否定封建政治中由身份制度而确定世卿之礼。"君子"、"小人"本是封建社会中贵贱之称，《论语》中也有沿用的，但最大部分则摒弃政治上的贵贱观念，以有德、无德为基准，这便把封建中的身份制度都翻转过来了。

《墨子·非儒下》：

"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

郭沫若说：田常政变的背后指使人物中有孔子和子贡，这情节儒书中一直不曾提起。墨家却讲得一清二楚。孔子指示的方针，要子贡去"教高、国、鲍、晏"，支持公山弗扰、阳虎。不许反对派起来阻挠田常的改革。隔了十年，田常果然"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田敬仲完世家》）

《越绝书》内传《陈成恒篇》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这也可见子贡及孔党在齐的地位重要，参与田常

改革，能够影响齐之内外大计。又，孔门另一弟子颜浊聚，亦是齐田氏政权之忠实支持者，以至后来为之战死。

故孔子言，“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齐国革变，将影响及于鲁。鲁国革变，将一变至于天下（道）。

景公言孔子曰：“待子若季氏，吾不能。”景公疏远孔子，孔子遂行。（《论语·微子》）

“孔丘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

齐大夫（何按：晏子等）欲害孔子，景公劝孔子去，曰：“吾老矣，弗能用子也。”

襄十一年，晏子代父晏桓子为大夫。是时孔子未生，历五十六年而至会夹谷，时孔子已五十有二，晏子当已不在。《左传》记晏子甚详，惟自昭二十六年后，竟再无一言。意其人在昭，定之间亡故也。（《螺汇日记续编》，并参杨伯峻《左传集注》）

彗星见。晏子曰：“田氏有德于齐，可畏。”

《括地志》：“柏寝台在青州千乘县东北二十一里。”《韩子》云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望其国。公曰：“美哉，堂乎！后代孰将有此？”

晏子曰：“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国而田氏家，奈何？”

对曰：“夺之，则近贤远不肖，治其烦乱，轻其刑罚，振穷乏，

恤孤寡，行思惠，崇节俭。虽十田氏，其如堂何?”

《晏子春秋·谏上》景公之时，雨雪三日而不霁，公衣狐白之裘，坐堂侧陛。晏子入见，立有间。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对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闻命矣。”乃令出裘发粟与饥寒。令所睹于涂者，无问其乡；所睹于里者，无问其家；循国计数，无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岁。

孔子闻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晋平公欲伐齐，使范昭往观焉。景公赐之，酒酣，范昭曰：“愿请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进之于客。”范昭已饮。晏子曰：“彻樽，更之。”樽觯具矣，范昭佯醉，不悦而起舞，谓太师曰：“能为我调成周之乐乎？吾为子舞之。”太师曰：“冥臣不习。”范昭趋而出。景公谓晏子曰：“晋，大国也，使人来将观吾政也。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为人，非陋而不识礼也，且欲试吾君臣，故绝之也。”景公谓太师曰：“子何以不为客调成周之乐乎?”太师对曰：“夫成周之乐，天子之乐也，若调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乐，臣故不为也。”范昭归以告平公曰：“齐未可伐也。臣欲试其君而晏子识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师知之。”

仲尼闻之曰：“夫不出于樽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乎！可谓折冲矣，而太师其与焉。”

《荀子·大略》子谓子家驹续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

臣也，不如子产。子产，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为天子大夫。

晋纳周敬王于王城，王子朝奔楚。

楚平王卒，昭王立。

晏婴向齐景公论齐之陈氏施惠于民，民心归陈氏，形势可畏。

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孔子三十七岁。

春，鲁昭公访齐求援，无果，复归于郓邑。

秋，晋国盟宋、卫于扈（今河南原阳县西）。议出兵戍周以平王子朝之乱事。宋卫提出出兵送鲁昭公返国。季平子使人赂晋执政大夫范献子。范献子乃言于宋大夫祁奚、卫大夫北宫喜谓："季氏未知其罪，而鲁君伐之。季氏请囚、请亡，皆不获，乃哉。君弗克，而自出也。季氏之复，天助之也。天厌鲁君，民不助之，故其士脱甲执棚（箭壶）以嬉。故叔孙氏亦通于季氏。鲁君守齐，三年无成。而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固守之心，有列国之权。而季氏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国。故鞅以为难！"

吴季札第二次聘鲁，四月（夏历二月）适齐返。其长子卒于齐，葬嬴博间。孔子在齐，往观其葬礼。(《檀弓》下)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

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

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齐大夫（晏氏）欲害孔子。"

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孟子》）接淅，捷疾也。①

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吴国政变。公子光自立为吴王，即阖庐（启也）。

公子光，姬光也，字阖间。吴王诸樊之子。诸樊死后，兄终弟及，传位其弟馀祭，馀祭传弟馀昧。馀昧欲传弟季札，季札拒绝。遂传馀昧之子公子姬僚。光用勇士专诸藏剑鱼腹，杀吴王僚。

《左传》：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馀、公子烛庸帅师围潜，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遂聘于晋，以观诸侯。楚莠尹然、王尹麇帅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左尹郤宛、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吴

① 赵岐注《孟子》云："淅，渍米也。不及炊，避恶，疾也。"

师不能退。

吴公子光曰："此时也，弗可失也。"告鱄设诸曰："上国有言曰：'不索何获？'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

鱄设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光曰："我，尔身也。"

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执羞者坐行而入，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

光伪足疾，入于堀室。鱄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铍交于胸，遂弑王。阖庐以其子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国家无倾，乃吾君也，吾谁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

复命，哭墓，复位而待。吴公子掩馀奔徐，公子烛庸奔钟吾。楚师闻吴乱而还。

弟子樊须生。须字子迟，鲁人。

弟子原宪生，原宪字子恩，宋人。

晋会诸侯于扈，谋纳鲁昭公。

鲁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孔子三十八岁。

晋六卿（韩、魏、赵、知、范、中行）诛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为大夫。

魏献子（舒）执晋政，举贤不避亲疏。

孔子云："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

鲁昭公欲入晋，求援，晋六卿拒之，乃困居鲁晋边境之乾侯。

《史记》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孔子三十九岁。

孔子自云："四十而不惑。"不惑于异端也。又云："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鲁昭公自乾侯复归郓邑。齐侯使人辱之，鲁昭公复出走，又去乾侯。

《左传》：公至自乾侯，居于郓。（杜注：鲁昭虽居晋之乾侯，晋不欢迎，晋公不见之，失望而归。）齐侯使高张来唁公，称“主君”。（春秋时家臣称卿大夫为“主君”，称国君为“主公”，今称鲁君“主君”，轻慢之也。）子家子曰：“齐卑君矣，君致辱焉。”公如乾侯。

冬十月，郓民溃。（杜注：民逃其上曰溃，溃散叛鲁公。穀梁传云：“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公羊传云：“鲁君使民为郓筑外城而溃。”

晋赵鞅铸刑鼎。

冬，晋赵鞅子、荀寅帅师城汝滨。（今河南临汝）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鼓，计量单位，《小尔雅》谓约当480斤。）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度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衍，所谓度也。文公所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

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何按：刑鼎之铸，使社族之习惯法演进为邑国之成文法。前者面对的是族群之整体，亲情高于礼法。后者面对的是社会中之个人，法律高于亲情。故孔子以为非礼。

孔子重礼不重法，是其一贯思想。晚年与其孙孔伋曾有如下对话：

“子思问于孔子曰：‘伋闻夫子之教，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礼乐也。而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

孔子曰：‘尧舜之功，百世不辍，仁义之风远也。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专任法，终必乱成矣！’”①

一说或云颜回生于本年，三十二岁（鲁哀公十六年）死。

鲁昭公三十年（前512年），孔子四十岁。

孔子云：吾四十而不惑。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反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在鲁，聚徒讲学。《世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强众，至自远方。”

弟子澹台灭明生，灭明字子羽，鲁人。

---

① 《圣门十六子书》卷一。

晋顷公卒，定公即位。

吴灭徐，徐子奔楚。伍子胥为吴国制订对楚作战方略，即：诱敌出动，彼出我退，彼疲我进。

鲁昭公三十一年（前511年），孔子四十一岁。

日食。

少正卯在鲁都设徒讲学，孔门三实三虚。

（少正，鲁职官名。）①

何按：少正卯者，名“卯”之小正（政）也。先秦制度，国之大正，司祀与戎。小正，司历法与农事。小正者，农官也。

弟子陈亢生。亢字子禽，陈人。弟子秦商生。

吴用伍子胥谋，侵楚，时进时退，使楚军疲于应付。

鲁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孔子四十二岁。

吴伐越。晋盟诸侯，城成周。

冬十二月己未，鲁昭公薨于鲁晋边境之乾侯（今河北成安县境）。

① 见《左传》。

季平子意如废太子衍及其同母弟公子务人，而昭公弟姬宋，是为鲁定公。

《左传》：十二月，公疾，遍赐大夫，大夫不受。赐子家子双琥、一环、一璧、轻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赐。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赐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赐。书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事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

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

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昔成季友，恒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大有功于鲁，受费以为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

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適（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鲁定公元年（前509年），孔子四十三岁。

夏六月，昭公灵柩自乾侯迁鲁，季孙葬之鲁公墓道南。

孔子作司冠后，在昭墓与先公塞外挖沟，方将其拟入同一墓园。

六月廿六日，鲁定公姬宋即位。

弟子公西赤生。赤字华，鲁人。

中原诸侯为成周筑新城，三旬而毕工。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秋，楚攻吴。吴军反击，楚军败，吴虏楚将公子繁。

鲁定公二年（前508年），孔子四十四岁。

夏五月，都城雉门及两观火灾。

卫伐齐，师败。

《左传》：卫侯使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侵齐，与齐师遇。

石子欲还，孙子（良夫）曰："不可。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若知不能，则如无出。今既遇矣，不如战也。"（卫师战败）石成子曰："师败矣，子不少须，众惧尽。子丧师徒，何以复命？"皆不对。

又曰："子，国卿也。陨子，辱矣。子以众退，我此乃止。"且告车来甚众。

齐师乃止，次于鞫居。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

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吴大败楚师于豫章，取楚之居巢。

鲁定公三年（前507年），孔子四十五岁。

春二月，邾庄公卒。邾隐公即位，将冠，使人问冠礼于孔子。

弟子卜商生。商，字子夏，卫人。

卜，氏也，或为卜祝之后。子夏是孔子著述的主要传人，曾为战国初叶政治改革家魏文侯师。讲儒学于魏之西河，立"西河学派"，是儒学法术及政治实用一派的主要传人。弟子有魏文侯、吴起、李悝等。是汉初"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学术为董仲舒等所宗承，至西汉帝时蔚为大流。

《孝经钩命诀》引孔子："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卜）商，《孝经》属（曾）参。然得《春秋》之真传者，必在卜氏之门矣。"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或曰晋国温人，或曰魏人、卫人。钱穆谓："温为魏所灭，卫为魏之误。"

何按：子夏生时三家尚未分晋，魏不成国也。温当属卫也，钱说误！

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之佼佼者，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被孔子许为其“文学”科足高足。子夏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如其问《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句，孔子答以“绘事后素”，他立即得出“礼后乎”（即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的结论，孔子赞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论语·八佾》）但孔子认为子夏在遵循仁和礼的方面有所“不及”，曾告诫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子夏才气过人，《论语》中保留了他的许多著名的格言，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其肆以成其言，君子学以致其道”；“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等等。

孔子去世后，子夏至魏国西河（济水、黄河间）讲学，魏文侯从其游说。“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史记·儒林列传》），韩非子称“儒分为八”不及子夏之儒，是因为将之视为法家。（见郭沫若《十批判书》）

汉代以来，学者大多认为，儒家的经学主要是从子夏一系传授下来的，如东汉徐防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自子夏。”（《后汉书·徐防传》）这里就认为，“六经”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子夏的传授。南宋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

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穀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所撰定也。”

子夏晚年，因丧子而哭之失明，离群索居。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魏侯”，宋代时又加封为“河东公”。

《礼记》：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汝）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汝）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说苑·杂言》：孔子将行，无盖。弟子曰：“子夏有盖，可以行。”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短于财。吾闻与人交者，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长矣。”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樊迟未达。

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①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② 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

① 枉：通弯。

② 乡：去声，同“向”。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① 不仁者远矣。② 汤有天下，③ 选于众，举伊尹，④ 不仁者远矣。"⑤

孔子闲居，子夏侍。子夏曰："敢问《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矣？"

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五至？"

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三无？"孔子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子夏曰：三无既得略而闻之矣，敢问何诗近之？"

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威仪逮逮，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无服之丧也。"

子夏曰："言则大矣！美矣！盛矣！言尽于此而已乎？"

孔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犹有五起焉。"

---

① 皋陶音高摇，舜臣。《书·舜典》："命皋陶曰：汝作士。"

② 远："离开""逋逃"之意。

③ 汤：卜辞作"唐"，罗振玉云："唐殆太乙之谥。"（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商朝开国之君，名履（卜辞作"大乙"，而无"履"字），伐夏桀而得天下。

④ 伊尹：汤的辅相。

⑤ "举直"而"使枉者直"，属于"仁"；知道谁是直人而举也，属于"智"，所以"举直错诸枉"是仁智之事，孔子屡言之（参2·19）。

子夏曰："何如?"

子曰："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无声之乐，气志既得；无体之礼，威仪翼翼；无服之丧，施及四国。无声之乐，气志既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以畜万邦。无声之乐，日闻四方；无体之礼，日就月将；无服之丧，纯德孔明。无声之乐，气志既起；无体之礼，施及四海；无服之丧，施于孙子。"

子夏曰："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

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其在《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齐。昭假迟迟，上帝是只。帝命式于九围。是汤之德也。"

"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其在《诗》曰：'嵩高惟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令闻，《诗》云：'明明天子，令闻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协此四国。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

《御览》六百二十引《尸子》孔子谓子夏曰："汝知君子之为君乎?"子夏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韩诗外传》：子夏读《诗》已毕，夫子问曰："尔亦何大于《诗》矣?"子夏对曰："《诗》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弟子不敢忘。虽居蓬户之中，弹琴以咏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亦可发愤忘食矣。《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疗饥。'"

夫子造然变容，曰："嘻！吾子殆可以言《诗》已矣。然子以见其表，未见其里。"颜渊曰："其表已见，其里又何有哉?"孔子曰："窥其门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难也。丘尝悉心尽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后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见其里，未谓精微者也。"

子夏论乐：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何如?"

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

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出也?”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

然后，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

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

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①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

① 此则当为孔子归鲁后之事。莒父，鲁邑。《山东通志》云：“莒始设在莱州府高密县东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今为“沂州府莒州地”。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传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礼记·檀弓》

秋九月，鲜虞（即匈奴?）击败晋军，虏晋将观虎。

蔡昭侯至晋，请伐楚。

鲁定公四年（前506年），孔子四十六岁。

吴兵蔡伐楚，破郢，楚昭王奔随。

吴王阖庐会蔡、唐之师伐楚，战于柏宰，五战五捷。军将乃孙武、伍子胥也。遂攻入郢都（今江陵）。

“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鄱阳）。楚惧吴复大来，乃去郢，徙于若。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其后四年，孔子相鲁。”（《伍子胥列传》）

楚臣申包胥入秦求援，立于秦庭哭七日，秦哀公为之发兵。

周、晋会诸侯于召陵，谋伐楚。由于荀寅反对，乃不伐。

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使蔡伐之，灭沈。楚为沈故，围蔡。

晋伐鲜虞。

弟子言偃生，偃字子游，吴人。

鲁定公五年（前505年），孔子四十七岁。

夏，鲁执政相季平子意如卒，季桓子继。季桓子，季孙斯也。

季孙斯、孟孙无忌、叔孙昭子，三家用政于鲁。鲁君廷下乃无公臣。

鉴于鲁国和春秋时期政权下移的形势，孔子感叹“三桓之子孙微矣”，又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呼吁：为了避免愈来愈快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应建立以周天子为首的权力集中的统一国家。

《史记》：（季）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释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

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

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嫡），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

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阳虎执季桓子，与盟而释之。

日食。

越王允常伐吴，时吴军主力在楚。

秦军五百乘援楚，遂败吴军。

楚昭王还郢都。

季桓子穿井得鳄鱼（“相羊/蜥蜴”），不识，问于孔子。

《国语·鲁语下》：“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羵羊。”《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说苑·辨物》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问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闻，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两，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何按：孔子辨"羵羊"之事，最初记载于《国语·鲁语下》，而没有说明具体时间。司马迁将此事系于定公五年。

土中出"羊"，是不可能的。所谓"土羊"，羵羊（即方羊、方相、罔象、罔两，皆一音之转），孔子言乃"水怪"，并系之于"龙"。实际上，此物真相即扬子鳄也。[①] 扬子鳄为水怪，穴居，喜掘深洞，洞中有泉如井。上古语鳄鱼与蜥蜴同名，蜴古音读"昜"（yang），"蜥蜴"转语即"相羊"也。所谓"土怪相羊"，乃鳄鱼无疑也！

阳虎执鲁国政。

六月，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防。（防在曲阜县东二十里。）阳虎将以玙璠敛，仲梁怀弗与，曰："改步，改玉。"阳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为君也，子何怨焉？'（杜注：不狃，季氏臣费宰子洩也。为君，不欲使僭越。）既葬，季桓子行东野（意如子季孙斯）及费。子洩为费宰，逆劳于郊。桓子敬之。劳仲梁怀，仲梁怀弗敬。（怀从桓子行，软慢不狃。）子洩怒，谓阳虎曰："子行之乎？"

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之伯，而逐仲梁怀。冬十月丁亥，杀公何藐（季氏族人）己丑，盟桓子于稷门之内。庚寅，大诅。阳虎遂用鲁政。

---

① 详论可参何新《龙·神话与真相》。

九月，夫概回国，自立为吴王。阖庐败夫概，夫概奔楚，为棠谿氏。

鲁定公六年（前504年），孔子四十八岁。

二月，鲁公命阳虎率鲁师侵郑，取匡邑。

鲁军过卫，不假道。及还，阳虎使季桓子、孟献子自卫南门入，出自东门，舍于（卫之）豚泽。

卫君怒，欲使弥子瑕追之。[①] 公叔文子老矣，辇而如公，谏曰："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述：

"昔者弥子暇见爱于卫君（灵公）。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我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

夏，阳虎命季桓子入晋，献郑俘也。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晋夫人之币。晋人兼享之。孟孙立于房外，谓范献子曰："阳虎若不能居鲁，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献子曰："寡君有官，将使其人，鞅何知焉？"献子谓简子曰："鲁人患阳虎矣。孟孙知其衅，以为必适晋，故强为之请。以取人焉。"

---

① 即王孙贾，灵公宠臣，卫将，或说为子路妻兄。

冬至，阳虎盟鲁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曲阜东南五里）。”

阳虎取得为鲁首相之地位，“陪臣执国命。”

“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世家》）

《论语》：阳货[1]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2] 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3] 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4] 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5]

四月十五日，吴师复伐楚，吴太子终累（钟傀）破楚水军。
吴军（孙武）破楚陆军于繁阳。
为避吴，楚迁都于鄀（今湖北宣城东）。吴国威震华夏

---

① 《左传》“季氏之臣申丰”，杜预注为：“属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论语》称为臣大夫，此家大夫也。”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阳虎欲以己更孟氏，疑与孟孙同族。”孔曰：“阳货，阳虎也。季氏家臣而专鲁国之政，欲见孔子使仕也。欲使往谢，故遗孔子豚也。”

② 归孔子豚，归，郑玄本作“馈”，赠送。

③ 时，通待，待也。当时礼节，大夫赏赐东西给士，如果士未能在家当面受赐，过后就要亲自上大夫家拜谢。《孟子》（滕文公下）：“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

④ 迷其邦，马融说：“知国不治而不为政，是迷邦也”。

⑤ 郭象评曰：“圣人无心，仕与不仕随世耳。”

（十月十二日）曾子生。曾子名参（前505—前435），是儒学伦理及人格主义学派的主要传人。

曾子，姓曾，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今济宁市嘉祥县）人。生于公元前505年（周敬王十五年，鲁定公五年），死于公元前435年（周考王五年，鲁悼公三十二年）。

曾子的祖先是夏禹的后代，姓姒。禹的第五代孙少康封他的小儿子曲烈于曾。曾国故址，在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北，原名“缯邑”，以当地多产丝织品而得名。公元前567年（鲁襄公六年）邻近的莒国灭掉了曾国，曾太子巫无家可归，在远离莒国的鲁国南武城居住下来。曾太子巫的曾孙叫曾点，字皙，他就是曾参的父亲，是孔子的早期弟子之一。

曾皙在孔子的学生中属于狂者，即敢说敢为，不拘小节。鲁国执政大夫季武子死时，曾皙曾“依门而歌”。曾子的母亲上官氏是位勤劳善良的妇女，一生织布、操劳家务，对曾子非常慈爱。

曾子著述颇丰，传世有：《曾子十篇》。

曾子上承孔子，下传子思（孔伋），孟子从学于“子思之门人”。儒家中之所谓“孔孟学派”，即伦理学派及人格学派，创之于曾子、孔伋、孟子。但此学派之兴起，则在汉晋以后。

鲁定公七年（前503年），孔子四十九岁。

秋，齐遣国夏伐鲁。

齐将郓、阳关二地归还鲁国，阳虎据为己有。

齐与郑盟于咸，又与卫盟于琐，以与晋国抗衡。

齐伐鲁西鄙。

鲁旱。

阳虎御季桓子、公钦处父御孟懿子与齐人战，平，还。

鲁定公八年（前502年），孔子五十岁。

春，阳虎袭齐，攻阳州，不克。转攻廪丘，鲁军败。齐伐鲁西鄙。

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

又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1]

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作《易传》。《易》以变通为道。孔子本年学术政治思想，乃入一新境界。

鲁旱。

《周易乾凿度》：

仲尼，鲁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曰："子有圣智而无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凤鸟不来，河无图至。呜呼！天命之也。"叹讫而后息志，停读《礼》，止史削。

---

① 或读"易"为《易经》。《乾凿度》："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读，五十究作十翼"。邢昺疏引《汉书·儒林传》："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三传。"

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岁教。若曰："终日而作，思之于古圣，颐师于姬昌，法旦。"作《九问》、《十恶》、《七正》、《八叹》、《上、下辞》、《大道》、《大数》、《大法》、《大义》。

《易》书中为通圣之问，明者以为圣贤矣。孔子曰："吾以观之曰：'仁者见为仁凡之文，智者见为智几之问，圣者见为通神之文。仁者见之为之仁，智者见之为之智。随仁智也。"

《周易乾凿度》：

孔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于东方，位在二月；巽散之于东南，位在四月；离长之于南方，位在五月；坤养之于西南方，位在六月；兑收之于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于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于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终始之于东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气终，则四正四维之分明，生长收藏之道备，阴阳之体定，神明之德通，而万物各以其类成矣，皆《易》之所苞也。至矣哉，《易》之德也。"

《周易乾凿度》：

孔子曰："岁三百六十日而天气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备岁焉。故艮渐正月。乾者，天也，终而为万物始。北方，万物所始也，故乾位在于十月。艮者，止物者也，故在四时之终，位在十二月。巽者，阴始顺阳者也，阳始壮于东南方，故位在四月。坤者，地之道也，形正六月，四维正纪，经纬仲序，度毕矣。"

《周易乾凿度》：

孔子曰："乾坤，阴阳之主也。阳始于亥，形于丑，乾位在西北，阳祖微据始也。阴始于巳，形于未，据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阴之正也。君道倡始，臣道终正，是以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所以明阴阳之职，定君臣之位也。"

《周易乾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则五气变形。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夫万物始出于震，震，东方之卦也，阳气始生，受形之道也，故东方为仁。成于离，离，南方之卦也，阳得正于上，阴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礼之序也，故南方为礼。入于兑，兑，西方之卦也，阴用事而万物得其宜，义之理也，故西方为义。渐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阴气形盛，阴阳气含闭，信之类也，故北方为信。夫四方之义，皆统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维，中央所以绳四方行也，智之决也，故中央为智。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道也。"

《周易乾凿度》：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为上下，象阴阳也。夫阳道统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也。为上篇始者，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终始万物，故以坎离为终。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也。人道之兴，必由夫妇，所以奉承祖宗，为天地主也。故为下篇始者，贵之也，既济未济为最终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

《京氏易传》：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之所出，又圆者径一而开三也。四者，西方之数，西方日

之所入，又方者，径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终天之道，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阴阳也。奇耦之数，取之于乾坤。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离者，阴阳之性命。分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卦象定，吉凶明，得失降，五行分。四象顺则吉，逆则凶，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动。又曰明得失于四序，运机布度，其气转易，主者亦当，则天而行，与时消息，安而不忘亡，将以顺性命之理，极蓍龟之源，重三成六，能事毕矣。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阴阳六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天地若不变易，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以为典要。惟变所适，吉凶共列于位，进退明乎机要，易之变化六爻，不可据以随时所占。"

《周易乾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号也：帝者，天称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号也；大君者，与上行异也；大人者，圣明德备也。变文以著名，题德以别操，王者，天下所归往。《易》曰：'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师者众也。'言有盛德，行中和，顺民心，天下归往之，莫不美命为王也。行师以除民害，赐命以长，世德之盛。天子者，继天理物，改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万民，至尊之号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易》曰：'知临，大君之宜，吉。'临者，大也，阳气在内，中和之盛，应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万民，故言宜处王位，施大化，为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词也。大人者，圣人之在位者也。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又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言德化施行，天地之和，故曰大人。"

《周易乾凿度》：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阳气始通，阴道

执顺，故因此以见汤之嫁妹，能顺天地之道、立教戒之义也，至于归妹。八月卦也，阳气归下，阴气方盛，故复以见汤妹之嫁，以天子贵妹而能自卑，顺从变节而欲承阳者，以执汤之戒。是以因时变一用，见帝乙之道，所以彰汤之美，明阴阳之义也。孔子曰：自成汤至帝乙。帝乙，汤之元孙之孙也。此帝乙，即汤也。殷录质，以生日为名，顺天性也，元孙之孙，外绝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汤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妇，夫妇正，王道兴矣。故曰：《易》之帝乙，为成汤，《书》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吕氏春秋·慎行论·壹行》：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何按，贲者，奔也。）

夏，齐国夏、高张（昭子）率军伐鲁。

晋赵简子救鲁。

十月，阳虎欲削三桓。

公山不狃据费邑以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未行而止。

季氏宰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叔孙辄（叔孙氏庶子）不得志于叔孙氏，因与阳虎共谋，欲废三桓之嫡，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再执季桓子，欲杀之，桓子中途得脱。逃奔孟孙氏。公孙不狃遂据费邑。

程树德说："阳虎与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见，孔子不见；不狃召，欲往，其用心必有异乎？盖弗扰名为畔臣，势不得来见，故欲见，而召不害为响慕之诚。虎不来见，又瞰亡归之豚，其意谲矣。且二人皆欲去三桓者，不狃意张公室，特不知非家臣宜举耳；虎本不在公室，特欲假公室，制大夫为利而已。观异日吴欲伐鲁，不狃止之，虎乃劝齐三加于鲁，则可见夫子不见欲往，殆谓是欤?"其论颇有所见，附识于此。

《世家》：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

子路不悦，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其徒哉？如用我，吾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孟孙氏及孟氏家臣公敛处父攻阳虎。阳虎兵败，奔阳关。

据《左传》记阳虎之乱过程如下：

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在季氏那里都不得志。叔孙辄在叔孙氏那里不受宠信，叔孙志在鲁国不得志，所以这五个人投靠阳虎。阳虎想要除掉三桓，用季寤取替季氏，用叔孙辄取代叔孙氏，自己取代孟氏。

冬十月初一，鲁之大祭日，鲁君依即位先后的次序祭祀先公并且祈祷。初二，在僖公庙里举行禘祭。初三，阳虎策划在蒲辅设享礼招待季氏，而后杀死他，下令召集各都邑里的战车甲士会合于癸巳日。

成邑的家臣公敛处父也接到命令，报告其家主孟孙，说："季氏召集全国战车部队，究竟要干什么?"孟孙说："我不知道。"处父说："一定是要作乱了，您是不是预防一下?"

初三那天阳虎驱车走在前边，林楚为桓子驾车，警卫军官手持铍、盾在两边夹护，阳越走在最后。季桓子突然对林楚说："你的先人都是季氏家里的忠良之臣，你要继承他们。"林楚说："晚了。阳虎执政，鲁国人都顺从他，违背他就是找死，死了也对主人没有好处。"桓子说："怎么会晚？你能带我去孟氏那里吗？"林楚回答说："我并不怕死，只怕这并不能使主人免祸。"桓子说："你试试吧！"

林楚鞭打乘马，到了大街上就飞驰而去。阳越用箭射，没有射中。林楚驱车跑进孟氏在路边修造的别墅。孟氏之徒关上大门，从门缝里用箭射阳越，杀死了他。阳虎劫持鲁定公和武叔而攻打孟氏。公敛处父率领成地车徒从上东门进入，和阳氏在南门里边作战，没有战胜。又在棘下再作战，阳氏战败。

阳虎脱去皮甲到鲁君之宫，拿了宝玉、大弓。他的同伙说："兵恐怕快来了。"阳虎说："鲁国人听到我走了，正在庆幸，哪里有空来追我？"公敛处父请求追赶阳虎，孟孙不答应。公敛处父想要杀死季桓子，孟孙不赞成，就把季桓子送回家去。季寤在季氏的祖庙里向祖宗一一斟酒祭告然后逃走。阳虎进入讙地，据守阳关叛变鲁国。

《左传》：阳虎欲去三桓，以季寤（季孙氏庶子）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已阳虎更孟孙氏。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将享季氏于蒲圃而杀之，召都车，癸巳至。臣成邑宰公敛处父告孟孙曰："季氏戒都车，何故？"孟孙曰："吾弗闻。"处父曰："然则乱也，必及于子，先备诸。"

阳虎前驱，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铍盾夹之，阳越（阳虎从弟）殿，将入蒲圃。

桓子诈谓林楚曰："尔先皆我家之良臣，尔以是继之。"林楚对曰："臣闻命后。阳虎为政，鲁国服焉，违之徵死，死

无益于主。”桓子曰：“后何之有？尔能以我适孟氏乎？”林楚怒焉，及衢而骋。阳越射之，不中。阳虎劫鲁公，以伐孟氏。

公敛处父帅成人入鲁东门，与阳氏战，弗能胜，又战，阳氏败。阳虎脱甲入鲁宫，取宝玉大弓以走。公敛处父欲杀季桓子，孟孙出之。阳虎遂退据灌（今山东宁县）、阳关（泰安东南）以叛。

公山弗扰以费畔，① 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②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③

何按：五十前之孔子，以民为本，以爱民为义，鼓吹尚贤，革命。

五十后之孔子，以尊君为义，主张克己复礼。实际上，孔子与阳虎、公孙不狃的关系是微妙的。在阳虎、公山不狃反对季氏及三桓时，他似乎与阳虎、不狃不仅保持了某种不即不离的关系，甚至是暗中支持他们的。所以，公山不狃召孔子，孔子欲往。

孔子自言：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而不惑，五十而

---

① 公山弗扰，又作公山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费，季氏封邑。《论语集释》引黄氏《论语后案》云：“弗扰召孔子者，时孔子未仕，故得相召。依《左传》，当在定公八年。阳虎执季桓子当在定公五年。崔东壁合两事为一，遂疑圣论之伪，盲人耳。”其说可参。定公八年十月，阳虎叛，不狃亦据费应之。是欲叛也，乃召孔子。第二年阳虎败奔齐，不狃势孤，遂未敢复动。

② 三“之”，第一“之”，动词，去。末，莫。三“之之”，“的那里”。

③ 东周，指周王庭，时在洛阳，故称“东周”。

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姜亮夫言：“孔氏一生治学，经历至为鲜明。‘五十而知天命’以后，为遵守周氏世法时，即‘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义。‘五十而知天命’，‘天命’者，国家命祚之变易是也。此《论语》所谓‘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盖五十而始学《易》。学《易》韦编三绝，而后成者，即知天命之靡常，亦必变则通。则四十以后能通。于是不复梦见周公。”

孔子曰：“燕雀争善处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栋焚，燕雀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及之也，不亦愚乎！为人臣而免于燕雀之智者寡矣。

夫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于一国，区区焉丰乐也，而以危其社稷，其为突近矣，而终不知也，其与燕雀之智不异。

故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

故细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细大贱贵，交相为赞，然后皆得其所乐。”（《吕氏春秋》）

鲁侵齐，齐伐鲁西鄙。

卫叛晋。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孔子五十一岁。

郑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据《庄子》记，本年孔子入沛再见老子。

何按：沛县即今江苏徐州沛县。其地与鲁之中都（今济宁汶上）相邻近。

沛，于春秋时为宋地，后并于楚。老子，殷商老彭族之后，乃宋人也。

《庄子·外篇·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问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

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

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墟，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

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慄，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阙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

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

《庄子·外篇·天地》：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宇。’若是则可谓圣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执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来藉。丘，予告若，而所不能闻，与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众，有形者与无形无状而皆存者，尽无。其动止也，其死生也，其废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

六月，孟氏与季氏联兵共攻阳虎于阳关。

阳虎兵败出走，奔齐，献讙邑等汶阳三田。但齐卿不容阳虎，复去，乃奔晋。

《孟子·滕文公》篇引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阳虎到齐国，请齐国出兵伐鲁。鲍文子以为不可。鲍文子说他“亲富不亲仁”，又说齐侯富于季孙，齐国大于鲁国，正是阳虎所想“倾覆”的。于是齐侯把阳虎囚禁起来，他终竟逃到晋国，投奔赵氏。

《左传》：（阳虎）奔齐，请师以伐鲁。曰：三加，必取之。齐侯将许之。鲍文子谏曰：“鲁未可取也。上下犹和，众庶犹睦，能事大国，而无天灾。若之何取之？阳俗欲勤齐师也。夫阳虎昔有宠于季氏，而将杀季孙，亲富不亲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鲁国，兹阳虎所欲倾覆也。而君又收之，无乃害乎？”

齐侯执禁阳虎，置之西鄙。阳虎逃脱，遂奔晋，赵简之用之。仲尼曰："赵氏其世（继）有乱乎?"

阳虎归晋后，为赵简子之辅。

《韩非子·外储说》："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弑）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

赵简子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子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岁至于霸也。"

郭沫若说："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弑之。"这确实是含有些革命的精神在里面的。这种精神不失为初期儒家的本色，例如孟子也说过这样的话："君有过则谏，反覆而不听则易位"，和这两句阳虎的主张是很相仿佛的。

阳虎既奔齐，自齐奔晋，适赵氏。

孔子闻之，谓子路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子路曰："权不在焉，岂不为乱。"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阳虎亲富而不亲仁，有宠于季孙，又将杀之，不克而奔，求容于齐，齐人囚之，乃亡归晋。是齐鲁二国，已去其疾。赵简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说而从其谋，祸败所终非一世，可知也。"

季桓子拢络孔子，赠粟千锺。

《孔丛子》：季桓子以粟千锺赠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辞，既而以惠门人之无者。子贡进曰："季孙以夫子贫故致果，夫子受之，而以施

人，无乃非季孙之意乎?”子曰：“何?”对曰：“季孙以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锺，所以受而不辞者，为季孙之惠，且以为宠也。夫受人财，不以成富，举季孙之惠于一人，岂若惠数百人哉!”

鲁定公任孔子为中都宰。

(中都，鲁君采食邑，故城在今山东济宁汶上县西。)

“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左》庄二十八年)

何按：鲁经阳虎之乱后，季氏势力增强，鲁君势弱，于是乃援孔子入仕以为相佐。

《家语》：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溃氏，奢侈逾法。鲁之鬻六畜者，饱、饰之以储价。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

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越境而徙。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涂，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

《说苑》：“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

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诸侯则焉。

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

孔子沟而合诸墓焉。

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已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①

何按：关于孔子任中都宰之时间，诸家异说不同，此据《左传》。一说或谓孔子先任司空者，误也。

子曰："为政以德，② 譬如北辰③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④

定公问：⑤"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

① 《世家》记孔子"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清儒已指出，孔子曾为季氏小司空（并见《世家》），并未任鲁司空，所记讹误。

② 为，执也。从事。以，读为有，一音之转。以德：（要）有德。

③ 譬，辟也，比也。《说文》："喻也。"《墨子·小取》："辟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集注》云："北辰，北极，天之枢也。"郑玄："北极谓之北辰。"正义引李巡："北极，天心，居北方，正四时，谓之北辰。"引郭璞："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天中即天心。天体圆，此为最高处，名赤道极"。

秦蕙田《五礼通考》："北极，天之至中。谓之辰者，无星而有其位也。北极正相对为南极，二极之中，古今皆谓之赤道。"

《考工记·日匠人》："夜考诸极星以正朝夕。"

北辰，由于地球自转轴正对天球北极，在地球自转和公转所反映出来的恒星周日和周年视运动中，天球北极是不动的，其他恒星则绕之旋转。我国黄河中、下游流域，约为北纬36度，因之天球北极也高出北方地平线上36度。包慎言："北极者，对南极言之。周洛阳之地，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人地三十六度。中国在赤道北，只见北极。"

孔子所说的北辰，不是指天球北极，而是指北极星。距今四千年前北极星在帝星右枢（天龙座α）附近，由于岁差之故，今移位在勾陈一（小熊座α）。

④ 共：通"拱"。拱，围也。环抱、环绕。《三苍》："所，处也。"《广雅·释诂》："所，居也。"

⑤ 定公，鲁君，名宋。昭公庶弟，继昭公而立，在位十五年（公元前509—前495）。"定"是谥号。

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①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②

子华使于齐，③ 冉子为其母请粟。

子曰："与之釜。"④

请益，曰："与之庾。"⑤

冉子与之粟五秉。⑥ 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⑦

---

① 道，导也。导，领导。导率。齐，整齐。或读为戒，威戒。免，勉也，勉强。

② 《尔雅·释诂》："格，至也。"格，来，至，致，古字通。引申有归服之义。《礼记·缁衣》："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格心"、"遯心"对文，"格"，来也。"遯"即"遁"，去也。

③ 子华，公西华，又名公西赤。孔子弟子。小孔子四十二岁。

④ 冉子，《论语》中，孔子弟子称"子"的仅为曾参、有若、闵子骞和冉有。冉子即冉有。

釜，古量器单位。一釜约六斗四升（约当今日一斗八升八合），可食一月。粟，小米。

⑤ 庾，量器单位，约二斗四升（约当今日四升八合）。

⑥ 秉，量器单位，约十六斛，一百六十斗，五秉则是八十斛。古代以十斗为斛，所以译为八十石。南宋的贾似道改为五斗一斛，一石两斛，沿用到民国初年。周秦的八十斛合今天的十六石。

⑦ 乘肥马，乘车乘。杨伯峻说，"不能解释为'骑肥马'。因为孔子时穿着大袖子宽腰身的衣裳，是不便于骑马的。直到战国时的赵武灵王才改穿少数民族服装，学习少数民族的骑着马射箭，以便利于作战。在所有经书中找不到骑马的文字，只有《曲礼》有'前有车骑'一语，但《曲礼》的成书在战国以后。"

周，后人写作"赒"，救济。继，读为济，增益。

原思为之宰，① 与之粟九百，② 辞。

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③

何按：以上两则殊可注意。孔子作为导师，对其学生赠以粮粟。则诸学生与孔子关系，亦近于后之养士和寄客乎？

与鲁定公问答：

公曰："请问图德何尚？"

子曰："圣，知之华也；知，仁之实也；仁，信之器也；信，义之重也；义，利之本也。委利生孽。"

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辅之，圣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谓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阴阳。阳曰德，阴曰刑。"

公曰："善哉！再闻此矣，阳德何出？"子曰："阳德出礼，礼出刑，刑出虑，虑则节事于近，而扬声于远。"

公曰："善哉！载事何以？"子曰："德以监位，位以充局，局以观功，功以养民，民于此乎上。"

公曰："禄不可后乎？"子曰："食为味，味为气，气为志，发志为言，发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载义而行之，禄不可后也。"

公曰："所谓民与天地相参者，何谓也？"子曰："天道以视，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废一曰失统，恐不长飨国。"

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虽慎敬而勿爱，民亦

---

① 原思，孔子弟子，原宪，字子思。与孔子孙子思同名。宋人，少孔子三十六岁。宰，主事曰宰。孔子为鲁司寇，以原思为家邑宰。（包注）孔子仕鲁，奉粟（年）六万。

② 九百，下无量名。

③ 邻里，邻即连。古编户单位。里，古乡邑单位。五家为连，二十五家为里。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五百家为一党。

如之。执事无贰，五官有差，喜无并爱，卑无加尊，浅无测深，小无招大，此谓榍机。榍机宾荐不蒙。昔舜征荐此道于尧，尧亲用之，不乱上下。”

公曰：“请问民征？”子曰：“无以为也，难行。”

公曰：“愿学之，几必能。”子曰：“贪于味不让，妨于政；愿富不久，妨于政；慕宠假贵，妨于政；治民恶众，妨于政；为父不慈，妨于政；为子不孝，妨于政；大纵耳目，妨于政；好色失志，妨于政；好见小利，妨于政；变从无节，挠弱不立，妨于政；刚毅犯神，妨于政；鬼神过节，妨于政。

幼勿与众，克勿与比，依勿与谋，放勿与游，徽勿与事，臣闻之弗庆，非事君也。君闻之弗用，以乱厥德，臣将庆其简者。

盖人有可知者焉，貌色声众有美焉，必有美质在其中者矣；貌色声众有恶焉，必有恶质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后出也。”子曰：“伯夷建国建政，修国修政。”公曰：“善哉！”

《淮南子·泰族训》孔子曰：“小辩破言，小利破义，小艺破道，小见不达，达必简。河以逶蛇故能远，山以陵迟故能高，阴阳无为故能和，道以优柔故能化。”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孔子五十二岁。

春，齐鲁媾和。齐遂据鲁汶阳之田。

鲁君重用孔子，由中都宰迁为鲁司寇。①

---

①《世家》：“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家语》：“为中都宰，二年，为司空。”按：二说皆误，汉儒桓谭已责之曰诬。鲁之司空乃叔孙氏世职，非孔子可任。

《家语》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拿夫子之不臣。"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氏。

马骕《绎史》曰："诸侯三卿，曰司马、司徒、司空，鲁则三桓世为之。其司寇不在三卿之数，臧孙尝为之矣。且侯国司寇，亦不为大。此云由司空为司冠，是先卿而后大夫矣，进退无据。"《左传》："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家语》云属司空时事，于时亦不合矣！疑孔子为司空非实。"

何按：马说甚是，孔子尝为季氏小司空，未尝为鲁之司空也。

《御览》二百八引《符子》：

鲁侯欲以孔丘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为司徒，而授以鲁政焉。寡人将欲询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与！夫圣人任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相率逃于重邱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之牟！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哉！"一进鲁侯遂

不与三桓谋，而召孔丘为司徒。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①

《周礼》："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孔丘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

"决植"两字上当有夺文，决假为抉，植是户旁柱，相传"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淮南子》)

按：鲁之三卿，本皆三桓世袭之职。叔孙氏世为司马，主武事。孟孙氏世为司空，主典章礼仪及工役。季孙氏世为司徒，摄国相，并主人力财赋。(《左传》)

《韩诗外传》卷八录周天皇册孔子受命词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

《韩诗外传》：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为鲁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将不堪。"公曰："不妄。"

① 《论语·颜渊》。

《吕氏春秋·先识》记，孔子始用于鲁，鲁贵族不满孔子被重用，作歌刺之曰："麛（麑）裘而韠，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忧。"

用三年，男子行乎涂右，女子行乎途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

《礼记·王制》记：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附从轻，赦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邮罚丽于事。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氾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宥）之，然后制刑。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刑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瘖、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道路，男子由右，妇从由左，车从中央。父子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踰。轻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

诸侯世子世国，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

《孔子家语》引此文谓孔子之言。何按：以上应是孔子任司寇时之施政纲领。

孔子为鲁司寇，听狱必师断，“某子以为何若?”某子以为云云。又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曰云云。辩能，然后君子“几当从某子云云乎?”（《说苑》）

《家语》：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者。”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几是。”

《春秋繁露》：孔子为鲁司寇，断狱屯屯，与众共之，不敢自专，是以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荀子·正论》：孔子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孙闻之不悦，曰：“是老也，欺予，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谨诛，贼也；令有时，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书》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予维曰未有顺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陈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

可，尚贤以綦之；若不可，废不能以单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从，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诗》曰：'尹氏太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此之谓也。今之世则不然，乱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则从而制之，是以刑弥繁而邪不胜。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登车焉，何则？陵迟故也。数仞之墙而民不逾也，百仞之山而竖子冯而游焉，陵迟故也。今夫世之陵迟亦久矣，而能使民勿逾乎？《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焉顾之，潸然出涕。'岂不哀哉！《诗》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子曰："伊稽首，不其有来乎？"

《韩诗外传》：鲁有父子讼者，康子欲杀之，孔子曰："可未。杀之是则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讼者闻之，请无讼。康子曰："治民以孝，杀一不义，以谬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听其狱，杀不辜也。故刑其仁义，谨其教道，使民目析焉而见之，使民耳听焉而闻之，使民心助焉而知之，则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言其明也。'卷言顾之，潸焉出涕。'哀其不闻礼教而就刑诛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犹决其牢而发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杀也。昔日，先王使民以礼，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犹无累加卫，而鞭策以御也，欲马之进，则策其后，欲马之退，则策其前，御者以劳，而马亦多伤矣。今犹此也，上忧劳而民多罗刑。"康子避席再拜曰："仆虽不敏，请承此语矣。"孔子退朝，门人子路难曰："父子讼，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则夫子胡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责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诛，贼也，君子为故，避此三者。且《诗》曰：'载色载笑，匪怒伊

教。'" 节文，康子宜为桓子。

孔子请鲁定公诛少正卯。[1]

《荀子·宥坐》：夫少正卿，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先谋之。

《新论》："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同时（讲学）孔子门人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

《刘子》："孔子为鲁司寇，语鲁定公曰："勇而有谋，此乱天下也，君可杀之。" 定公诛少正卯也。"

《史记·孔子世家》：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2]

《尹文子》（圣人）："孔丘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

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先诛，得无失乎?" 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窃盗、奸私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疆记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

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强记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六子者，异世而同心，不可不诛也。

---

① 少正即小正，官名，以官为氏也，名卯。《左传》有"少正"之官名。
② 《史记》系此事于鲁定公十四年，误。

《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

《淮南子·氾论训下》：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

《说苑》（指武）：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东观之下。门人闻之，趋而进，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

子贡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为政，何以先诛之？”

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诛有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辨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于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昔者汤诛蠋沐，太公诛潘址，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此五子未有不诛也。所谓诛之者，非为其昼则攻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矣。”

《刘子》（心隐）：

“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同时。孔子门人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独知圣人之德也。

夫门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圣，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贡曰：“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何以先之？”

子曰：“赐也还，非尔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愉，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词鄙而博，顺非而泽。有此五伪，而乱圣人，以子贡之明而不能见，知人之难也。”

《尚书大传》：子曰："今之听民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杀，君与臣会焉。"

《尚书大传》：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礼然后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无礼而齐之以刑，是以繁也。《书》曰：'伯夷降典礼，折民以刑。'谓有礼然后有刑也。又曰：'兹殷罚有伦。'今也反是，诸侯不同听，每君异法，听无有伦，是故法之难也。"

《后汉书·五行志》：注引《尚书大传》郑注 孔子说《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为政，则王君出政之号也。"

孔子以"礼制"治鲁，鲁国大治。

孔子为鲁司寇，见季康子，康子不悦。（按：当为季桓子）孔子又见之。宰予进曰："昔予也常闻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则弗动，今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而屈节数矣，不可以已乎？"

孔子曰："然，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则将乱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

鲁人闻之曰："圣人将治，何不先自远刑罚，自此之后，国无争者。"孔子谓宰予曰："违山十里，蟪蛄之声，犹在于耳，故政事莫如应之。"

夏，齐侯召鲁君盟会于夹谷。（地在今山东莱芜市钢城区夹谷山谷。）

夏，鲁君命孔子摄鲁国相，随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郏谷。

《楚世家》：（楚昭王十六年）孔子相鲁。

《史记》：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犁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子，其势危齐。"乃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鲁公曰："诺。"

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戏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左传》：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郏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莱夷在今烟台地，黄县东南有莱子城，为莱故邑。襄六年，齐灭莱，迁其族于莱芜。犁弥，《齐世家》作鉏犁。）齐侯从之。

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令鲁士击莱人。）两君合好，而裔（狄）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范文澜："指非夏之地"）不谋夏，夷不乱华（指中华之族），俘不干盟，兵不偪

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

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此句乃命齐司祝临时诵祝之誓词。事先未载于文本也。）

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侯将享公。（此亦孔子临时口授加祝之辞。）

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十年）

杜预云：“相，会议也。”全祖望《经史答问》：“春秋时，所重莫如相。凡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鲁十二君中，自僖而下，其相于君皆三家，则卿也。鲁之卿，非公族不得任。而是时以阳虎诸人之乱，孔丘遂由庶姓俨然充其使，是破格而用之者也。”

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并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从之。至会所，为坛位土阶三等，以遇礼相见，揖让而登。

献酢既毕，齐使莱人以丘鼓噪劫定公。孔子历阶而进，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两君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

齐侯心怍，麾而避之。

有顷，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趋进历阶而上，不尽一等，曰："匹夫荧侮诸侯者，罪应诛，请右司马速刑焉。"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

将盟，齐人加载书曰："齐师出境，而不以兵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齐侯将设享礼，孔子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享而既具是弃礼，若其不具，是用秕粺，用秕粺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

齐侯归，责其群臣曰："鲁以君子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孔子家语》)

《公羊传》：

"颊谷之会，齐侯作侏儒之乐，欲以执定公。孔子曰："匹夫而荧惑于诸侯者诛。"于是诛侏儒，首足异处。齐侯大惧，执节从教。"

《公羊传》齐人曷为来归运、讙、龟阴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达，齐为是来归之。

《穀梁传》：

"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莱人鼓噪

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

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

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

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孔子于颊谷之事见之矣！"

夹谷会后，齐人归还郓邑、讙邑及汶上之田。《史记正义》："鲁筑城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谢城。"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

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①

---

① 《家语·子贡问篇》："孔子为大司寇，国厩焚，子退朝而之火所，乡人有自为火来者则拜之，士一，大夫再。"郑玄注曰："重人贱畜也。退朝者，自鲁之朝来归也。"

皇《疏》：厩，养马之处也。焚，烧也。孔子家养马处被烧也。孔子早上朝，朝竟而退还家也。王弼云：孔子时为鲁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问马者，矫时重马者也。

何按：饲马曰"皂人"、"造人"。皂，槽也。

朋友死，无所归，子曰[1]："于我殡。"[2]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3]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4] 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5]

叔孙氏家臣侯犯据郈邑叛鲁。叔孙围郈不克，后用驷赤谋，逼侯犯出亡，方使叛乱平复。

鲁与郑媾和，始叛晋。自此齐、郑、卫、鲁四国之好开始形成。

晋国内乱，霸业式微，遂失诸侯。

---

① 无所归，死无所归。

② 于，由也，让。殡，停放灵柩叫殡，埋葬也叫殡，这里当指丧葬事务而言。

③ 诸，"之乎"的合音。

④ 《韩非子·外储说》："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曰：'哑！是非君人者之言也'。"

⑤ 苻坚欲伐晋，举朝皆谏，慕容垂曰："陛下神武，断自圣心足矣，何必问外人。"唐高宗欲立武曌，许敬宗曰："田舍翁多收数十斛麦，便欲易妇，况万乘乎。"皆片言而顷刻覆其邦家。

《吴语》："申胥谓吴王曰：'夫不违，乃违也。夫不违，亡之阶也'。"

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五十四岁。

孔子由大司寇而进，摄行国相事。

与鲁君谋堕三都。

鲁旱。

弟子公孙龙生，龙字子石，楚人。公孙龙于孔子死后游学于赵，以辩术知名，或说曾为赵将。①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世家》：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

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

① 或说此公孙龙非名辩士之公孙龙，待考。

文见《淮南子》，《史记》。《说苑》、《论衡》、《白虎通》、《尹问子》、复有《孔子家语》《刘子》等等。转述中又生异说："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说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被诛者少正卯的身份为"鲁大夫乱政者"或"乱政大夫"；孔子杀他的理由又同二人在鲁办学发生竞争问题联系在一起。诛于"东观之下"或"两观之下"。"尸陈于朝三日"有人似乎觉得"七日而诛"未免唐突，于是不提七日。只说孔子当政时期。①

《家语》：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

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付，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

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

① 至南宋，朱熹开始对此提出疑问。他说："若少正卯之事，则予尝窃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吾又安敢轻信其言？"

《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淮南子·道应训》：鲁国之法，鲁人为人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辞，不受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受教顺，可施后世，非独以适身之行也。今国之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金，则不复赎人。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于诸侯矣。"

《淮南子·齐俗训》：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子赣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于论者也。

《说苑·政理》：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于诸侯者，取金于府。子贡赎人于诸侯，而还其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其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则后莫复赎。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矣。"

子路任季氏宰。

子路为季氏宰，季孙问曰："子路可谓大臣欤?"孔子曰："可谓具（巨）臣矣。"

春，孔子言于季氏、孟氏及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以堕三都。

三都：郈邑（叔孙氏邑。今山东东平县西），成邑（孟孙氏邑，今山东宁阳县北。），费邑（季孙氏邑今山东费县。费，读秘）。[①] 季孙、叔孙堕二城。孟孙氏拒之。十二月，鲁君率师围成邑，弗克。[②]

此前，叔孙、季孙之家臣侯犯和南蒯各据其为都叛。于是先毁叔孙氏郈邑（今山东省东平县）、季氏费邑（今山东省费县）。

费宰公山不狃乘鲁都（曲阜）空虚，率费人攻曲阜，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二大夫率部反击，败公山不狃于姑蔑（今山东省泗水县东）。公山不狃逃奔齐国。遂堕费邑。

何按：堕三都的主张由孔子提出，并由子路具体实施。此举有抑私家而强公室的作用，故鲁侯支持；也能防止家臣占据私邑作乱，故三桓也不反对。堕郈较顺利。堕费前夕，公山不狃率费人袭鲁，孔子使门徒发兵打败费人，使堕费得以顺利

---

① 鲁费地有二，一曰费县，二曰山东鱼台西南费亭。

② 孔子堕三都事，《左传》、《公羊传》系之于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则系之于十三年。孔子由大司寇摄国相事，《世家》系于定公十四年，亦误一年。

进行。

堕成，孟氏暗使家臣公敛处父据邑为叛。鲁君亲率兵围成，攻之，不克。三桓改变态度，反对孔子。孔子失去三桓支持，无法在鲁继续任职。不久，子路受谗，也不能再担任季氏宰这一职务。

“曷为帅师堕郈，帅师堕费？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雉者何？五板而堵（都），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公羊》定十二年）①

《东坡志林》：

“季氏将堕费。费大夫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公与三桓入于季氏之宫。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伐之。费人败，公山不狃、叔孙辄奔齐。孔子将堕成，公敛处父据成叛。鲁公命围成，弗克。”

“十有二年春，叔孙州仇帅师堕郈。”

“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

《左传》：“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杨注：三都，鲁三桓之采邑，季孙氏之费，叔孙氏之郈、孟孙氏之成也。此前三都之宰控制三都以凌三家，如南蒯以费叛，季孙甚苦之；侯犯据郈，两次围攻不能克。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

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水经·泗水注》：“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台。今虽崩互夷，犹高数丈。”顾祖禹《方舆

① 小城曰堵，较大曰雉，最大曰城。

纪要》云："季武子台在曲阜城东北五里，旧志云在鲁东门内。"）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

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服虔云："公敛处父，成宰也。"）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

（定公十二年）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何按：

堕三都，乃孔子一生政治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项业绩，但也是其先成功后失败的一个转折点。为何三桓先支持孔子，后复反对之？而竟逐弃之，以至迫其离鲁出走？盖因孔子堕郈邑、费邑后，拆堕其城邑（土围子），以其土地、赋役收归于鲁君、国家，并使子弟（子路、子羔）据而用之。遂大削夺季氏、叔氏之产业。于是孟氏警觉，乃支持公敛处父据成公开为叛。而鲁君亲攻之，竟不能克。三桓结盟，共同转而对付孔子，孔子陷入危境矣！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季孙相鲁，子路为郈令。鲁以五月起众为长沟，当此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子奚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请曰："夫子疾由之为仁义乎？所学于夫子者，仁义也。仁义者，与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汝）知之。女（汝）徒未及也，女（汝）故如是之不知礼也。女（汝）

之飡之，为爱之也。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言未卒，而季孙使者至，让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将夺肥之民邪?”孔子驾而去鲁。

子路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祭，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而不知礼乎!”(《礼记》)

《韩非子·外储说》：

季孙相鲁，子路为郈令。当此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要作城者于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子奚为乃义乎?所学于夫子者，仁义也；仁义者，与天下共其所有而政也，《诗》不云乎：‘乱离斯瘼，爰其适归’，此伤离散以为乱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者也；‘相乱蔑资，曾莫惠我师’，此伤奢移不节以为乱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苏轼论曰：“方是时三桓虽若不悦，然莫能违孔子也。以为孔子用事于鲁，得政与民，三桓畏之欤?”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

"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定公十二年）

《家语》：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堕三都。叔孙不得意于季氏，因费宰公山弗扰率费人以袭鲁。孔子以鲁公与季孙、叔孙、孟孙，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及台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勒士众下伐之，费人北，遂堕三都之城。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堕费后，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

何按：孔子的学派，实际是一个政党，即以尊王攘夷，加强君权抑制世卿权力为目标的国家主义政团。堕三都，是这个政团强君权削私门一次最重要的政治实践，但孔子夺费及后二邑，并未归之公门，而使子弟子贡、子羔为之宰以据之，并有其力、赋。此鲁君亦疑之也。

《晏子春秋·外篇》：

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尤也。今孔子相鲁，若何？"晏子对曰："君其勿尤。彼鲁君，弱主也；孔子，圣相也。君不如阴重孔子，设以相齐，孔子强谏而不听，必骄鲁而有齐，君勿纳也。夫绝于鲁，无主于齐，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鲁之齐，景公不纳，故困于陈蔡间。

齐晏婴卒。

何按：晏氏出莱夷贵族，晏婴是齐景公嫡妻晏（燕）氏之兄弟。

景公有子五人，所使辅者，皆有车百乘，晏子为一焉。公召其辅曰："勉之，将以尔所辅为太子。"晏子以为乱国，拒之。

《韩非子》：淳于人纳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爱之。诸田谋欲废公子阳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贱匹贵，国之害也，置大立少，乱之本也。夫阳生而长，国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贱不陵贵，立子有礼，故孽不乱宗，愿君教荼以礼，而勿陷于邪，导之以义，而勿湛于利，长少行其道，宗孽得其伦。夫阳生敢毋使荼厌粱肉之味，玩金石之声，而有患乎？废长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爱，长少无等，宗孽无别，是设贼树奸之本也，君其图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乐也，以为乐淫则哀，非不知立爱也，以为义失则忧，是故制乐以节，立子以道。若夫恃谗谀以事君者，不足以责信，今君用谗人之谋，听乱夫之言也，废长立少，臣恐后人之有因君之过，以资其邪，废少而立长，以成其利者。君其图之。"

燕/晏氏女生太子。不成而死。国氏、高氏立孺子荼。

公不听晏子言。景公没，田乞伪谦事国氏、高氏。阴与鲍氏合谋，废孺子荼，灭高氏、国氏。

田氏杀君荼，立阳生，杀阳生，立简公。后杀简公，而取齐国。

《晏子春秋·谏下》：晏子使于鲁，比其反也，景公使国人起大台

之役，岁寒不已，冻馁之者乡有焉，国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复事，公乃坐，饮酒乐。晏子曰："君若赐臣，臣请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终，喟然叹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为至此？殆为大台之役夫！寡人将速罢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台，执扑鞭其不务者，曰："吾细人也，皆有盖庐，以辟燥湿，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为？"国人皆曰："晏子助天为虐。"晏子归，未至，而君出令趣罢役，车驰而人趋。仲尼闻之，喟然叹曰："古之善为人臣者，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是以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敢伐其功。当此道者，其晏子是邪！"

《晏子春秋·问下》：梁丘据问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顺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对曰："婴闻之，顺爱不懈，可以使百姓，强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闻之曰："小子识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晏子春秋·杂上》：晏子使鲁，仲尼使门弟子往观。子贡反，报曰："孰谓晏子习于礼乎？夫礼曰：'登阶不历，堂上不趋，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谓晏子习于礼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鲁君，退见仲尼，仲尼曰："夫礼，登阶不历，堂上不趋，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婴闻两楹之间，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来速，是以登阶历堂上趋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闻之，大者不逾闲，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宾客之礼，不计之义，维晏子为能行之。

《韩诗外传》：晏子聘鲁，上堂则趋，授玉则跪。子贡怪之，问孔

子曰："晏子知礼乎？今者晏子来聘鲁，上堂则趋，授玉则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见我，我将问焉。"俄而晏子至，孔子问之，晏子对曰："夫上堂之礼，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趋乎？今君之授币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礼中又有礼。赐，寡使也，何足以识礼也！《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晏子之谓也。

《晏子春秋·外篇上》：仲尼曰："灵公污，晏子事之以整齐；庄公壮，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俭。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细人也。"晏子闻之，见仲尼曰："婴闻君子有讥于婴，是以来见。如婴者，岂能以道食人者哉！婴之宗族待婴而祀其先人者数百家，与齐国之间士待婴而举火者数百家，臣为此仕者也。如臣者，岂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宾客之礼，再拜其辱。反，命门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晏子春秋·谏上》：景公之时，雨雪三日而不霁，公衣狐白之裘，坐堂侧陛。晏子入见，立有间。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对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闻命矣。"乃令出裘发粟与饥寒。令所睹于涂者，无问其乡；所睹于里者，无问其家；循国计数，无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岁。孔子闻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晋平公欲伐齐，使范昭往观焉。

景公觞之，酒酣，范昭曰："愿请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进之于客。"范昭已饮。晏子曰："彻樽，更之。"樽觯具矣，范

昭佯醉，不悦而起舞，谓太师曰："能为我调成周之乐乎？吾为子舞之。"太师曰："冥臣不习。"范昭趋而出。

景公谓晏子曰："晋，大国也，使人来将观吾政也。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为人，非陋而不识礼也，且欲试吾君臣，故绝之也。"景公谓太师曰："子何以不为客调成周之乐乎？"太师对曰："夫成周之乐，天子之乐也，若调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乐，臣故不为也。"

范昭归以告平公曰："齐未可伐也。臣欲试其君而晏子识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师知之。"

仲尼闻之曰："夫不出于樽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乎！可谓折冲矣，而太师其与焉。"

《荀子·大略》：子谓子家驹续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产。子产，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为天子大夫。

《说苑·政理》：齐侯问于晏子曰："为政何患？"对曰："患善恶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对曰："审择左右。左右善，则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恶分。"孔子闻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进善言则善无由入矣。"

《世家》：

"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景公君臣闻鲁重用孔子而国强，惧，乃谋用间逐孔子。

《世家》：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也，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

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

《盐铁论》（备胡）：

孔子仕于鲁，前仕三月及齐平，后仕三月及郑平。务以德，安近而绥远。当此之时，鲁无敌国之谋、邻境之患，强臣变节而忠顺，故季孟、隳其都城。大国畏义而合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世家》：孔子相鲁，齐人患其将霸，欲败其政，乃选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饰而舞容玑，及文马四十驷，以遗鲁君。

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若致膰于大夫，吾犹可以止也。"

桓子既受齐女乐，三日不听国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

《韩非子》（内储说下）：

"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黎且谓景公曰："去仲尼犹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禄高位，遗哀公以女乐，以骄荣其意？

公新乐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谏，谏而不听，必轻绝于鲁。"

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乐二八遗哀公，哀公乐之，果怠于政。仲尼谏，不听，去而之楚"。

子云："好德如好色，诸侯不下渔色。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

故男女授受不亲，御妇人则进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寡妇不夜哭，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以此坊民，民犹淫失而乱于族。”

子云：“昏礼，婿亲迎，见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违也。以此坊民，妇犹有不至者。”

《吕氏春秋》：孔子始用于鲁，鲁人鷖诵之曰：“麛裘而俾，投之无戾，俾之麛裘，投之无邮。”用三年，男子行乎涂右，女子行乎涂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大智之用，固难逾也。

《公羊传》：定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孙，五月不违（仁）。

《晏子春秋》（外篇下）：

“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曰：‘邻国有圣人，敌彼鲁君，弱主也；孔子，圣相也。君不如阴重孔子，设以相齐，孔子强谏而不听，必骄鲁而有齐，君勿纳也。夫绝于鲁，无主于齐，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鲁之齐，景公不纳，故困于陈蔡之间。”

《论语・微子》：“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何按：齐人逐孔子所用此术，原型本于秦穆公之故策也。《秦本纪》记：（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入秦，穆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

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

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

穆公曰：“善。”

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言，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于是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穆公又数使人间邀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齐人归女乐，① 季桓子受之。② 三日不朝，孔子行。

《世家》：齐陈舞乐伎女于鲁南门外。季桓子往观再三，又与鲁君为周道游。非礼。怠政事。违孔子之教。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吾可留。”桓子乃不致燔俎于孔子。孔子遂行。

何按：季氏巧妙利用孔子，借助于孔门弟子之力拔除了阳

---

① 归，馈也。郑玄引作“馈”。馈，赠也。《世家》：孔子行摄相事，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钼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灵公三十八年书“孔子来，禄之如鲁。”卫灵公三十八当鲁定十三。

② 季桓子，鲁相季斯孙，执鲁政。死于哀公三年。鲁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专鲁，而鲁公无民久矣。季氏，权臣也。桓子舍己之权以听孔子，而堕其名都以强公室。今纪纲既定，外侮既却，鲁既治矣，桓子岂甘终于自绌者?

虎、公山不狃、叔孙辄等跋扈家臣的势力，从而主宰了鲁政。此后，三桓均忧虑孔党势力坐大，乃谋划逐除之。

孔门弟子公伯寮叛孔子而归季桓子，谗子路。

孔子病，鲁定公往视。孔子不能起，披朝服而坐，示不废礼。

季桓子命大夫服景伯往视，谓桓子欲杀公伯寮。子曰："我道之行也与，命也。不能行，亦命也。公伯寮其奈我何?"

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于公伯寮，吾犹能肆诸市朝。"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①] 子服景伯以告，[②] 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③]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

---

① 公伯寮，《弟子列传》作"公伯僚"云"字子周"。字子周，或云即申缭。孔子弟子，季氏之家臣。季孙，季桓子，时为鲁国执政。子路为其家臣。

② 愬，同"诉"，此指进谗言。子服景伯，鲁大夫，名服何忌。（孔颖达）孟献子第四世孙，亦为三桓贵族子弟。

③ 市朝，罪人之尸示众，或者于朝廷，或者于市集。

景伯是孟孙之族，"陈其尸曰肆"者，《说文》："肆，极陈也。"《周官·乡士》云："协日刑杀，肆之三日。"《掌戮》云："凡杀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杀于甸师氏者不肆。"是周制杀人有陈尸三日之法。《注》："肆，陈尸也。大夫以上于朝，士于市。"与《论语注》同。《鲁语》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之次，是无隐也。"

如命何!”

何按：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定公十二年孔子行。但《世家》则记：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参以《左传》夹谷之会年表，《世家》纪年误。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

春。孔子出走，止于鲁境“屯邑”。

宿于屯。以待大祭之燔肉。

季氏有意慢侮孔子，不致肉。孔子乃去鲁。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番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已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已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孟子·告子》：“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①

---

① 燔，即厘，又作糟，“祭肉也。”《汉书》（贾传）应邵注：“厘，祭余肉祠还致福。厘，音糟。”徐广注：厘，祭祀福祚也。师古注：精福也。借厘字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汉书疏证》：汉以受胙肉为受厘也。

孔子不脱冕而行。(何按：此当为年终大尝之禘祭也。)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1] 其次辟言。"[2]

子曰："作者七人矣。"[3]

《礼记》："郊之祭也，大报天而立国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孟子·尽心》："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

陆贾《新语》(辨惑)：孔子遭君暗臣乱，众邪在位，政道隔于三家，仁义闭于公门，故作"公陵之歌"，伤无权力于世。

蔡邕《琴操》：季桓子受女乐，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龟山，作《龟山操》，以喻季氏若龟山之蔽鲁也。曰："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4] 季无斧柯，奈龟山何。"

《琴操》：《龟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鲁君闭门不听朝。当此之时，季氏专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

---

① 此言当作于去鲁前。辟，避也。色，读为死也。

② 言，愆，殃也。通。

③ 此句当为错简衍文。王弼强为之说曰："七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也。"郑玄则另举七人，皆附会也！

④ 龟山，在沂蒙山中。《鲁颂》："奄有龟蒙，遂荒大东。""龟山在今费县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龟山东。""蒙山高峰，在东者为东蒙，中央为云蒙，西北为龟蒙。"费县在兖州，东蒙，即东明，音转即句芒。

贤圣斥逐，谗邪满朝。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

鲁有龟山蔽之，辟季氏于龟山，托势位于斧柯。季氏专政，犹龟山蔽鲁也。伤政道之陵迟，闵百姓不得其所，欲诛季氏，而力不能，于是援琴而歌云：

“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①

陆贾《新语·辨惑》：孔子遭君暗臣乱，从邪在位，政道隔于三家，仁义闭于公门，故作“公陵之歌”，伤无权力于世。

《孟子·万章》篇有曰：“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孔子之仕也，……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子路宿于石门。② 晨门曰：③“奚自？”

子路曰：“自孔氏。”④

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子路时为季氏宰。孔子行，子路往会之也。）

---

① 汉蔡邕《琴操》卷上。

② 石门，鲁曲阜城门。《吕氏春秋》：“宋有桐门，鲁有石门。”或言在齐。

③ 晨门，晨司门。《高士传》：“石门守者，鲁人也。仕鲁守石门，主夜开闭。”

④ 《四书辨证》：《礼记大传》，“六世亲属则别为庶姓。”陈氏集说曰：“姓为正姓，氏为庶姓。”孔子本姓“子”，孔为庶姓，故云孔氏。

孔子去鲁。[1] 过蔡（?）[2] 适卫。

《孟子》：孔子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

子适卫，冉有仆。[3]

子曰："庶矣哉！"[4]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5]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6] 三年有成。"

《世家》：孔子遂适卫，住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7]

卫灵公问（子路或浊邹）："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

① 孔子去鲁之年，或说在定公十四年，或说定公十二年（《十二诸侯年表》及《鲁世家》），或说十三年（《卫世家》）。当以本年为是。

② 据《蔡世家》，蔡昭侯十三年，蔡吴共攻楚、吴军入郢。十四年，吴去而楚昭王复国。十六年，楚谋伐蔡。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求救于吴，吴迁蔡于州来（今淮南下蔡县。）

③ 仆，动词，驾御车马。其人则谓之仆夫，《诗·小雅·出车》"仆夫况瘁"可证。仆亦作名词，驾车者，《诗》小雅正月"屡顾尔仆"是也。

④ 庶，诸也，训多。

⑤ 即"富而后教"。孟子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管子》（治国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⑥ 期月，期同"朞"，有些本子即作"朞"，音姬。期月，一年。

⑦ 颜浊邹，又作颜雠由，颜涿聚，乃子路妻兄。卫灵公有宠臣弥子暇，或说其妻与子路妻亦为兄弟。

孔子初入卫住颜雠由家。卫人弥子（暇，即王孙贾）之妻，与子路家妻，兄弟也。颜雠由（浊邹）乃子路妻兄。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住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说苑》）（何按：住，当读助。）

俞樾云："后世误读，自唐已然。《孟子》与《史记》合，可知弥子之妻、子路之妻并颜氏也。"

春，卫侯与齐侯大蒐于比蒲，次于垂葭（齐邑），使师伐晋。

秋，晋国发生内乱。

知、韩、赵、魏四家与范、中行氏相互攻伐，荀寅（中行氏）、士吉射（范氏）奔朝歌以叛。

秋，赵鞅入于晋阳而叛晋君。冬，荀寅、范吉射入据朝歌而叛晋君。赵鞅遂归晋。冬十一月，晋君命荀跞、韩不信、魏曼多攻范氏、中行氏。荀寅、范吉射兵败逃朝歌。韩氏、魏氏替赵鞅说情。十二月，赵鞅归绛邑，盟誓于公宫。

卫灵公襜被以与妇人（南子）游。子贡见公，公曰："卫其亡乎？"对曰："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故亡；成汤、文、武知任其过，故存：卫奚其亡也！"（《说苑》）

子击磬于卫。

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①

曰："有心哉，击磬乎！"

既而曰："鄙哉，硁硁乎！② 莫己知也，斯已③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④

子曰："果哉？末之难矣！"⑤

《乐记》：卫灵公将之晋，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惠之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听。"平公曰："何道出？"师旷曰："师延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

平公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平公曰："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义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

---

① 蒉，筐也。《诗经》："何，任也。"笺："谓担负。"

② 磬，乐器，以石为之。《乐记》："石声硁硁"，"磬也"，像声。

③ 斯，思也。

④ "深则厉，浅则揭"，引自《诗经》（邶风·匏有苦叶）。厉，砺石。《说文》作："石水，履石渡水沙土也。"字又作濿。《论语古训》云："由膝以下为揭，由膝以上为涉，由带以下为厉。"揭，涉也。《尔雅》："揭者，揭衣也"。

⑤ 果，果然。末，无。之，读为知。

也，愿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

平公大喜，起而为师旷寿。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尺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

王孙贾问曰：①“与其媚于②奥，宁媚于灶，③何谓也？”

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④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⑤

---

① 王孙贾，卫之大夫。灵公之宠臣，执兵权。孔曰：“王孙贾，卫大夫。”《白虎通·姓名》：“王者之子称王子。王者之孙称王孙。”《集注》：“王孙贾自周出仕于卫也。卫灵公之臣王孙贾治军旅。”

② 奥，又作隩，西南角曰隩，即隅也。古俗于屋之“奥”处设神位，即先天卦之乾位。孔曰：奥，内也，以喻近臣。灶以喻执政。贾执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皇疏：“时孔子至卫，贾诵此旧语以感孔子，欲令孔子求媚于已，如人之媚灶也。媚，亲顺也。”

③ 灶，灶神，火神，炎帝、祝融也。或曰：“子见南子，子路不悦，盖疑夫子欲因南子以求仕也。然当是时不独子路疑之，王孙贾亦疑之矣。媚奥之讽，殆指南子而言也。奥者，室中深隐之处，以比南子。灶是明处，盖谓借援于吕阃之中，不如求合于朝廷之上耳”。“当灵公之时，政权操于南子、弥子瑕之手，孟子云：‘弥子这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使人告子路曰：‘孔子助我，卫卿可得也’。”《四书稗疏》：“五祀夏祭灶。灶者火之主。”《四书辨证》：“故或云奥、灶乃是一种。”

④ 《春秋繁露》“郊祭篇”：“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祷”者，《说文》云：“告事求福也”。孔曰：“天以喻君也。”

⑤ 陈，通“阵”。军阵。

孔子对曰："俎豆之事,① 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明日遂行。②

问为政之道，曰："足食足兵"，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以不教民从战是谓弃之。"

明日，与孔子语，见飞雁，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将伐公，齐高强曰："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听，遂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韩、魏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辛未，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

初，卫公叔文子朝而请享灵公，退，见史鳅而告之。史鳅曰："子必祸矣！子富而君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许我矣，其若之何？"史鳅曰："无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难，上下同之。戍也骄，其亡乎！富而不骄者

① 俎豆之事，祭祀之礼。俎和豆都是古代盛肉食的器皿，祭祀所用。《一切经音义》五引"字书"："俎，四足小盘也。《说文》：俎，礼俎也。从半肉在且上。且，荐也。从几，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周语》云："郊帝有全烝，王公有房烝，亲戚燕飨有肴烝。"章氏《检论》："周时俎豆具食，汉始有案。"《说文》："豆，古食肉器也。"曰古者，明汉已不用之义。今日本盛食之盘即谓之俎，以木盖碗盛汤施于俎上以进食，犹古俎豆之遗制。我国惟三代时用之，汉以后改用食案。盖三代俱独食，共食之例自汉始也。

② 《左传》文十一年："孔文子之将攻太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甲兵之事，未之闻也。"

鲜，吾唯子之见。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与焉。”及文子卒，卫侯始恶于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将去夫人之党，夫人愬之曰：“戍将为乱。”

卫灵公谓孔子曰：“有语寡人：‘为国家者，谨之于朝堂之上，而国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谓不出于环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说苑·政理》）

卫贵戚公叔文子有子名戍。富而骄。文子死后，戍密谋驱逐南子。南子知之，告于灵公，卫侯遂驱逐公叔戍。公叔戍乃奔蒲邑，据蒲邑（今河南信阳）以叛。

《世家》：“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卫内乱，灵公疑孔子，使公孙余，公（王）孙贾“一出一入”，监视孔子。孔子离卫。此次居卫，未及一年。（十二诸侯年表）

欲去陈国，危于匡邑（今河南长垣县境），又困于蒲邑，未达而返。

《陈杞世家》：“湣公六年（前496年），孔子适陈。”①

① 世家谓孔子去卫入陈，此次孔子欲去陈，但未至而返。

《世家》：将适陈，过匡。[1] 颜高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何按：孔子早年曾逾城垣缺口而入陈）。

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孔子貌似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2] 拘焉五日，乃脱。

颜渊后，孔子曰：吾以女为死矣。颜渊曰：夫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

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去即过蒲。

（何按：孔子所说"文"，当指孔子所藏西周文王及周公所遗之典册。孔子周游，载文于道，故有斯言也。）

《论语》："子畏（危）于匡。"匡人者，匡简子也。匡邑在齐卫边境，旧为伯氏之邑。伯氏，齐大夫也，名偃。匡简子夺其邑。

《庄子·秋水》：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币，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来，吾语汝。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凶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

---

① 匡在今河北省长垣县西南。

② 《左传》定公六年："鲁侵郑，取匡。"当即阳虎所为。崔述《史记探源》谓乃宋司马桓魋嗾使匡人围孔子。

“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

《琴操》：孔子行匡郭外，颜渊举策指匡穿垣曰：“往与阳货正从此人。”国人闻其言，告君曰：“往者阳货今复来。”乃率众围孔子。数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风，击军士偃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圣人，自解也。

《世家》：（孔子）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

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

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月余，孔子自蒲归卫。住卫贤大夫蘧伯玉家。

孔子归卫，卫灵公喜而亲郊迎之，复致孔子粟六万为禄。[1]

卫将伐蒲，公叔戌奔鲁，赵阳奔宋。

---

① 《十二诸侯年表》及《卫世家》书“孔子来，禄之如鲁”在卫灵公三十八年。

蘧伯玉，卫贤大夫。

王嘉《拾遗记》：师涓出于卫灵公时，自造亲曲以代古乐。蘧伯玉反对，师涓遂去卫。蘧伯玉焚其乐器于九达之衢。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闻上客将何之?"蘧伯玉为之轼车。公子皙曰："吾闻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为之财。三者固可得而托耶?"蘧伯玉曰："谨受命!"

蘧伯玉见楚王，使事毕，坐谈语，从容言至于士，楚王曰："何国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说。

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吴，吴受而相之，发兵攻楚，堕平王之墓，伍子胥生于楚而吴善用之；黄生于楚，走之晋，治七十二县，道不拾遗，民不妄得，城郭不闭，国无贼盗，黄生于楚而晋善用之。今者臣之来，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辞言：'上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以三言者，固可得而托身邪?'又不知公子皙将何治也!"

于是楚王发使一驷、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还重于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诗曰："孰将西归，怀之好音。"此之谓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说苑)

蘧伯玉使人于孔0子。① 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②

---

① 蘧伯玉，卫大夫，名瑗。《吕氏春秋》（诗君览）："伯玉，卫大夫庄子参咎之子瑗，谥曰成子。"孔子在卫国之时，曾经住于他家。

② 《庄子》则阳篇说："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或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六十之是或为五十九之非)。"《淮南子》（原道篇）也说："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①

孔子曰：“自娱于隐栝之中，直已而不直人，以善废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群书治要》引《尹子·治学》）

子曰：“直哉，史鱼！② 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君子哉，蘧伯玉！③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④

《史记》：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

---

① 使，当作驶，起驾也。

② 史鱼：卫国大夫，姓史，名鰌，字子鱼。《韩诗外传》卷七记载：史鱼曾多次劝谏卫灵公进用蘧伯玉，贬退弥子瑕，未被接受。史鱼因此感到没有尽职，临终前告诉儿子不要在正堂上为自己治丧。死后，儿子遵嘱治丧。卫灵公得知此事后，贬黜了弥子瑕。史鱼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因此人们赞扬他正直。

③ 黄氏《后案》：“蘧伯玉值献、殇、襄、灵四君之世，吴公子札适卫，称卫多君子，事见《左传》，在襄公初立之时。《淮南子·泰族训》云：“蘧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说苑·奉使篇》言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黯往视之。黯曰：“今蘧伯玉为相，史鰌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其佐多贤矣。”简子按兵而不动耳。

④ 之，去也。动词。

孔子会见南子。

灵公夫人有美人南子，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之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

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之声璆然。

孔子曰："吾向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悦）。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徐广曰：翱翔也。）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入曹。（《世家》）

子见南子，① 子路不说。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② 天厌之！③ 天厌之！"

《吕览·慎大》："孔子道弥子瑕，见厘夫人，因也。"

《盐铁论·论儒》："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暇以见卫夫人，子路不悦。"

《艺文类聚》六十七引《典略》：

孔子返卫，卫夫人南子使人谓之曰："四方君子之来者，必见寡

---

① 南子，卫灵公夫人，受宠于灵公，有淫名，名声不好。

② 矢，誓也。（《尔雅·释言》）否，弗也，违也。违背礼。《世家》本传"否"作"不"，古字通。

③ 厌，压伏，弃灭也。《集注》："弃绝也"。

小君。”孔子不得已见之。夫人在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之声璆然。

何按：孔子见南子，或曰在孔子至卫之初，或曰在孔子出卫复返之后。

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孔子五十六岁。

春，卫再次内乱，太子蒯聩谋杀南子，谋败奔宋，已而之晋从赵氏。卫尽逐其党。

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

太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太子羞之，谓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

夫人见太子，太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

太子奔宋，尽逐其党，故公孟驱出奔郑，自郑奔齐。太子告人曰：“戏阳速祸余。”戏阳速告人曰：“太子则祸余。太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余。若杀夫人，将以余说。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

冉有曰：“夫子为（助）卫君乎？”

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

何按：夷齐兄弟让国出走，孔子赞之“求仁，得仁。”故子贡知其不助卫君父子争位也。为，训助。卫君，卫灵公。卫内乱，孔子不帮助灵公，而认为太子之出走，是求仁得仁。

卫君父子争位，正孔子所谓“父不父，子不子”也。

五月，吴王阖庐伐越，兵败，伤，归卒。其子夫差立。

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槜李。句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去槜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

冬十二月，晋内乱，荀、赵、韩、魏氏败范、中行氏之师及齐人高强之师。又败郑师及范氏之师于百泉。

晋师围朝歌。

秋，鲁君会齐、卫侯于洮。谋救范氏、中行氏，无果而还。

秋，晋军围朝歌。鲁君会齐侯、卫侯，谋伐范氏、中行氏。战于绛中，不克而还。

本年夏，吴伐越。越王勾践败吴军于姑苏（今浙江嘉兴南）。越大夫灵姑浮击伤阖庐，死于陉，葬苏州虎丘。太子夫差继位。

郑子产卒。

冬，夫差伐陈，取三邑。

《左传》：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吴，若何?"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秋八月，吴侵陈，修旧怨也。

吴人入荆，召陈怀公。怀公召国人曰："欲与荆者左，欲与吴者右。逢滑当公而进曰："吴未有福，荆未有福。"公曰："国胜君出，非祸而奚!"对曰："小国有是犹复，而况大国乎？楚虽无德，亦不斩艾其民。吴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荆也。祸之适吴，何日之有!"陈侯之从之。(说苑)

吴王夫差破越，又将伐陈。楚大夫皆惧，曰："昔阖庐能用其众，故破我于柏举。今闻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贰味，处不重席，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亲戚乏困而供之；食熟者半而后食，其所尝者，卒乘必与焉。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今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夫差先自败矣。"

鲁定公十五年（前495年），孔子五十七岁。

春，邾隐公来朝，子贡往观焉。

五月，鲁定公崩，日蚀，鲁哀公（姬将）继位。

楚灭胡。

何按：定公卒于十五年五月。是年春，邾子来朝，执玉高仰。定公执玉卑下。子贡观焉，谓二君皆将死亡。及五月，定公果卒。孔子曰：赐不幸而中。

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

鲁定公死，孔子自卫返鲁，欲奔其丧也。但未获季氏准许。乃作琴乐"陬操"，志思乡之情。

《水经注》：

"夫《琴操》以为孔子临狄水，而歌矣。临济，故狄水也，是济水所经，得其通称也。"

“《琴操》、《猗兰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历聘诸侯，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过隐谷之中，见芗兰独茂，喟然叹曰：

“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

乃止车援琴鼓之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世人闇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

自伤不逢时，托辞于芗兰云。”

《绎史》“孔子类记”：“《琴操》、《猗兰操》，孔子所作也。孔子历聘诸侯，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

幽谷之中，见幽兰独秀，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与众草为伍！”乃止车援琴鼓之，自伤不逢时，託辞于香兰。云：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世人闇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

《古诗源》录《琴操》逸文：

“涸泽而渔，蛟龙不游；覆巢毁卵，凤不翔留；惨予心悲，还辕息陬。”

卫灵公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役，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是以不寒。今民弊补，履决不组。君则不寒矣，民则寒矣。”公曰：“善。”令罢役。左右以谏曰：“君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罢之，福将归于春也，而怨将归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鲁国之匹夫也，而我举之，夫民未有见焉，今将令民以此见之。曰春也有善，

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欲?”灵公之论宛春，可谓知君道矣。君者固无任，而以职受任。工拙，下也；赏罚，法也；奚事哉?（吕）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① 博学而无所成名。”②

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③

原壤夷俟。④

子曰：“幼而不孙弟，⑤ 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以杖叩其胫。⑥

（何按：此二则当在孔子放逐复归鲁时。鲁定公死，孔子归鲁。后复被逐。）

《吕氏春秋·孝行览·必己》孔子行道而息，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马。子贡请往说之，毕辞，野人不听。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请往说之。”因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说，相谓曰：“说亦皆如此其辩也!独如向之人?”解马而与之。

---

① 郑玄：“达巷，党名也。五百家为党。”达巷，通达之乡。贵族区也。《礼记·杂记》有“余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巷党即乡党，即达巷。党，乡之社堂也。疏谓巷党在王畿。此言乃达巷贵族讽刺孔子也。

② 名，命也。教命。

③ 《集注》：“执，专执也”，专擅也，专长也。孔子以自嘲而回击讽刺。

④ 马融注：“原壤，鲁人，孔子故旧也。”原壤，孔子的朋友，放荡不羁。《礼记·檀弓》记其母死，孔子帮助他治丧，他却站在棺材上唱起歌来。孔子只好装做没听见。夷俟，焦循说：“夷肆也。”夷，箕踞。蹲夷，放肆。

⑤ 孙弟，同逊悌。弟，通德。逊，少也。不逊悌，即不逊，不悌。

⑥ 贼，骂语。胫，脚胫。

《淮南子·人间训》孔子行游，马失，食农夫之稼，野人怒，取马而系之。子贡往说之，卑辞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过也。"乃使马圉往说之。至见野人曰："予耕于东海，至于西海，吾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马而与之。

《论衡·自然》宋人或刻木为楮叶，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

《礼·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马死，埋之以帷。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礼·檀弓》)

阙党童子将命。①

---

① 马融注"将命"为"传宾主之语"，解为"就命"或"持命"。谬。命，命名也。命名礼即上古之成年礼。古贵族少年十五束发而有命字之礼。

顾炎武《日知录》引《水经注》："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故名阙里。""《史记》鲁世家'炀公筑茅阙门'，盖阙门之下，其里即名阙里，夫子之宅在焉。亦谓之阙党。"《荀子·儒效篇》记孔子"居于阙党"，阙党为孔子居地名。

党，皇侃疏："五百家为一党"。

此则与上则当在同时。

或问之曰："益者与?"

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孔子复被逐，遂去鲁。

《庄子·让王》："孔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困于陈蔡。"

佛肸为中牟宰，叛晋，以中牟并入于卫。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阻之。

蒙文通谓：这是孔子吊民伐罪的思想。阳虎、佛肸、田常，都是当时代表庶子下层士族反叛的人物。孔子讥世卿，故并不反对之。

宋时，严松曾问陆梭山："孟子说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的答覆是"得天位"。严松又问："岂教之篡夺乎?"梭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陆象山叹息说道："旷古以来，无此议论。"

《世家》："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①

（中牟，地在今河南鹤壁西。）

---

① 晋定公二十二年（—490），赵简子伐卫，围中牟，未克。至鲁哀公20年（—475），赵简子卒，赵襄子立。"既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攻中牟，中牟降。"（《韩诗外传》卷六）

“佛肸召，子欲往。

子路曰：‘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夕谷往，如之何？’

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

孔子行，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

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人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欲入晋，往见赵简子（鞅），到黄河边，受阻未济。

《新序》赵简子欲专天下，谓其相曰：“赵有犊牛，晋有铎鸣，鲁有孔丘，吾杀三人者，天下可王也。”于是乃召犊牛、铎鸣而问政焉，已而杀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鲁，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语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杀之。”孔子至，使者致命，进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叹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济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趋而进曰：“何谓也？”孔子曰：“夫犊牛、铎鸣，晋国

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意之时，须而后从政，及其得意也杀之。黄龙不反于涸泽，凤凰不离其尉罗，故刳胎焚林，则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竭泽而渔，则蛟龙不见，鸟兽之于不仁，犹知避，况丘乎？故虎啸而谷风起，龙兴而景云见，击庭钟于外，而黄钟应于内。夫物类之相感，精神之相应，若响之应声，影之象形。故君子违伤其类者。今彼已杀吾类矣，何为之此乎？"于是遂回车不度而还。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赵襄子攻翟而胜之，尤人、终人使者来谒之。襄子方将食，而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忧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积，今一朝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当为赵简子）

《水经注》孔子适赵，临河不济，叹而作歌曰："秋风衍兮风扬波，舟楫颠倒更相加，归来归来胡为斯！"

《庄子·外篇·达生》：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

（龙门武壶口，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大夫游之。孔子从而问季，曰："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

《大戴礼记·劝学》子贡曰："君子见大川必观，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与之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庳下，倨句皆循其理，似义；其赴百仞之豁不疑，似勇；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弱约危通，似察；受恶不让，似真；苞里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厉；折必以东西，似意。是以见大川必观焉。"

孔子自卫将入晋，至河，闻赵简子杀窦鸣犊及舜华，乃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

子贡移而进曰："敢问何谓也？"

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二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杀之。丘闻之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其郊；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处其渊；覆巢破卵，则凰凰不翔其邑。何则？君子违伤其类者也。

鸟兽之于不义，尚知避之，况于人乎。"遂还息于邹，作盘琴以哀之。

《孔丛子》：赵简子使聘夫子，夫子将至焉，及河，闻鸣犊与窦犨之见杀也。回舆而旋之卫，至聚，遂为操曰："周道衰微，礼乐陵迟，文、武既坠，吾将焉归？周游天下，靡邦可依。凤鸟不识，珍宝枭鸱，眷然顾之，惨然心悲。巾车命驾，将适唐都，黄河洋洋，攸攸之鱼。临津不济，还辕息聚，伤予道穷，哀彼无辜。翱翔于卫，复我旧

庐，从吾所好，其乐只且。”

《说苑》：“赵襄子谓仲尼曰：“先生委质以见人主，七十君矣，而无所不通识，世无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对。异日，襄子见子路，曰：“尝问先生以道，先生不对。知而不对，则隐也，隐则安得为仁？若信不知，安得为圣？”子路曰：“建天下之鸣钟而撞之以梃，岂能发其声乎哉？君问先生无乃犹以梃撞乎？”然，赵襄子与孔子非同时代之人，当为赵简子。

时阳虎在晋。

《韩诗外传》：孔子行，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简子）带甲以围孔子舍。子路愠怒，奋戟将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义之寡裕也？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讲，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阳虎而以我为阳虎，则非近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

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围罢。”①

鲁哀公元年（前494年丁未），孔子年五十八岁。

孔子在鲁晋卫边境。

吴王夫差破越，虏勾践。

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槜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盾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为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襄四年传：寒浞（韩浞/韩流）杀羿，因其室而生

① 或说此简子为匡简子，不确。

浇，处浇于过。《夏本纪》称禹分封，始用国为姓，有斟寻氏、斟戈氏。《地理志》注引《纪年》云“相居斟灌。”）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为仍牧正。期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处其害。

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族。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复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

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不蛮吏，而长寇雠，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听，伍员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入越。越王勾践保守会稽，请和。夫差不听伍子胥劝谏，与越媾和而还。

吴伐越，得大骨（防风氏。何按：防风，当读为“庞凤”，似即翼龙，有翼恐龙或恐鸟之化石），吴使专使邀孔子。孔子答，博物多知。吴使盛称孔子“善哉，圣人也！”

《世家》：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

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厘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焦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孔子入吴。

马骕《绎史》：夫差闻孔子至吴，微服观之。有人伤孔子之指，王怒，欲诛之，子胥谏而止。

唐陆广《吴地记》之谓孔子曾至太湖（古名洞庭）洞庭室，有素书，从不识，孔子曰：“此夏禹之书，言大道也。”

《尚书·大传》：子曰：“吴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胜，由无礼也。中国之教，内外有分，男女不同椸枷，不同巾栉。其刑重而胜，由有礼也。语曰：‘夏后不杀不刑，罚有罪而民不轻犯，死罚二千鐉。’”

《灵宝要略》：吴王阖闾出游包山，见一人自言姓山名隐居，阖闾扣之，乃入洞庭取素书一卷呈阖闾，其文不可识，令人齐之间孔子，孔子曰：“丘闻童谣曰：‘吴王出游观震湖，龙威丈人山隐居，北上包山入云墟，乃入洞庭窃禹书；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长传百六初，若强取出丧国庐。’阖闾乃尊事之。”

《震泽编》卷二《古足迹》：

昔阖闾使灵威丈人入洞，秉烛，书夜行，七十日不穷而返。启王曰：“初入洞口，甚隘，伛偻而入给数里，忽遇一石室，高可圬丈尝垂津液，内有石床枕研石几，上有素书三卷，持回。”上于阖闾，不

识。使人问于孔子，孔子曰："此禹石函文并神圣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入，经二十日。云："不似前也。唯上闻风浪声，又有异虫挠人、扑火，石燕、蝙蝠大如鸟。前去不得，穴中高处照不见颠，多人马迹。"昔禹治水，过会稽，梦人衣玄缟。告云："治水法在山北钿函中，并不死方。禹得之，藏于包山石室，灵威丈人所得是也。"

《御览》引《吴地记》：包山在县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深远世莫能测。吴王使灵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尽。因得玉叶，上刻《灵宝》二卷，使未。孔子云："禹之书也。"

《抱朴子·内篇·辨问》：

吴王伐越以治宫室，而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简之书，不能读之，使使者持以问仲尼，而欺仲尼曰："吴王闲居，有赤雀衔书以置殿上，不知其义，故远谘呈。"仲尼以视之，曰："此乃《灵宝》之方，长生之法，禹之所服，隐在水邦，年齐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将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衔之，殆天授也。"

秋，齐卫联军伐晋。（卫孔圉、鲜虞人伐晋，取棘蒲。）

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孔子去吴，入曹。

楚围蔡，克之。

刘、卫为救范、中行氏，于夏、秋两次伐晋。冬十一月，晋赵鞅伐朝歌，讨范、中行氏。

鲁哀公二年（前493年），孔子年五十九岁。

春，鲁攻邾。

夏，卫灵公卒。卫国诸王子争位，内乱。

（卫灵公四十二年春）灵公游于郊，幼子子南（名郢）仆御。灵公曰："我将立南子为后。"

夏，灵公卒。南子欲立公子南，卫人不从，乃立蒯聩之子公子辄。是为卫出公。

六月乙酉，赵鞅命阳虎送卫太子蒯聩入卫之戚邑。遂据之。

《左传》：阳虎使太子絻，伪自卫迎太子者，哭而入卫，遂居（戚邑）焉。卫人遣石曼姑帅师拒之。齐亦出兵助卫君，围蒯聩于戚。卫乱。①

晋中行寅，范吉射据朝歌叛，齐、郑助之。齐田氏输范氏粟。赵简子与之战，御于戚，蒯聩为简子御，简子伤，仆于东中。

何按：戚邑

戚，斧戚也，《说文》："戚，戉也。"戚上古为王权之象征。戚邑所在地今河南濮阳，古称帝丘，乃颛顼氏帝都所在之故地。濮阳戚邑之东北另有古城称"干"邑。干，盾也。干、

① 详《史记·卫康叔世家》及《孔子世家》。

戚者，斧盾之象征，乃帝丘之拱卫。邑临黄河、濮水（济水支流），为上古进入东原之枢纽地。清儒顾栋高论其地曰：“地据中国（中原）之要，不独卫之要地，亦晋、郑、吴、楚之孔道。”

《左传》记东周时诸侯曾在戚邑六次会盟。

（今河南濮阳市境内有戚邑旧城。）戚邑卫武公之孙耳始建邑，为采邑。又称“孔悝城”，乃卫灵公外孙孔悝之采邑。子路后来即死于此地。

据《左传》记述：

起初，卫灵公在郊外游玩，公子郢为他驾车。卫灵公说：“我没有嫡子，打算立你做继承人。”公子郢不回答。过些时候又对他那么说，公子郢回答说：“郢不足以有辱国家，您还是改变主意为好。君夫人在堂上，卿、大夫、士在下边，（您没有和他们商量），我听从了只能是有辱您的命令。”

夏，卫灵公死。夫人说：“命令公子郢做太子，这是国君的命令。”公子郢回答说：“郢和别的儿子不一样，而且我伺侯国君到死，如果有这话，郢一定会听到。而且还有逃亡者的儿子辄在那里。”于是就立了辄。

六月十七日，晋国的赵鞅把卫国的太子送回戚地。夜里迷了路，阳虎说：“右边到黄河再渡河往南，一定就到了。”让太子脱帽，八个人穿着丧服，假装是从卫国前来迎接的样子，告诉守门人，号哭着进城，就在那里住了下来。

秋八月，齐国人给范氏运送粮食，郑国的子姚、子般押送。士吉射迎接他们，赵鞅抵御他们，在戚地相遇。阳虎说：“我们的车子少，把大将的旗帜插在车上和子姚、子般的战车先行对阵，子姚、子般从

后面跟上来，他们看到我的面貌，必然有恐惧之心，在那时候会合战斗，一定可以把他们打得大败。”赵鞅听从了。占卜战争的吉凶，龟甲烤焦。乐丁说：“《诗》说：‘先行谋划，于是占卜。’谋划一致，相信过去的卜兆就行了。”赵鞅起誓说：“范氏、中行氏违背天命，斩杀百姓，想要在晋国专权而灭亡国君。我们国君依仗着郑国保护自己。现在郑国无道，抛弃国君帮助臣下，我们几个人顺从天命，服从君令，推行德义，消除耻辱，就在这一回了。战胜敌人的，上大夫得到县，下大夫得到郡，士得到十万亩土田，庶人工商做官，奴隶获得自由。志父如果战胜敌人而免于罪过，就请国君加以考虑。如果战败有罪，就用绞刑把我诛戮，死后用三寸厚的桐木棺，不要再有衬版和外郭，用没有装饰的车马装运棺材，不要葬进本族的墓园中，这是按照下卿的地位所作的处罚。”

八月初七日，将要作战，邮无恤为赵鞅驾御战车，卫国的太子坐车右。登上铁丘，远望郑军人数从多，太子害怕，自己跳到车下。邮无恤把带子递给太子而让他上车，说：“你像个女人。”赵鞅巡视队伍，说：“毕万是个普通人，七次战斗都俘获敌人，后来有了四百匹马，在家里善终。诸位努力吧！未必就死在敌人手里。”繁羽为赵罗驾御战车，宋勇做车右。赵罗胆小，别人用绳子把他捆在车上。军吏询问原因，御者回答说：“虐疾发作趴下了。”卫国的太子祷告说：“远孙蒯耻谨敢报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搅乱常道，晋午处在危难之中，不能平定祸乱，派鞅前来讨伐。蒯聩不敢放纵安逸，居于持矛作战的行列里，谨敢祈祷保佑不要断筋，不要折骨，不要伤脸，以成就大事，不给三位祖先带来羞辱。死生的命运不敢请求，佩玉不敢爱惜。”

郑国人敲击赵鞅击中肩膀，赵鞅倒在车里，郑国人俘获了他的逢旗。太子用戈救援赵鞅。郑军败逃，俘虏了温大夫赵罗。太子再次进

攻，郑军大败，俘获了一千车齐国的粮食。赵鞅高兴地说："行了。"传叟说："虽然打败了郑国，还有知氏在那里，忧患还不能消除呢！"

起初，周朝人给范氏土田，公孙龙为范氏收税，赵氏逮住了他献给赵鞅。军吏请求把他杀了。赵鞅说："他是为了主人，有什么罪？"阻止了军吏并且给了公孙龙土田。等到铁地这一战，公孙龙带领部下五百人夜里进攻郑军，在子姚的帐幕下取得了逢旗，献上，说："请以此报答主人的恩德。"前锋部队大多战死，赵鞅说："对小国也不能小看。"战斗结束，赵鞅说："我伏在弓袋上吐血，但鼓声不衰，今天我的功劳最大。"太子说："我在车上救了您，在下边追赶敌人，我是车右中功劳最大的。"邮无恤说："我骖马的两根肚带快要断了，我还能控制它，我是御者中功劳最大的。"他又驾车装上小木材，两根肚带就全断了。

孔子论卫灵公：

《说苑·尊贤》：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时，君子谁贤？"

对曰："卫灵公。"公曰："吾闻之，其闺门之内，姑姊妹无别。"对曰："臣观于朝廷，未观于堂陛之间也。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国，其信足以守之，而灵公爱之。又有士曰王林，国有贤人，必进而任之，无不达也，不能达，退而与分其禄，而灵公尊之。又有士曰庆足，国有大事，则进而治之，无不济也，而灵公说之。史鳅去卫，灵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鳅之入也而后入。臣是以知其贤也。"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① 孔子

① 俞樾《群经平议》云："奚而犹奚为也。"何按：奚，何也。古字通。

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①

齐国向范氏输送粮食，由郑国军队护送。晋赵鞅与郑师战于铁。

战前，赵鞅发布"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等多项奖励政策，以鼓励克敌制胜者。郑师败绩。

蔡国迫于楚国压力，迁国于州来。

《世家》："孔子去曹，适宋。"

卫内乱，孔子离卫去陈。途经曹、宋。

孔子在宋国停留了一段时间，会见了宋景公。由于孔子对宋司马桓魋有所批评，遭桓魋加害。故孔子等人微服潜行，逃出宋国，并改道西行，逃出宋国，奔赴郑国。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

① 仲叔圉，就是孔文子。祝鮀、王孙贾，皆一时贤能者。

《家语》：仲尼见宋君，宋君问仲尼曰："吾欲长有国，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众，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当时，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为之奈何？"仲尼对曰："千乘之君，万乘之主，问于丘者多矣，未尝有如主君问丘之术也。然而尽可得也。丘闻之，两君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之得；毋杀不辜，毋释罪人，则民不惑；益士禄赏，则竭其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尚贤使能，则官府治。"宋君曰："岂有不然哉！"（说苑）①

"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易）服去。"

在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微（易）服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②

孔子之宋，匡人以甲士围之。子路怒，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恶有修仁义而不免世俗之恶者乎？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为咎者，则非丘之罪也。命之夫。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

---

① 《孔子家语》引此作宋，《说苑》作梁。春秋无梁（魏），当以宋为是。

② 桓魋，宋桓公之后，名黎。此事常与孔子危困于匡相混淆。《史记》记此为哀公三年，晚一年。《宋世家》记为宋景公二十五年（—492）。《集解》引徐广曰："哀公三年，孔子过宋。"亦晚一年，人宋当在襄二年。（钱穆）

孔子之宋，匡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之舍。子路怒，奋战将下。孔子止之曰："何仁义之不免俗也！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修也，是丘之过也。若似阳虎，则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甲士罢。(《说苑》)

鲁哀公三年（前492年），孔子年六十岁。

孔子去宋。

六月十一日，晋赵鞅伐周，为苌弘也。周人杀苌弘。

三年春，齐、卫围戚。戚求救于中山。

孔子自宋适郑，与弟子相失。郑人嘲之。"惶惶如丧家之犬"。

《韩诗外传》孔子出卫之东门，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车避，有人将来，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车避，有圣人将来。"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视之五十步，从而望之五十步，顾子贡曰："是何为者也？"子贡曰："赐之师也，所谓鲁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鲁孔丘欤？吾固闻之！"子贡曰："赐之师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从前视之，盎盎乎，似有土者，从后视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圣者也。"子贡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恶，葭喙而不藉，远而望之，羸乎若丧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无所辞，独辞丧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贡曰："汙面而不恶，葭喙而不藉，赐以知之矣。不知丧家狗，何足辞也？"

子曰："赐，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上无明王，下无贤主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

《世家》：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外。郑人或谓子贡曰："有人，其颡似尧，其项似皋繇，其肩似子产，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累累然如丧家之狗。"

子贡以实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① 乘殷之辂，② 服周之冕。③ 乐则《韶》、《舞》。④

① 夏之时：时，指历法。何按：古历有三正之说。正，政也。即今言历法也。上古以制订历法为正，称历法与农事为"小政"。夏历，实际是十月历法。以周历之十一月冬至为正月，以夏至为七月。十二月称岁终，十三月（一月）称正岁。然后依次为二月、三月至十月为一年。即以冬至所在月为子月，其下顺次为丑月、寅月等等。三代历法不同，在于各有不同的春正月。夏历亦有古夏历与新夏历之不同。孔子主用之夏历，乃改良之新夏历也。今人误解古之三正，以为周以子月为正月，殷以丑月为正月，夏以寅月为正月。此说始于宋儒之误解。其说殊谬，概无可据。孔子时代，正朔虽用周历，但民间则早用改良之夏历。孔子主张因俗变时，故言"行夏之时"。

② 乘殷之辂：辂音路。商车称"辂"。汉祭天用之，称"桑根车"。《左传·桓公二年》："大辂、越席，昭其俭也"。周制有五辂，玉、金、象、革、木，并多文饰，其中木辂最质朴。殷之辂也是木辂，孔子崇尚质朴，所以主张"乘殷之辂"。

③ 服周之冕：冕，指礼帽。周代礼帽较前代华贵精致，孔子追求美，赞美禹"致美乎黻冕"。

④ 《韶》、《舞》：《韶》，是舜时的音乐；"舞"，即"大武"，传说是周武王的音乐。

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①

《孟子·万章》："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阨。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②

（何按：据此，孔子出鲁、卫、宋，入陈。）

孔子遂适陈，住陈司城贞子家。③

《孔丛子》：陈惠公大城，因起凌阳之台，未终，而坐法死者数十人，又执三监吏。夫子适陈闻之，见陈侯，与俱登台而观焉，夫子曰："美哉斯台！自古圣王之为城台，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陈侯默而退，遂窃赦所执吏。既而见夫子，问曰："昔周作灵台，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兴，附者六州，六州之众，各以子道来，故区区之台，未及期日而已成矣，钉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众，能立大大之功，唯君尔。"

《鲁语》：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

① 殆，歹也。《乐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五经异义》："《鲁论》说，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白虎通·礼乐篇》："乐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远郑声也。孔子曰'郑声淫'何？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四书稗疏》："按郑之为国，在雍州之域，今汉中之南郊。卫居沫上，滨河沃衍，有纣之遗风，是故桑间、濮上靡靡之音以作。"《丹铅总录》："淫者，过也。水过于平曰淫水，雨过于节曰淫雨，声过于乐曰淫声，谓郑作乐之声淫，非谓《郑诗》皆淫也。"

② 《陈世家》时陈侯名越。司城，官名，即司空也。

③ 孔子在本年自卫入陈。居陈三岁，至前490年去陈。

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

《说苑·辨物》：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长尺而咫。陈侯使问孔子，孔子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思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长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故铭其栝曰：‘肃慎氏贡楛矢。’以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别姓以远方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矢。”试求之故府，果得焉。

《韩诗外传》：子路与巫马期薪于韫丘之下，陈之富人有处师氏者，脂车百乘，觞于韫丘之上。子路与巫马期曰：“使子无忘子之所知，亦无进子之所能，得此富，终身无复见夫子，子为之乎？”巫马期喟然仰天而叹，䦆然投镰于地，曰：“吾尝闻之夫子：‘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沟壑。’子不知予与？试予与？意者其志与？”子路心惭，故负薪先归。孔子曰：“由，来！何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与巫马期薪于韫丘之下，陈之富人有处师氏者，脂车百乘，觞于韫丘之上。由谓巫马期曰：‘使子无忘子之所知，亦无进子之所能，得此富，终身无复见夫子，子为之乎？’巫马期喟然仰天而叹，䦆然投镰于地，曰：‘吾尝闻之夫子，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沟壑。子不知予与？试予与？意者其志与？’由也心惭，故先负薪归。”孔子援琴而

弹。《诗》曰："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愿者。

《韩诗外传》：孔子曰："士有五：有势尊贵者，有家富厚者，有资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势尊贵者，不以爱民行义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资勇悍者，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陵私斗。心智惠者，不以端计数，而反以事奸饰诈。貌美好者，不以统朝莅民，而反以蛊奸从欲。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质者也。"

《韩诗外传》：孔子见客。客去，颜渊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颡兮其口，仁则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颜渊蹙然变色，曰："良玉度尺，虽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虽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莹。夫形体也色心也，闵闵乎其薄也。苟有温良在中，则眉睫著之矣。瑕疵在中，则眉睫不能匿之。"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1] 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

---

①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孔子此说似有所指。

《管子·乘马篇》："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曰伯。"《吕氏春秋·先已篇》："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义则人善矣，乐备君道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于无为。无为之道曰胜天。"高诱注："天无为而化，君能无为而治，民以为胜于天"。《汉书·董仲舒传》：对策曰："尧在位七十载，迺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

已矣。"①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对曰："然，非与？"

曰："非也，予一以贯之。"②

夏五月，鲁桓、厘宗庙火灾。

南宫敬叔救火。

孔子在陈，闻鲁都火，曰："灾必及于桓、厘之庙乎？"已而果然。《左传》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庙灾。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俟于宫。（杜注：敬叔，孔子弟子南宫阅，周人。司周书典籍之官。俞樾说周人即畴人。）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左传》

何按：此传说有不同之异说。《说苑》：孔子与齐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来，言周庙燔。"齐景公出，问曰："何庙也？"孔子曰："是釐王庙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诗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与人，必报有德。'祸亦如之。夫釐王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宫室与马奢移，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庙。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无乃绝乎？故殃其庙，以章其过也。"左右入报曰："周釐王庙也。"景公大惊，起再拜曰："善哉！圣人之智，岂不大乎！"

---

① 《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② 贯：统贯。

何按：《绎史》所记乃《左传》记事之讹也。

秋，鲁执政季桓子病，辇而视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乎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

桓子死，康子伐（肥）立。

（孔子一生，遇季氏四代，曰：武子、平子、桓子、康子。）

《世家》：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

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

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

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

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

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冉求即去。

《鲁语》：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康子往焉，为门与之言，皆不逾阈。祭悼子，康子与焉，胙不受，彻俎不宴，宗不具不绎，绎不尽饫则退。仲尼闻之，以为别于男女之礼矣。

《国语·鲁语》：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闻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恶其以好内闻也。二三妇之辱共先者祀，请无瘠色，无洵涕，无掐膺，无忧容，有降服，无加

服，从礼而静，是昭吾子也。”仲尼闻之曰：“女知莫若妇，男知莫若夫。公父氏之妇，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

《国语·鲁语》：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闻之曰：“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爱而无私，上下有章。”

（仲尼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不淫矣。”）

冉求归鲁。

《冉求传》：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

季康子问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复问：“子路仁乎？”孔子对曰：“如求。”

求问曰：“闻斯行诸？”子曰：“行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子华怪之，“敢问问同而答异？”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左传》记：

秋，季孙有病，说：“如果南孺子生下的孩子是男孩，就把我的话报告国君、大夫而立这个孩子为继承人；如果是个女孩，那么立肥就可以了。”

季孙死，康子肥即位。安葬刚刚完毕，康子正在朝廷上。

南氏生了男孩，家臣正常把男孩装上车去到朝廷上，报告说：“他老人家有遗言，命令他的贱臣说：‘南氏生了男孩，就报告国君和大夫而立他为继承人。’现在继承人生下来了，谨此报告。”康子请求

退位，哀公派公刘去视察，有人却已经把婴儿杀了。于是就讨伐凶手。召见正常，正常逃亡到卫国去。

鲁哀公四年（前491年），孔子年六十一岁。

孔子居陈。

《世家》："孔子居陈三岁。"

《世家》：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①去陈。

子在陈，② 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③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④

子曰："伯夷、叔齐⑤不念旧恶，⑥ 怨是用希。"⑦

---

① 《世家》：此段下有错简，年事舛乱，不足据也。

② 陈，国名，姓妫。周武王灭殷以后，舜的后代叫妫满的封于陈。春秋时拥有现在河南开封以东，安徽亳县以北一带地方。都于宛丘，即今天的河南淮阳县。

《集释》引《四书释地》补："孔子在陈凡二次，一居于鲁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于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

③ 孔子之学团实际是当时一种政党。狂简，又作狂狷。

④ 不知所以裁之：《孔子世家》作"吾不知所以裁之"。"裁"，剪裁。《集注》："裁，割正也。"

⑤ 伯夷、叔齐，孤竹君两子，异母。父死，互相让位，都逃到周文王那里。周武王起兵伐商，他们拦住车马劝阻。周朝统一天下，他们以吃周朝的粮俸为耻，饿死于首阳山。皇疏："孤竹之田，殷汤所封。父姓墨台。"

⑥ 旧恶：《四书改错》："此恶字即是怨字。旧恶即夙怨也"。

⑦ 希：少也。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

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檀弓》）

据《史记》集解及索隐：孔子六十一岁，颜回死。[1]

楚迁蔡遗民于负函。

赵鞅围邯郸，邯郸降，荀寅奔鲜虞。齐伐晋，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

鲁哀公五年（前490年），孔子年六十二岁。

晋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至此，晋国的赵、范之争以范、中行氏败亡而告终。

孔子自陈迁蔡。

蔡昭侯二十八年（—496），蔡国政变。蔡昭侯为大夫令贼利（公孙翩）射杀。蔡无君，诸大夫共治之。

---

① 诸家说不一。王肃《孔子家语》谓颜回死，鲁定公吊之，则死期更早，不足为信。

《论语隐义》（《绎史》引）：孔子之蔡，舍于客舍，夜有盗孔子一屐去。孔子遂置另屐于受盗家。

晋出兵伐卫，围中牟。

夏，晋赵鞅帅师伐卫，遂围中牟。（江永《考实》云：中牟尝属晋赵氏，此时属卫，岂国佛肸之叛而中牟遂属卫欤?）

秋，九月癸酉（廿四日），齐侯杵臼（齐景公）卒。遗命立晏孺子名"荼"。（何按：母曰鬻姒，晏姓。）而逐诸公子于莱。（今山东烟台黄县东南之莱山）。

冬十月，齐内乱，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

景公宠姬芮子，出晏姓族。生子荼。即晏孺子。景公病，遗命相国惠事（名国惠夏）与高昭子（高昭子张）立晏孺子（荼）。

齐景公以其子妻阖庐，送诸郊，泣曰："余死不汝见矣！"高梦子曰："齐负海而县山，从不能全收天下，谁干我君？爱则勿行。"公曰："余有齐国之固，不能以令诸侯，又不能听，是生乱也。寡人闻之，不能令则莫若从。且夫吴，若蜂虿然，不弃毒于人则不静，余恐弃毒于我也。"遂遣之。《说苑》

晋韩、魏、赵三家灭范氏，中行氏。

蔡立昭侯子朔为成侯。

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孔子六十三岁。

春，赵鞅伐鲜虞。

吴伐陈。陈告急于楚，楚昭王救陈，攻大冥，军于城父。吴师退。

楚昭王欲招孔子。

《孔丛子》：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车象饰，因宰予以遗孔子焉。宰予曰："夫子无以此为也。"王曰："何故？"对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观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对曰："自臣侍从夫子以来，窃见其言不离道，动不违仁，贵义尚德，清素好俭，仕而有禄，不以为积，不合则去，退无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车器不雕，马不食粟，道行则乐其治，不行则乐其身，此所以为夫子也。若夫观目之丽靡，窈窕之淫音，夫子过之弗之视，遇之弗之听也。故臣知夫子之无用此车也。"王曰："然则夫子何欲而可？"对曰："今天下道德寝息，其志欲兴而行之天下，诚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则夫子虽徒步以朝，固犹为之，何必远辱君之重贶乎？"王曰："乃今而后，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归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贡对曰："未尽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则配天，深则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实也。"夫子曰："夫言贵实，使人信之，舍实何称乎？是赐之华，不若予之实也。"楚王使使奉金币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请见，问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与许由之贤？"夫子曰："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无文王之君也，虽有太公，孰能识之？"乃歌曰："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欲何之？"

《说苑·杂言》：楚昭王召孔子，将使执政，而封以书社七百。子西谓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诸侯有如宰予者乎？长官五官有如子贡者乎？昔文王处酆，武王处镐，酆镐之间百乘之地，伐上杀主，立为天子，世皆曰圣。王今以孔子之贤，而有书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时孔子在陈、蔡之间。

《史记》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閒，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楚军在城父，卜战，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则死也。"乃属后事，立公子启（子閭，从在军中。）将战，王有疾，卒于城父。初，楚地有云如赤乌，头回飞三日，楚王闻周太史。太史曰：其当王身手，禜之，可移径尹、司马。王曰："不谷有过，又焉移？"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沮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乎，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维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已率常可矣。"

孔子使子贡往见楚昭王。陈、蔡大夫闻而嫉之，乃发徒围孔子于野，不使得行。

《世家》：楚昭王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起。

孔子讲诵弦歌不绝。子路愠，入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史记》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说苑·杂言》：楚昭王召孔子，将使执政，而封以书社七百。子西谓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诸侯有如宰予者乎？长官五官有如子贡者乎？昔文王处酆，武王处镐，酆镐之间百乘之地，伐上杀主，立为天子，世皆曰圣。王今以孔子之贤，而有书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七月庚寅，楚昭王卒于军中。

楚子西、子期发动政变，不立太子闾，迎越女之幼子章立之，是为楚惠王。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酆，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子弟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孔子欲入楚。昭王死，楚政变。孔子被困，阻于穷谷荒野，绝粮于陈、蔡之间。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绝。弟子有愠心。

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馁病，孔子弦歌。① 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而曰："由，来！吾语汝，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终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恶何

---

① 孔子绝粮之地，或说在今河南商水县互乡，至上蔡县蔡沟。康熙二十九年《上蔡县志》记载："厄台，即厄庙。在城东六十里蔡沟镇。孟子曰：'子厄于陈、蔡之间，'即此。旧庙在镇外荒暇，……康熙二十八年……移建于蔡沟镇。"关于厄庙始建时间，该志又云："明时间有而修之者。"《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说："互乡难为言。"

也？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

《墨子·非儒》：“孔丘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甚，十日。子路为（盗）烹豚，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之，褫人衣以沽酒，孔丘不问酒之所来而饮之。”

世家：孔子讲诵，弦歌不绝。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

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而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庄子·外篇·山木》：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曰："然。""子恶死乎？"曰："然。"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翂翂翐翐，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先，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至人不闻，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①

子路愠见曰：②"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③

《吕氏春秋》：孔子穷乎陈、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闲，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晌者，煤室人甑中，弃食

---

① 兴：起也。从者，孔门弟子。

② 愠：通郁，郁闷也。

③ 何晏曰："滥，溢也。小人穷则滥溢如水。"

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信。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

《家语》：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齐货窃围而出，告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颜回、仲由炊之于壤垦之下，有埃墨堕饭中，颜回取而食之。子贡自井望见之，不说，以为窃食也，人问孔子曰：“仁人廉士，穷改节乎？”孔子曰：“改节即何称于仁廉哉？”子贡曰：“若回也其不改节乎？”子曰：“然。”子贡以所见告孔子，子曰：“吾言回之为仁久矣，虽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将问之。”召颜回曰：“畴昔予梦见先人，岂惑启祐我哉？子炊而进饭，吾将进焉。”对曰：“向有埃墨堕饭中，欲置之则不洁，欲弃之则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颜回出，孔子顾谓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何按：“子贡以所齐货告籴于野人”。由此看，子贡一直在从事商业活动。

《孔丛子》：晏子曰：“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子路烹膝；孔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问酒之由来而饮之。”

《搜神记》：孔子厄于陈。栖宿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皂衣高冠，大吒声动左右，子路与战于庭，孔子察之，见其甲车闲时调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车引而奋登？”子路引之，没手仆地，乃大鳞鱼也。孔子曰：“此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岂以吾遇厄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久者神皆凭依，就为妖怪，谓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

者，老也，物老则为怪，杀之则已，夫何患焉。”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兴，明日遂行。

孔子去卫适陈，途中见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长。”答曰：“夫子游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得，著来问我采桑粮。”夫子至陈，大夫发兵围之，令穿九曲珠，乃释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赐返问之，其家谬言女出外，以一瓜献二子，子贡曰：“瓜，子在内也。”女乃出语曰：“用蜜涂珠，丝将击蚁，蚁将击丝，如不肯过，用烟熏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于是绝粮七日。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子贡问为仁。

子曰：“工欲善其事，① 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②

楚叶公使人迎救孔子，孔子自蔡入叶。

何按：叶公，楚之叶邑令沈诸梁也。

《世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

---

① 工：匠师也。器：工具，“斧斤之属也”。（参皇侃疏：“工，巧师也。器，斧斤之属也。”）善其事，《周礼八材》：“珠曰切，象（牙）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析，而其用器互相为利。”。

② 士：指公民。成年而有公民身份者称“士”。士者，什也，什者，什长之略语。士有从仕资格，战时任武士（军官）。平时则为专业武士，不事农商。往往与君子合称：士君子。

《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①

公子张谓鲁哀公语：

"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在，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说苑·政理》：子贡曰："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来远'。鲁哀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谕臣'。齐景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节用'。三君问政于夫子，夫子应之不同，然则政有异乎？"

孔子曰：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来远"。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② 子路不对。

子曰："女奚不曰③——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④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

---

① 事亦见《论语·述而》。

② 叶公：楚大夫沈诸梁，字子高。封邑在叶，称叶公。叶，旧音摄，地名，当时属楚，今河南叶县南三十里有古叶城。叶公是叶邑的卿大夫，楚君称王，叶卿称公。《左传》定公、哀公之间有关于他的记载。叶公好龙即是他的故事。

③ 奚：何也。

④ 云尔：云，言。"尔"同"而"，而已，罢了。

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庄子·则阳》："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其邻有夫妻臣妾登极者。仲尼曰："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往视，其室虚矣。"

孔子去叶，返蔡。(时蔡亦属楚地，治于叶。)

《世家》："去叶，反于蔡。"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

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

桀溺曰："悠悠者天下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篆丈人。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论语·微子》)

孔子的爱情：

《韩诗外传》：孔子出游少源之野，有妇人中泽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问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妇人曰："乡者，刈蓍薪，

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妇人曰：“非伤亡簪也，盖不忘故也。”

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之隧，有处子佩瑱而浣者。

孔子曰：“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抽觞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

子贡曰：“吾北鄙之人也，将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顾乞一饮，以表我心。”

妇人对曰：“阿谷之隧，隐曲之汜，其载清载浊，流而趋海，欲饮则饮，何问于婢子？”受子贡觞，迎流而挹之，奂然而弃之，促流而挹，奂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礼固不亲授。”

子贡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轸，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

子贡曰：“向子之言，穆如清风，不悖我语，和伤我心，于此有琴而无轸，顾借子以调其音。”

妇人对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无心，五音不知，安能调琴？”子贡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绤五两，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

子贡曰：“吾北鄙之人也，将南之楚，于此有絺绤五两，吾不敢以当子身，敢置之水浦。”

妇人对曰：“行客之人，嗟其永久。分其资财，弃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窃有狂夫守之者矣。”

（孔子曰：）《诗》曰：“南有乔木，不可息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

《楚辞注》：“孔子出游，过于客舍，有女方采桑，一心不视，喜其贞信，故以自恃。”

楚狂接舆①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② 来者犹可追。③ 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④

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⑤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⑥

问子西，⑦ 曰："彼哉！彼哉！"⑧

---

① 接：迎也。舆：车也。

接舆：曹之升《四书摭余》说云："论语所记隐士皆以其事名之。门者谓之'晨门'，杖者谓之'丈人'，津者谓之'沮'、'溺'，接孔子之舆者谓之'接舆'，非名亦非字也。"

② 《庄子·人间世》引此作"来世不可待"，"未来更不可期待"。谏，更也（《玉篇》）。

③ 追：读为"及"。及，捉也，逐也，追也。旧说皆谬。

④ 怠：读为歹，坏也。旧说皆谬。

⑤ 《高士传》：接舆姓陆名通，字接舆，楚人也。好养性，躬耕以为食。楚昭王时，通见楚政无常，乃佯狂不仕，故时人谓之楚狂。《庄子·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世，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刘氏《正义》："接舆，楚人，故称楚狂。"

⑥ 惠人：惠，当作"悳"，德也。

⑦ 子西：郑子西，公孙夏。子产同宗弟。

杨伯峻说："春秋时有三个子西，一是郑国的公孙夏，生当鲁襄公之世，为子产的同宗兄弟，子产便是继他而主持郑国政治的。二是楚国的斗宜申，生当鲁僖公文公之世。三是楚国的公子申，和孔子同时。斗宜申去孔子太远，公子申又太近，这人所问的当是公孙夏。"

何按，此则当为孔子在楚时，时子西执楚政。所言子西也。

⑧ 彼哉，彼读为鄙，劣也。《公羊传》定公八年记阳虎谋杀季孙的事，说阳虎谋杀未成，在郊外休息，忽然望见公敛处父领着追兵而来，便道："彼哉彼哉！"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因云："此必古成语，而夫子引以作答者。"

何案：这是当时表示轻视的习惯语，即今语"糟呀，糟呀！"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①] 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夏，齐相国夏及高昭子为田/陈氏所逐，乃奔鲁。

齐田乞弑齐君孺子荼。

《左传·哀公五年》：齐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诸子鬻姒之子荼嬖，诸大夫恐其为大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齿长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间于忧虞，则有疾疢，亦姑谋乐，何忧于无君？"公疾，使国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于莱。秋，齐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公子鉏、公子阳生来奔。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史记》，景公夫人燕姬适子死，景公宠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贱，无行，诸大夫恐其为嗣，乃言愿择诸子长贤者为太子，景公老，恶言嗣事，又爱荼母，欲立之，惮发之口，乃谓诸大夫曰："为乐耳，国何患无君乎？"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莱。景公卒，太子荼立，是为晏孺子。冬，未葬，而群公子畏诛皆出亡，荼诸异母兄公子寿、驹、黔奔卫，公子鉏、阳生奔鲁。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与埋，三军事乎弗与谋，师乎师乎，胡党之乎！"

齐景公死后，田乞则欲立景公别子阳生。诸卿大夫也多支持田乞。昭十年，陈鲍即结盟而攻栾高。晏氏中立。田氏始大。

---

① 伯氏：齐国的大夫，皇侃义疏云："伯氏名偃。"骈邑，地名。阮元曾得伯爵彝，乾隆五十六年出土于山东临朐县柳山寨。他在《积古齐钟鼎彝器款识》里说，柳山寨有古城的城基，即春秋的骈邑。用《水经注》洋水注证之，可信。

景公死后，立晏孺子，晏、国、高结盟抑田氏、鲍氏。

田鲍与诸大夫谓高昭子欲不利，遂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惠子与孺子兵败。惠子奔莒，杀昭子，晏孺子奔鲁。

齐田乞与鲍氏及诸大夫谋，欲杀国、高二相，废齐王孺子荼。夏六月戊辰，率兵入宫，与高、国战，高国败。奔莒，与高昭子张（高张），晏圉、弦施来奔。

田乞使人之鲁，迎阳生。匿田家，召诸大夫往拜之，曰“比乃齐君矣！”盟立之。胁诸大夫曰与鲍牧共谋立阳生，鲍牧怒曰：“吾先不知情。”

阳生曰：“可则立，不可则止。”鲍曰：皆系公子，何为不可。遂立，是为悼公。乃使人入鲁取孺子，杀之于骀。

齐景公有马千驷，① 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② 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楚平王之弃孙白公胜时为楚之城父守，邀孔子至城父，敬礼之。

晏子曰：“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

（何按：白公胜乃楚平王所弃太子建之遗子，长期流亡。后虽归

① 千驷：古代用四匹马驾一辆车，所以一驷就是四匹马。《左传·哀公八年》：“鲍牧谓群公子曰：‘使汝有马千乘乎？’”“千乘”与“千驷”义同。

② 首阳：首阳山，在河曲。

楚，被放逐在外守边，因恨楚王，有异志，不为怪也。楚白公之乱，发生在哀公十五——十六年间。是时楚王权微弱，公室强大。白公亦拥势自重。在孔子入楚时，白公已有其谋，或且谋之于孔子。)①

《淮南子·道应训》：白公问于孔子曰："人可以微言乎？"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

曰："吴越之善没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渑之水合，易牙尝而知之。"

白公曰："然则人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谓不可？谁知言之谓者乎！"

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

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于浴室。

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谓也。

《公孙龙子》：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摄荆相事。孔子闻之，使人窥觌其为政焉。使者反曰："视其朝清净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壮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

① 并见《列子·说符》、《吕览·精谕》、《淮南·道应》。石乞：石器，掷石器也。

孔子在楚见老莱子。[1]

成庄英《庄子疏》："老莱子，楚之贤人隐者也。常隐蒙山，楚王遣使为相，妻遂舍之而去，老莱随之，逃于江南，莫知所之。"

《庄子·外物篇》：老莱子之弟子出取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问曰："业可得进乎？"

《大戴礼记》："孔子语子贡近古之贤者，曰：德恭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贫而乐也，盖老莱子之行也。"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2] 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胁，予又何规老聃哉！"

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老聃方将倨堂而应微曰："予年运而往矣，子将何以戒我乎？"

子贡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对

---

① 老氏乃出商周旧族世家。春秋时似有二老子，一为周守藏史，孔子青年时尝师事之。二为楚之老莱子，孔子游楚时曾谒之。或即周老子，晚年入楚也。

② 据《庄子》，孔子一生，似三见老聃。年轻时老聃从学于洛阳，51岁之沛见老聃。晚年于楚见老莱子。洛阳及沛之老聃，似同为周柱下史之老聃。晚年所见老聃，当为楚老聃即老莱子也。

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

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憯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立不安。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淮南子·人间训》：孔子行游，马失，食农夫之稼。野人怒，取

马而击之。子贡往说之，卑辞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过也。"乃使马圉往说之。至，见野人曰："子耕于东海，至于西海，吾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马而与之。

《说苑·贵德》：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甚强。孔子不受。献鱼者曰："天暑市远，卖之不售，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扫除，将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夫子将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之，务施而不腐余财者，圣人也。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

《论语》曰："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接舆之妻是也。

《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适彼乐土，爰得我所。"

《庄子·杂篇·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

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而招子贡、子路。二人俱对，客指孔子曰："彼何为者也？"子路对曰："鲁之君子也。"客问其族，子路对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应，子贡对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问曰："有土之君与？"子贡曰："非也。""侯王之佐与？"子贡曰："非也。"

客乃笑而还行，言曰："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子贡还报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圣人与！"乃下求之，至于泽畔，方将杖拏而引其船，顾见孔子，

还向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进。

客曰："子将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谓，窃待于下风，幸闻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学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学以至于今，六十九岁矣！无所得闻至教，敢不虚心！"

客曰："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吾请释吾之所有而经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离位，而乱莫大焉。官治其职，人处其事，乃无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征赋不属，妻妾不和，长少无序，庶人之忧也。能不胜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忧也。廷无忠臣，国家昏乱，工技不巧，贡职不美，春秋后伦，不顺天子，诸侯之忧也。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以伤庶物，诸侯暴乱，擅相攘伐，以残民人，礼乐不节，财用穷匮，人伦不饬，百姓淫乱，天子之忧也。

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不亦泰多事乎？"

孔子愀然而叹，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丘不知所失，而离此四谤者，何也？"

客凄然变容，曰："甚矣，子之难悟也！子审仁义之间，察同异之际，观动静之变，适受与之度，理好恶之情，和喜怒之节，而几于不免矣。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

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问舍所在，请因受业而卒学大道。”

客曰：“吾闻之：可与往者与之，至于妙道；不可与往者，不知其道，慎勿与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

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颜渊还车，子路授绥，孔子不顾，待水波定，不闻拏音，而后敢乘。子路旁车而问曰：“由得为役久矣，未尝见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见夫子未尝不分庭伉礼，夫子犹有倨傲之容。今渔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应，得无太甚乎？门人皆怪夫子矣，渔人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轼而叹曰：“甚矣由之难化也！湛于礼义有间矣，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进！吾语汝。夫遇长不敬，失礼也；见贤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长伤身。惜哉！不仁之于人也，祸莫大焉，而由独擅之！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

《庄子·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韩诗外传》卷二：楚狂接舆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

楚王使使者赍金百镒造门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镒，愿请先生治河南。"接舆笑而不应，使者遂不得辞而去。

妻从市上而来："先生少而为义，岂将老而遗之哉？门外车轶何其深也。"

接舆曰："今者王使使者赍金百镒，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岂许之乎？"曰："未也。"

妻曰："君使不从，非忠也；从之，是弃义也。不如去之。"

乃夫负斧甑，妻戴织器，变易姓字，莫知其所之。

《说苑·至公》：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庄子·逍遥游》：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迳庭，不近人情焉。"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分分然以物为事。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孔子传《诗》学于楚。[①]

《战国策·楚策》："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老莱子谓子思曰：子不见夫齿乎？虽坚刚，卒尽相靡，舌柔顺，以不弊。"（同上）

孔子离楚，欲过陈，返卫。[②]

（卫）仪封人请见。[③]

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

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④]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⑤]

---

①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战国楚竹简，中有孔子诗论29简1006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② 《世家》言哀公六年孔子返卫，至十一年返鲁。《十二诸侯年表》、《卫世家》言孔子哀十年自陈返卫。诸说相牴牾。

③ 仪：仪邑，地名，在卫。当今河南兰考境。封：封邑之社。封人：官名，司社之官。《周官·封人》："掌设王之社坛。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城者，亦如之。"郑注："聚土曰封"。《尔雅·释诂》："请，谒告也。"

④ 于：如也。于丧，如丧。患：病也，忧困也。

⑤ 木铎：即"中"（钟），铃铎。古乐器。木杆，铜铃。古代传令官、司礼官、执事官皆持铜铎，以集众传布训令。

郑注《小宰》云："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木铎，木舌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疏》云："以木为舌，则曰木铎；以金为舌，则曰金铎。"《鼓人》："以金铎通鼓。"《注》："铎，大铃也。振之以通鼓。"《司马职》："曰：'司马振铎。'是武用金铎也。"《说文》："铎，大铃也。"李惇《群经识小》："铎如今之铃，中有舌，以绳系之，摇之而出声。"《明堂位》："振木铎于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将发号令，必以木铎警众"。是木铎为施政教时所设也。《春秋》纬："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

齐陈氏、鲍氏攻国氏、高氏，国夏、高张奔鲁。陈乞弑其君荼，立公子阳生，是为悼公。自此，陈氏专国，百年后终成代齐之局。

鲁哀公七年（前488年），孔子六十四岁。

吴、鲁会于鄫，吴征百牢。子贡至鲁，受命往见吴大宰于鄫，顶住了吴国的外交压力。

鲁季康子伐邾邑，师宵掠。邾求救于吴。灭邾，以邾子盆来献牲于亳社。

何按：春秋时，诸侯仍有人殉及献祭人牲之野蛮风俗及文化。由此可知，孔子于此时代提出"仁者爱人，有教无类"之人本观念，乃是何等先进之观念也。

《世家》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是时，卫君辄之父蒯聩不得立，困于戚邑。诸侯数以为让。

孔子弟子多仕于卫。时孔文子（圉）执卫政，荐孔子，卫君（出公）欲得孔子为执政，派人邀之。

太宰问于子贡曰①："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

---

① 太宰：卫之官名。即孔圉。

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①

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②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③

何按：此则孔子自言身世，"少也贱"，殊可注意。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

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④

孔子在卫，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丧乎！足以为法矣。小子识之。"子贡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贡曰："岂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识之！我未之能行也。"

吴与鲁会盟于缯，吴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人请于孔子，孔子使子贡往。

---

① 又：有也。

② 鄙：鄙弃。贱：卑微贫贱。

③ 此语可有二解：(1) 君子，孔子自谓。意为：君子会认为自己技能太多吗？不会认为多的。(2) 君子，指贵族出身，与吾少贱（即野人）相对言。

《说苑》（善说篇）：子贡见太宰嚭。太宰嚭问曰："孔子何如？"对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对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犹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对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赐，其犹一累壤地，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为不知（智）。"《论语·稽求》篇："太宰是吴太宰。"

《集解》："我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当多能也。"

④ 并见《论语·子路》、《述而》。

《史记》：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

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太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赢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反自曾，以吴为无能为也。

《说苑》："田常欲乱于齐，移兵先伐鲁。"

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也。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

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可。

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吴赵春秋·夫差内传》：齐大夫陈成恒欲弑简公，阴惮齐国鲍、

晏，故前兴兵伐鲁，鲁君尤之，孔子患之，召门人而谓之曰："诸侯有相伐者，丘尝耻之。夫鲁，父母之国也，丘墓在焉，今齐将伐之，子无意一出邪？"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出，孔子遣之。

孔子闻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亿数。孔丘之谋也。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①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② 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

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

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③ 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是君上骄主

① 公孙龙也。
② 《越绝书》其"泄"字作"浅"。
③ 王肃曰："鲍、晏等帅师，若破国则臣尊矣。"

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

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郤，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

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

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

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

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

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

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① 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以伐也。”

吴王大悦，乃使子贡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

---

① 恶：犹畏恶也。

事之大患。”

句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于会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遂问子贡。

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① 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

今王诚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宝以悦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

越王大悦，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

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

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鈇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

吴王大悦，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

吴王许诺，乃谢越王。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

---

① 王劭按：《家语》、《越绝书》并无此五字。是时子胥未死。

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奈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

晋君许诺。子贡去而之鲁。

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

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①

鲁哀公八年（前487年），孔子六十五岁。

孔子在卫。

《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返。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鳅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简子按兵而不动。

吴伐鲁，军进泗上，微虎与孔子弟子有若组织敢死队夜袭吴王。吴王闻之，一夕三迁。鲁与吴盟，吴师还。

吴将伐鲁，问于叔孙辄，辄曰：“鲁无情，伐之，必得志。”问于

---

①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公孙不狃。[1] 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事仇国。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君，不亦难乎？"

微虎率私属徒七百人，（国）徒三百人，[2] 将与吴搏。吴闻之，一夕三迁，孔门弟子有若在死士中。吴鲁立城下之盟，吴兵退。

齐伐鲁，鲁与齐和，齐师还。

孔子去卫，入陈。

鲁哀公九年（前486年），孔子六十六岁。

孔子在陈。（据《十二诸侯年表》）。

楚兴兵伐陈。

夏，楚伐陈，坏其西门。

吴城邗，沟通江淮。

陈湣公十六年，吴夫差伐齐，败之于艾陵。吴兵一路在海道登琅玡（今青岛）。一路在陆路，过陈。召陈侯。陈侯恐，入吴，背楚盟。楚怒，伐陈。

楚伐陈，陈西门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子路曰："礼，过三人则下车，过二人则轼。今陈修门者人数众矣，夫子

---

① 叔孙辄：名子张。公孙不狃，名子洩。时逃亡在吴。

② 微虎：杜预说颜涿聚也。

何为不轼?”孔子曰：“丘闻之，国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不能行一于此，丘故不为轼也。”

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及之。陈弃疾谓工尹商阳曰：“王事也，子手弓可。”手弓。“子射诸。”射之，弊一人，长弓。又及，谓之，又弊二人。每弊一人，其目，目其御曰：“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陈司败问:①“昭公知礼乎?”② 孔子曰：“知礼。”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③ 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④ 为同姓,⑤ 谓之吴孟子。⑥ 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

① 陈司败：陈之大夫。孔安国说：司败，陈、楚官名，即司寇。《左传》：“楚子西曰：臣归死于司败”。宣四年传：“陈楚箴尹克黄自拘于司败”。杜预注云：“陈、楚名司寇为司败也。”《集注》：“司败，司寇”。郑玄则说为齐人，姓陈名司败。程树德引《水经古义》：“古田、陈字通、故以为齐大夫”。程树德说：“余考孔子于定公十四年自郑至陈，居三岁，复于哀二年自卫如陈，皆在陈侯稠时，屡住司城贞子家。司败之问，盖孔子在陈时也。司败之官唯陈楚有之，其为陈人无疑”。

② 昭公：鲁昭公，名裯，襄公庶子，继襄公而为君。“昭”是谥号，昭公娶于同姓族女，违同姓不婚之礼制。故陈司败问之。

③ 巫马期：孔子学生，姓巫马，名施，字子期（旗），小于孔子三十岁。巫马，以官名为姓。《周官》有巫马，掌养疾马而乘治之是也（即医马之官也）。属夏官，先世居是官，因以为氏也。

④ 君取于吴：“取”，“娶”也。吴，国名。拥有今天淮水、泗水以南以及浙江的嘉兴、湖州等地。哀公时，为越王勾践所灭。

⑤ 为同姓：鲁为周公之后，姬姓；吴为太伯之后，也是姬姓。

⑥ 吴孟子：春秋时代，国君夫人的称号一般是所生长之国加她的本姓。鲁娶于吴，这位夫人便应该称为吴姬。但“同姓不婚”是周朝的礼法，鲁君夫人的称号而把“姬”字标明出来，便是很显明地表示出鲁君违背了“同姓不婚”的礼制，因之不称其为“姬孟子”，而改称为“吴孟子”。

《礼记·坊记》：“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防）民”。古以孟（大）、仲（中）、季（小）为量词。孟，长也。子，通姊。即今语姐。《左传·哀公十三年》书曰：“昭夫人孟子卒”。

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韩诗外传》：孔子与子贡、子路、颜渊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叹曰："二三子各言尔志，予将览焉。由，尔何如？"对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击钟鼓者，上闻于天，下槊于地，使将而攻之，惟由为能。"孔子曰："勇士哉！赐，尔何如？"对曰："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弟兄。"孔子曰："辩士哉！回，尔何如？"对曰："鲍鱼不与兰茝同笥而藏，桀纣不与尧舜同时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颜渊曰："愿得明王圣主为之相，使城郭不治，池不鉴，阴阳和调，家给人足，铸库兵以为农器。"孔子曰："大士哉！由，来！区区汝何攻！赐，来！便便汝何使？愿得之冠，为子宰焉。"

《韩诗外传》：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子路曰："由愿奋长戟，汤三军，乳虎在后，仇敌在前，蠡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陈，尘埃张开，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子曰："辩士哉！"颜回不愿，孔子曰："回何不愿？"颜渊曰："二子已愿，故不敢愿。"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愿，丘将启汝。"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乡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虫宣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

者赏，言战关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孔子曰：“圣士哉！大人出，小人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

《说苑·指武》：孔子北游，东上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从焉。孔子喟然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尔志，丘将听之。”子路曰：“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闻乎天，旌旗翩翻，下蟠于地，由且举兵而击之，必也攘地千里，独由能耳。使夫二子为我从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愤愤者乎！”子贡曰：“赐也愿齐、楚合战于莽洋之野，两垒相当，旌旗相望，尘埃相接，接战构兵。赐愿著缟衣白冠，陈说白刃之间，解两国之患，独赐能耳。使夫二子者为我从焉。”孔子曰：“辩哉士乎！仙仙者乎！”颜渊独不言，孔子曰：“回，来，若独何不愿乎？”颜渊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与焉！”孔子曰：“若鄙心不与焉，第言之。”颜渊曰：“回闻鲍鱼、兰芷，不同箧而藏，尧、舜、桀、纣，不同国而治。二子之言，与回言异。回愿得明王圣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锻剑戟以为农器，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如此，则由何愤愤而击，赐又何仙仙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举手问曰：“愿闻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愿者，颜氏之计。吾愿负衣冠而从颜氏子也。”

《韩诗外传》：子路与巫马期薪于韫丘之下，陈之富人有处师氏者，脂车百乘，觞于韫丘之上。

子路与巫马期曰：“使子无忘子之所知，亦无进子之所能，得此富，终身无复见夫子，子为之乎？”巫马期喟然仰天而叹，䦧然投镰于地，曰：“吾尝闻之夫子：‘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沟

壑。’子不知予与？试予与？意者其志与？”

子路心惭，故负薪先归。孔子曰：“由，来！何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与巫马期薪于韫丘之下，陈之富人有处师氏者，脂车百乘，觞于韫丘之上。由谓巫马期曰：‘使子无忘子之所知，亦无进子之所能，得此富，终身无复见夫子，子为之乎？’巫马期喟然仰天而叹，䦟然投镰于地，曰：‘吾尝闻之夫子，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沟壑。子不知予与？试予与？意者其志与？’由也心惭，故先负薪归。”

孔子援琴而弹。《诗》曰：“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愿者。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1] 乱也。”

（何按；此或为孔子与颜涿邹的谈话。）

子曰：“师挚之始，[2]《关雎》之乱，[3] 洋洋乎盈耳哉！”[4]

孔子患病于陈。

《绎史》引《庄子》：孔子病，子贡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

---

① 疾：嫉也，恨。

② 师挚，旧读太师挚。太师，乐师也。何按：不确。师当读为《诗》，挚，艺。始，指奏乐之始。

③ “关雎”：《诗经》首篇。乐章开始叫做“升歌”，由“始”到“乱”，叫做“一成”。“乱”是“合乐”，犹如今日的合唱。当合奏之时，奏“关雎”的乐章，所以说“关雎之乱”。

④ 洋洋：扬扬，乐声飞扬也。

敢先，居处若齐，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子疾病，① 子路请祷。②

子曰："有诸？"

子路对曰："有之。诔曰③：'祷尔于上下神祇。'④"

子曰："丘之祷久矣。"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⑤ 病閒，⑥ 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

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⑦ 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⑧

---

① 疾病：外伤曰"疾"（灾、咎）、"殇"（殃）。内伤曰"病"。连言，是重病。

② 《集注》："祷，谓祷于鬼神。""事神求福消灾"。祷、祝二字通。《墨子·天志》："以祷祠（词）祈福于天"。

③ 诔音耒，即讄，祈祷词。《说文》："讄，祷词也"。

④ 祇音祁，地神。天神曰神。地灵曰祇。《太平御览》引《庄子》："孔子病，子贡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处若齐，饮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⑤ 《集注》："臣，家臣"。孔子病重，子路为之预办丧事。孔子非贵卿，无家臣，因此子路欲使门人为之。

《四书稗疏》："按家臣之属，有家宰，有邑宰，有家司马，有家宗人，有家士。"《王制》云："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之。"夫子去鲁是退，当以士礼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礼，故夫子责之。

马融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礼葬，有二三子在，我宁当忧弃于道路乎？"

⑥ 病閒：病小好。孔颖达疏："少差曰閒"。《方言》"南楚病愈者为之差，或谓之閒。"皇侃疏："少差则病势断绝有间续矣"。

⑦ 臣是奴隶。死于臣之手：指人死后，治丧者为其沐体、更衣、整容。由家臣为之。"二三子"，指门人。

⑧ 大葬：孔颖达谓："君臣礼葬"。指国葬。"宁"，难道。

《吕氏春秋·孝行览·遇合》:“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于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以此游，仅至于鲁司寇。”

何按：此数年间，孔子颠沛流离，困于陈蔡间，弟子多病，莫能起。孔子衰老，亦病矣。孔子生了病，子路以为会死，故让门人假装成奴隶（“臣”是奴隶）。为此，孔子怒责子路。“门人”和“弟子”之类的字眼，这是春秋末年的新名词。那时沿守旧制的，有时也称为“徒”，称为“役”。郭沫若云：“门人服侍先生，和奴隶的情形差不多，不过是志愿性，而非强制性而已。‘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吃。’先生出门的时候，弟子要为‘仆’（即是当车夫），要任徒卫。但究竟不是徒，不是役，年稍长者先生视之如弟，稍幼者视如子，因而有‘弟子’之名。”

《越绝书》：句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周九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无几，躬求贤圣。孔子及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礼，往奏。句践乃身被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物卢之矛，出死士三百人，为阵关下。

孔子有顷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对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至大王所。”句践喟然叹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于是孔子辞，弟子莫能从乎。

《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

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郎玡（今青岛）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无几，躬求贤士，孔子闻之，从弟子奉先王雅琴礼乐奏于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屈卢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为陈关下。孔子有顷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献之大王。"越王喟然叹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户处，以船为车，以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说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辞而去。

鲁哀公十年（前485年），孔子六十八岁。

吴、鲁伐齐，败而还。

齐田乞弑其君孺子。

田乞立齐悼公，田乞相，遂专齐政。

悼公四年，田乞卒。田常代立，是为田成子。鲍牧杀齐悼公。齐人复立其子壬，是为简公。以田常与监止为左右相。

《左传》：十年公会吴子、邾子伐齐南鄙，师于息。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吴越春秋》：夫差北伐齐，齐使大夫高氏谢吴师曰："齐孤立寡国，仓库空虚，民人离散，齐以吴为疆辅，今未往告急，而吴见伐，

请伏国人于郊，不敢陈战争之辞，惟吴哀齐之不滥也。”吴师即还。秋，吴子使来复儆师。

楚伐陈。陈西门坏，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出而不轼。

《说苑·立节》：“楚伐陈，陈西门燔，因使其降民修之。

孔子过之不轼。子路曰：“礼过三人则下车，过二人则轼。今陈修门者人数众矣，夫子何为不轼？”

孔子曰：“丘闻之，国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陈修门者不行一于此，丘故不为轼也。”

《韩诗外传》：“荆伐陈，陈西门坏，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过而不式。

子贡执辔而问曰：“礼过三人则下，二人则式。今陈之修门者众矣，夫子不为式，何也？”

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门者虽众，不能行一于此，吾故弗式也。”①

去陈，入卫。②

时卫国新君姬辄尚年少，孔圉（文子）执政（孔圉乃卫灵公之婿）。孔圉邀请孔子返卫。

---

① 《说苑·立节》篇同。

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楚惠王四年注“楚伐陈”，同年卫国栏中有“孔子自陈来”的记载，又见《史记·卫康叔世家》：卫出公辄八年，孔子自陈入卫。

《世家》：“孔子又返乎卫。时灵公已卒，卫君辄欲得孔子为政。”

《韩非子·外储说》：孔子相卫，弟子子皋为狱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门。人有恶孔子于卫君者曰：“尼欲作乱。”卫君欲执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从出门，刖危引之而逃之门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问刖危曰：“吾不能亏主之法令而亲刖子之足，是子报仇之时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于子？”刖危曰：“吾断足也，固吾罪当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狱治臣也，公倾侧法令，先后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狱决罪定，公憱然不说，形于颜色，臣见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说而德公也。”

《说苑·至公》：子羔为卫政，刖人之足。卫之君臣乱，子羔走郭门，郭门闭，刖者守门，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逾。”曰：“于彼有窦。”子羔曰：“君子不遂。”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罢，子羔将去，谓刖者曰：“吾不能亏损主之法令，而亲刖子之足。吾在难中，此乃子之报怨时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断足，固我罪也，无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倾侧法令，先后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于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脱君也。”孔子闻之曰：“善为吏者树德，不善为吏者树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谓欤？”

《韩非子·外储说》：孔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

本年，孔子妻亓官氏卒。此前，孔子出妻（离异）。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礼记·檀弓》：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指孔鲤）丧出母乎？"曰："然。"

"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折也母。"

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礼记》）

何按：子思，名孔伋，孔鲤之子、孔丘之孙。孔白，孔伋之子。孔丘出妻（离婚），官氏死，孔鲤为之主丧，悲甚。故孔子责备之，认为"过甚"。孔伋亦出妻，死，则不使孔白为丧。

齐攻鲁，子贡见哀公，请求救于吴。公曰："奚先君宝之用？"子贡曰："使吴责吾宝而与我师，虽不可恃也。"于是以杨干麻筋之弓六往。子贡谓吴王曰："齐为无道，欲使周公之后不血食。且鲁赋五百，邾赋三百，不识以此益齐，吴之利与？非与？"吴王惧，乃兴师救鲁。诸侯曰："齐伐周公之后，而吴救之。"遂朝于吴。

子贡见太宰嚭。太宰嚭问曰："孔子何职？"对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对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犹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对

曰："夫子不可增也。赐其犹一累坏也；以一累坏增大山，不益其高，且为不知。"太宰嚭曰："然则子有所酌也?"对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独不酌焉，不识谁之罪也?"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六十九岁。

齐伐鲁，战于郎。

战于郎，公叔禺人遇负杖入保者息，曰："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君子不能为谋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则既言矣。"与其重汪奇往，皆死焉。鲁人欲勿殇重汪奇，问于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

吴鲁会师伐齐，战于艾陵，大破齐军。

子曰："孟之反不伐。[①] 奔而殿。[②] 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③] 马不进也。'"

春，齐伐鲁，战于郊。鲁右师溃；左师在冉求帅领下，以长矛攻齐师，破之。鲁昭公之子公为与其嬖僮汪奇编入右师，战死，鲁人把他们都按成人葬礼殡葬。

---

① 孟之反：鲁大夫，名侧，字之反。

② 殿：后也。钱大昕《潜研堂集》："殿从尻声，人之身臀居其后。军后曰殿，亦取其义。"奔，北也，败也。败北。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齐鲁战，鲁右军败退，孟之友殿后。马融注："殿在后。前曰启。"春秋无骑兵，策马，驱车驾也。

③ 敢：通甘，甘心，乐于。

夏，吴、鲁联合伐齐，战于艾陵，大败齐师。艾陵之役前，子贡至鲁，参加了战前鲁君臣会见吴王的外事活动。

《左传》：十一年春，齐为息故，国书、高无平帅师伐我（鲁），及清，季孙谓其宰冉求曰："齐师在清，必鲁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竟。"季孙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间。"季孙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则君无出，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非鲁人也。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战也宜，政在季氏，当子之身，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诸侯矣。"季孙使从于朝，俟于党氏之沟，武叔呼而问战焉，对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懿子强问之，对曰："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泄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之外，五日，右师从之，公叔务人见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谋，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师及齐师战于郊，齐师自稷曲，师不逾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而逾之。"如之，众从之，师人齐军，右师奔，齐人从之，陈瓘、陈庄涉泗，孟之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谁不如？"曰："然则止乎？"不狃曰："恶贤？"徐步而死。师获甲首八十，齐人不能师，宵谍曰："齐人遁。"冉有请从之，三，季孙弗许。孟孺子语人曰："我不如颜羽，而贤于邴泄，子羽锐敏，我不欲战而能默。"泄曰："驱之。公为与其嬖僮汪奇乘，皆死皆殡。"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人其军，孔子曰："义也。"

《礼记》：战于郎，公叔禺人遇负杖人保者息，曰："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君子不能为谋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则既言矣。"与其邻重汪奇往，皆死焉，鲁人欲勿殇重汪奇，问于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

《世家》：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

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乎？性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也？"答："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冉求曰："欲召之，则无以小人固之，则可矣！"

康子乃言于哀公，曰："试之于冉求，信之矣。将大用之！"

《左传》：十四年齐简公之在鲁也，阚止（宰我、子我）有宠焉，及即位，使为政，陈成子惮之，骤顾诸朝，诸御鞅言于公曰："陈、阚不可立也，君其择焉。"弗听。子我盟诸陈于陈宗。

初，陈豹欲为子我臣，使公孙言已，已有丧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陈豹者，长而上偻，望视，事君子必得志，欲为子臣，吾惮其为人也，故缓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为臣。他日，与之言政，说，遂有宠，谓之曰："我尽逐陈氏而立女，若何？"对曰："我远于陈氏矣，且其违者，不过数人，何尽逐焉？"遂告陈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祸子。"子行舍于公宫。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闭门，侍人御之，子行杀侍人。公与妇人饮酒于檀台，成子迁诸寝，公执戈，将击之，大史子馀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库，闻公犹怒，将出，曰："何所无君？"子行抽剑曰："需，事之贼也，谁非陈宗？所不杀子者，有如陈宗。"乃止。子我归，属徒攻闱

与大门，皆不胜，乃出。陈氏追之，失道于龠中，适丰丘，丰丘人执之以告，杀诸郭关。

成子将杀大陆子方，陈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车于道，及形，众知而东之，出雍门，陈豹与之车，弗受，曰："逆为余请，豹与余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雠，何以见鲁、卫之士?"东郭贾奔卫。庚辰，陈恒执公于舒州，公曰："吾早从鞅之言，不及此。"

齐景公有臣曰诸御鞅，谏简公曰："田尝与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虽叛而危之不可，愿君去一人。"简公曰："非细人之所敢议也。"居无几何，田常果攻宰予于庭，贼兰公于朝。简公谓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宰予亦字子我。故此讹谬。

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孙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新序》：陈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渊栖，子渊栖曰："子之欲与我，以我为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为仁乎？见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为勇乎？劫我以兵，惧而与子，非勇也。使吾无此三者与，何补于子，若吾有此三者，终不从子矣。"乃舍之。

孔悝荐子路出任蒲邑大夫。

何按：孔悝，卫庄叔之后裔，卫灵公之外孙。卫文子孔圉之子。事卫出公（辄）为卿。欲借孔党以增势，乃用子路为家臣。

子路将行，辞于仲尼。曰："赠汝以车乎？以方乎？"子路曰："请以言。"仲尼曰："不强不远，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失礼。慎此五者，可以长久矣。"（说苑）

"子路治蒲（今河南信阳），见于孔子曰："由愿受教。"孔子曰："蒲多壮士，又能治也；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摄勇；宽以正，可以容众；恭以洁，可以报上。"

子路为蒲大夫，辞孔子曰："由愿受教。"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摄勇；宽以正，可以容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①

《韩诗外传》：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明察以断矣。"子贡执变而问曰："夫子未见由，而三称善，可得闻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畴甚易，草莱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尽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树木甚茂，此忠信以宽，其民不偷。入春庭，甚闲，此明察以断，故民不扰也。"

《荀子·大略篇》："晋人畏子路不敢过蒲。"

"备水灾，与民春修沟渎，为人烦苦，故予人一箪食，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复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见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人修沟渎以备之，而民多匮于食，故人予一箪食一壶浆。而夫子使赐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

---

① 此句并见《说苑》。

教，而止其行仁也，由也不受。”

子曰：“尔以民为饿，何不告于君，发仓库以给食之，而以尔私馈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见汝之德义也。速已！则可矣，否则尔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说苑·臣术》子路为蒲令，备水灾，与民春修沟渎。为人烦苦，故予人一箪食，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复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见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人修沟渎以备之，而民多匮于食，故与人一箪食、一壶浆，而夫子使赐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

子曰：“尔以民为饿，何不告于君，发仓廪以给食之，而以尔私馈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见汝之德义也。速已！则可矣，否则尔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① 请益，曰：“无倦。”②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说襄公，襄公不说，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无能也；迈尤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中无惭色，是无愧也；事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无仁也：夫子何以大之?”

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说，管子非不辩也，襄公不知说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非无能也，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尤争，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槛车而无惭色，非无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

① 先之：率先。劳，古音从力，励也。兼有激励、劳力之意。
② 无倦：也就是“居之无倦”（12·14），不要半途而废。

君，非不贞也，知权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无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则三军之虏也，死之则名闻天下，夫何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诸侯之相也，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夫何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说苑》）

《左传·哀公十一年》：十一月，卫执政孔圉（谥文子）以私怨将攻其婿太叔疾，问策于仲尼，仲尼辞，称不知。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

退，孔子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防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城郊之役后，冉求向季康子推荐孔子，季氏答应派人迎聘孔子回国。

齐鲁战于鲁郊的消息传到卫国，孔子称赞冉求以矛攻齐师符合义；认为尚未成年的汪奇"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死后按成人礼殡葬是完全应该的。

孔文子打算攻打大叔疾，就此访问孔子，孔子不悦，欲行，文子止之。此时，季氏派人迎聘孔子，孔子于是偕学生回到鲁国。

归鲁后，鲁政府待之以国老。季氏欲用田赋，使冉求访问孔子，孔子认为新田赋税率太高，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

《家语》：孔子在卫，冉求言于季孙曰："国有圣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卫，卫将用之。已有才而以资邻国，难以言智也，请以重币迎之。"季孙以告哀公，公从之。季康子乃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鲁使来，

孔子趣载而行。文子固止，孔子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

孔子返鲁。

孔子既至，舍哀公馆焉。公自阼阶，孔子宾阶升堂立侍。

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①] 丘闻之，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以乡，丘未知其为儒服也。"

孔子以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去鲁，本年返鲁。流亡于外，共历十四个年头。

世家：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意林》卷三引王充《论衡》：

世传孔子游说七十余国。按孔子自卫返鲁，在陈绝粮，削迹于卫，有志于齐，伐树于宋，不过十国。

孔子归鲁，鲁君尊之曰"尼父"，季氏亦奉之为"国老"，常咨询焉。

《说苑·尊贤》：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时，君子谁贤？"对曰："卫灵公。"公曰："吾闻之，其闺门之内，姑姊妹无别。"对曰："臣观于朝廷，未观于堂陛之间也。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国，其信足以守之，而灵公爱之。又有士曰王林，国有贤人，必进而任之，无不达也；不能达，退而与分其禄，而灵公尊

① 章甫之冠，即《论语》"端（戴）章甫"，所谓儒冠也。

之。又有士曰庆足，国有大事，则进而治之，无不济也，而灵公说之。史鳅去卫，灵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鳅之入也，而后入。臣是以知其贤也。”

《新序·杂事》：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之：东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宅不与焉。夫损人而益已，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择贤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益宅不与焉。《诗》曰：‘各敬尔仪，天命不又。’示闻东益之与为命也。”

季孙问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其化而已也。

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并凑，强国先其刑而后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同也。德者，养善而进阙者也；刑者，憎恶而禁后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赏，刑罚之甚者至于诛。夫诛赏者，所以别贤不肖而列有功与无功也，故诛赏不可以缪，诛赏缪则善恶乱矣。夫有功而不赏，则善不劝；有过而不诛，则恶不惧。善不劝，恶不惧，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尝闻也。书曰：“毕力赏罚。”此之谓也。

水濁则鱼困，令苛则民乱，城峭则必崩，岸竦则必阤。故夫治国譬若张琴，大絃绝矣。故曰：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延及四海。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削，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至矣。诗云：“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谓也。《说苑》

《荀子·子道》子路问于孔子曰："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谓子贡，曰："吾以夫子为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贡曰："汝何问哉？"子路曰："由问'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贡曰："吾将为汝问之。"子贡问曰："练而床，礼邪？"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汝谓夫子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无所不知，汝问非也。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孔门弟子多在各国出仕为官吏。

子贱治单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对曰："不齐时发仓禀，振困穷，补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对曰："赏有能，招贤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对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师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也。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师者一人，足以虑无失策，举无败功。"

宓子贱治单父，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已不得行其术也，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于鲁君，与之俱。至于单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二吏归，报于君曰："宓子不可为书。"君曰："何故？"对曰："宓子使臣书，而时掣摇臣之肘，书恶，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辞而去也。"

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几过。"

遂发所爱而令之单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单父非寡人之有也。有便于单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乃得行其术于单父。

三年，巫马期褐衣敝裘而往观于单父。见夜渔者，得则舍之。巫马期问焉，曰："渔，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巫马期归，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人暗行若有严刑于旁。敢问宓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某尝与之言曰：'诚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术于单父也。"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对曰："有之。"哀公曰："何为其不博也？"孔子对曰："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也？"孔子对曰："为行恶道也。"哀公惧焉。有间曰："若是乎君子恶恶道之甚也！"孔子对曰："恶恶道不能甚，则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则百姓之亲之也亦不能甚。诗云：'未见君，尤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观止，我心则说。'诗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闻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微孔子，吾焉闻斯言也哉！"（《说苑》）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① 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②

---

① 闵子骞：孔子学生闵损，字子骞，比孔子小十五岁。（公元前515—?）孔子学生子路、冉有，皆曾为季氏宰。

费：旧音秘，故城在今山东平邑东南七十里。时为季氏私邑。

② 汶上：汶音问，水名，就是山东的大汶河。当时为齐鲁之界河。桂馥《札朴》云："水以阳为北，凡言某水上者，皆谓水北。"故"汶上"指齐国。

子游为武城宰。① 子曰："女得人焉耳乎?"② 曰："有澹台灭明者,③ 行不由径,④ 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此则当为孔子归鲁后。）

鲁君及季氏时就国事咨询孔子。

《新序·杂事》：哀公问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

孔子辟席曰："吾君之问，乃圣君之问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

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无所闻之矣。"

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庙门，升自阼阶，仰见榱栋，俯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则哀将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栉冠，平旦而听朝，一物不应，乱之端也，君以此思忧，则忧将安不至矣！君平旦而听朝，日昃而退，诸侯之子孙必有在君之门庭者，君以此思劳，则劳将安不至矣！

君出鲁之四门以望鲁之四郊，亡国之墟列必有数矣，君以此思惧，则惧将安不至矣！

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安不至矣！夫执国之柄，履民之上，懔乎如以腐索

---

① 武城：鲁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② 耳：通行本作"尔"。程树德引阮元说："焉尔者，于此也"。其说是，焉于通。耳，尔也，指此地即武城。

③ 《论语正义》引"弟子列传"："澹台灭明，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才薄。既已受业，退而修正。"与子游同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四岁。

④ 径：路之小而捷者。（《集注》）

御奔马。《易》曰：'履虎尾。'《诗》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

哀公再拜曰："寡人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何按：君，舟也。民，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个著名的政治比喻，典故并非出自唐太宗《贞观政要》，而出自于孔子。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说苑·政理》：子贡问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马。"子贡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达之国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而毋畏！"

《潜夫论·慎微》：仲尼曰："汤、武非一善而王，桀、纣非一恶而亡也。三代之发与也，在其所积。积善多者，虽有一恶，是谓遇失，未足以亡；积恶多者，虽有一善，是谓误中，未足以存。"

《说苑·正谏》：孔子曰："良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故武王谔谔而昌，纣嘿嘿而亡。君无谔谔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兄无谔谔之弟，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妇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无亡国破家、悖父乱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妇、绝交败友。"

季康子①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

① 根据《春秋》以及《左传》，季孙斯（桓子）死于哀公三年秋七月，季孙肥（康子）袭位。则以上三章季康子之问，当在鲁哀公三年七月以后。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①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② 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③

《说苑·敬慎》：鲁哀公问孔子曰："予闻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诸乎？"孔子对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闻与？"对曰："昔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毁坏辟法，裂绝世祀，荒淫于乐，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师触龙者谄谀不止。汤诛桀，左师触龙者身死，四支不同坛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变色曰："善。"

《大戴礼记·哀公问》：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为政，何如者取之？"

孔子对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

哀公曰："然则今夫章甫、句屦、绅带而缙笏者，此皆贤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元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屦杖而歠粥者，志不在于饮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

---

① 参《尚书·君陈》："尔惟风，下民惟草"。

② 先：选也。有司：官属。

③ 尔：你也。"人其舍诸"，即"人岂舍之？"其：岂也，难道。舍：弃舍。诸：之也。

哀公曰："善。何如则可谓庸人矣？"孔子对曰："所谓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选贤人善士而托其身焉，以为已忧；动行不知所务，止力不知所定，日选于物，不知所贵；从物而流，不知所归；五凿为政，心从而坏。若此，则可谓庸人矣。"

哀公曰："善。何如则可谓士矣？"孔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夫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

哀公曰："善。何如则可谓君子矣？"孔子对曰："所谓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买，仁义在己，而不害不志，闻志广博，而色不伐，思虑明达而辞不争。君子犹然如将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谓君子矣。"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贤人矣？"孔子对曰："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圣人矣？"孔子对曰："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于云霓，总要万物，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职，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则可谓圣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荀子·哀公》：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治国，敢问何如之邪？"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

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哀公曰：“然则夫章甫、絇屦、绅而搢笏者，此贤乎?”

孔子对曰：“不必然。夫端衣元裳才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屦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

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

哀公曰：“敢问何如斯可谓庸人矣?”孔子对曰：“所谓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选贤人善士托其身焉以为己忧，勤行不知所务，止交不知所定；日选择于物，不知所贵；从物如流，不知所归；五凿为正，心从而坏。如此，则可谓庸人矣。”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士矣?”孔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美善，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谓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则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故富贵不足以益也，卑贱不足以损也。如此，则可谓士矣。”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君子矣?”孔子对曰：“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争，故犹然如将可及者，君子也。”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贤人矣?”孔子对曰：“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如此，则可谓贤人矣。”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大圣矣?”孔子对曰：“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

地，明察乎日月，总要万物于风雨，缪缪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识，百姓浅然不识其邻。若此，则可谓大圣矣。”哀公曰：“善！”

季康子问①：“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② 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③ 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④ 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⑤

伯牛有疾，⑥ 子问之，自牖执其手，⑦ 曰：“亡之，⑧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孔子六十九岁。

夏，吴、鲁会于橐泉，吴请寻盟（重申鲁哀公七年鄫之

---

① 季康子：鲁执政大夫。哀公时主国政。

② 何有：有，读为忧，难也。皇疏引卫瓘：“何有者，有余力也”。不确。

③ 仲由：子路。赐：即端木赐，字子贡。求：冉求。

④ 闵子骞：孔子学生闵损，字子骞，比孔子小十五岁。（公元前515—?）孔子学生子路、冉有，皆曾为季氏宰。费，旧音秘，故城在今山东平邑东南七十里。时为季氏私邑。

⑤ 汶上：汶音问，水名，就是山东的大汶河。当时为齐鲁之界河。桂馥《札朴》云：“水以阳为北，凡言某水上者，皆谓水北。”故“汶上”指齐国。

⑥ 伯牛：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集解》引包注：“牛有恶疾，不欲见人，故孔子从牖执其手也”。伯牛患疠疾，即麻风病。疠，大厉，即麻风。天花、麻风，古称疠疾。

⑦ 牖：户也，窗口。

⑧ 亡：无也。即今语：不行了。

盟)，鲁侯不欲，使子贡辞盟。

秋，吴、鲁、宋、卫四国会于郧，卫侯赴会较晚，吴太宰要把他扣押下来。子贡以利害说吴太宰，乃舍卫侯。

十二月，鲁发生蝗灾。

“春，鲁用田赋。”
(以亩计税，收什取二。)

何按：季氏“用田赋”，即实行新的高税率田赋政策，税率可能为十取二，较过去的田赋高出一倍。

冉求（有）以军赋问孔子。孔子责其为季氏聚敛，冉求不听。孔子怒，乃曰“非我徒也，门弟子可鸣鼓而攻之!”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赋焉，使访孔子。子曰：“丘弗识也。”冉有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

孔子不对而私于冉有曰：“求，汝来，汝弗闻乎，先王制土，借田以力，而底其远近；赋里以入，而量其无有；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鳏寡孤疾老者，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获禾秉缶米刍。不是过，先王以为之足。君子之行，必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赋田，将有不足。且子孙若以行之而取法，则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则敬行之，又何访焉。”

《鲁语》：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求，来！女不闻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

《春秋繁露·王道》：臧孙辰请籴于齐。孔子曰："君子为国，必有三年之积。一年不孰乃请籴，失君之职也。"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仲尼曰："国有道，虽加刑也，无刑国；无道，虽杀之，不可胜也。"

《汉书·刑法志》：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

《说苑》：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政在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韩诗外传》：鲁有父子讼者，（季）康子欲杀之。

孔子曰："未可杀也。夫民父子讼之为不义久矣，是则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讼者闻之，请无讼。"

康子曰："治民以孝。杀一不义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

“否。不教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诛也。狱谳不治，不可刑也。上陈之教而先服之，则百姓从风矣邪！行不从，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墙，民不能逾，百仞之山，童子登游焉，陵迟故也。今其仁义之陵迟久矣，能谓民无逾乎？《诗》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厉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义，谨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见之，使民耳晰焉而闻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则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诗》曰：‘示我显德行。’故道义不易，民不由也。礼乐不明，民不见也。《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言其明也。‘眷言顾之，潸焉出涕。’哀其不闻礼教而就刑诛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犹决其牢而发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杀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礼，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犹无辔衔而鞭策以御也。欲马之进，则策其后，欲马之退，则策其前，御者以劳而马亦多伤矣。今犹此也，上忧劳而民多罹刑。《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为上无礼，则不免乎患，为下无礼，则不免乎刑。上下无礼，胡不遄死！”

康子避席再拜曰：“仆虽不敏，请承此语矣。”

孔子退朝，门人子路难曰：“父子讼，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则夫子胡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责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诛，贼也。君子为政，避此三者。且《诗》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

《说苑·政理》：鲁有父子讼者，康子曰：“杀之。”孔子曰：“未可杀也。夫民不知子父讼之不善者久矣，是则上过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为本，今杀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者不教而诛之，是虐杀不辜也。三军

大败，不可诛也；讼狱不治，不可刑也；上陈之教先服之，则百姓从风矣；躬行不从，而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墙，民不能逾，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凌迟故也。今世仁义之凌迟久矣，能谓民弗逾乎？《诗》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导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厉而不至，刑错而不用也。"于是讼者闻之，乃请无讼。

《长短经·政体》：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礼也。故三军大败不可斩，狱犴不知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诫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即可也。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

《御览》六百三十三引《慎子》：孔子云："有虞氏不赏不罚，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罚且赏。罚，禁也；赏，使也。"

《群书治要》《尸子·发蒙》孔子曰："临事而惧，希（稀）不济。"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辄救火者，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

而火已救矣。

何按：俗见以为孔子只重仁义轻言利益，儒学是一种道德唯心主义。其实这是荒谬之见。孔子之孙孔伋（子思）与孟子曾有如下的对话：

孟子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

孟子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

五月，鲁昭公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吊。

吴与鲁、卫结盟。

秋，卫、吴盟于云。鲁公会盟，子贡从行。吴太宰嚭扣留卫侯。子服景伯请子贡往说于太宰嚭。子贡游说吴王释卫君。卫君得归，遂效夷言。

《白虎通·五经》：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义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

孔子晚而喜读《易》，序彖、系辞、象、说卦、文言。

"韦编三绝"。

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呜乎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

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为焉?"孔子曰："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缺之，吾是以叹也。"

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

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哉。

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

故曰：'自贤者，天下之善言不得闻于耳矣。'昔尧治天下之位，犹允恭以持之，克让以接下，是以千岁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自满而极，亢意而不节，斩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讨之，如诛匹夫，是以千载而恶著，迄今而不灭。观此，如行则让长，不疾先。如在舆，遇三人则下之，遇二人，则式之。调其盈虚，不令自满，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

孔子整理《诗经》。对门人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盐铁论·相刺》：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载之后，天下折中焉。

《论衡·对作》：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论也。

《盐铁论·相刺》：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载之后，天下折中焉。"

《意林》引《尸子》：

孔子云："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谋。"

"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礼乐自此可约而述。"由王宫之专学而入于民间也。①

《说苑·君道》：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

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义废坏，强陵弱，富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迁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

齐太史子与适鲁，见孔子，孔子与之言道。子与悦曰："吾鄙人也，闻子之名，不睹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宝贵也，乃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渊海之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将垂

① 刘师培《国学发微》："《诗经》者，唱歌之韵谱也。"《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顾炎武、江永以来，并以《诗》为古之韵谱。"

宝以贻后世。”

遂退而谓南宫敬叔曰：“今孔子先圣之嗣，自弗父何以来，世有德让，天所祚也。成汤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诲，束修已上，三千余人，或者天将欲与素王之乎？夫何其盛。”

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两大，吾闻圣人之后，而非继世之统，其必有兴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将施之无穷，虽欲辞天之祚，故未得耳。”

子贡闻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岂若是哉？乱而治之，滞而起之，自吾志，天何与焉？”

《说苑·杂言》：孔子曰：“以富贵为人下者，何人不与？以富贵敬爱人者，何人不亲？众言不逆，可谓知言矣；众响之，可谓知时矣。”

《说苑·杂言》：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贫而不可得也；贵而能贵人者，欲贱而不可得也；达而能达人者，欲穷而不可得也。”

《说苑·杂言》：仲尼曰：“非其地而树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语之，弗听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聋而鼓之。”

《说苑·杂言》：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则其没也。”故曰君子不可不严也，小人不可不闲也。

《说苑·杂言》：孔子曰："依贤固不困，依富固不穷。马蚿斩而复行者何？以辅足众也。"

《说苑·杂言》：孔子曰："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又曰："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中论·贵验》：孔子曰："居而得贤友，福之次也。"

《绎史》九十五引《尚书大传》：东郭子思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夫隐栝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疾人，砥砺之旁多顽钝。"夫子闻之，曰："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

《说苑·杂言》：东郭子惠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夫隐括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疾人，砥砺之旁多顽钝。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

孔子重视实践胜过理论。尝言："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季康子问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犹有螽，何也？"孔子对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几月也？"孔子曰："于夏十月，火既没矣。今火见再，失闰也。"

哀公问社于宰我,① 宰我对曰:② “夏后氏以松,③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④ 既往不咎。”⑤

孔子见季康子，康子未说，孔子又见之。宰予曰：“吾闻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动。’今吾子之见司寇也少数矣!”孔子曰：“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于是。”鲁人闻之曰：“圣人将治，可以不先自为刑罚乎!”自是之后，国无争者。孔子谓弟子曰：“违山十里，蟪蛄之声，犹尚存耳。政事无如膺之矣。”

---

① 宰我：名予，孔子弟子，字子我。

② 社，鲁论作“问主”。古论作“问社”。何按：主即社也。社，土地神。神社有社林，象征林木之神。

主，柱也，木主也。社异体作袿，亦木主也。中国古代宗教，崇拜天地人。天、天神，日、月、星。宇宙。人，人祖。已逝之祖先。地，地灵，一是土地，以土石为象征。《小宗伯注》又云“社之主，盖用石为之”。惠氏士奇《礼说》：“案《宋史志》社以石为主，长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县社主不以石，礼部以为社稷不屋而坛，当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故用石主，取其坚久，请令州县社主用石，尺雨广长，半大社之制，从之。《淮南·齐俗训》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而《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小宗伯》云：‘社主盖用石’。”二是土地上的生命即林木之神、与生物之神。林神，即社主，又称田主。林神亦为百草五保之神，即“稷”神，《周礼·大司徒》:“邦国都鄙，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郑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诗人谓之田祖。”后土即田神，田正即稷神。三是生物之神即龙（鳄鱼)。《说文》：“社，地主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何按：共工即水神洪江。句龙即巨龙、蛟龙，鳄鱼也。鳄鱼穴居，故上古以之为大地之神灵。

③ 后：《尔雅·释诂》：“君也”。

④ 谏：即今语讲更也。《白虎通·谏净》：“谏者，间也，更也”。《广雅·释诂》：“遂竟也”。

⑤ 既：已也。咎，究，责罪。

何按：在《礼记》中，孔子与鲁哀公论及儒者人格，有一段重要的对话。

孔子论儒：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

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问儒行。"

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

者。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举贤而容眾，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異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子曰："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

孔子晚年讲学授徒于曲阜。

孔子归鲁后，积极向鲁执政推荐自己的学生，又因当时用人需要，故其门生在鲁任职者增多，相传“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

季氏旅于泰山，孔子要冉求谏止。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

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与鲁太师（乐官）论乐。

孔子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热烈），纵之纯如（和谐），皦如（清晰），绎如（络绎不绝）也，以成。”孔子又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

冬十二月（周历十二月相当于夏历十月），鲁国发生蝗灾，季孙问于孔子，孔子说：“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左传·哀公十二年》）十二月属冬季，不该有蝗虫。孔子认为这年十二月有蝗虫，不是自然界反常，而是司历者算错了时间。

孔子论礼制：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贡，曰享。

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其摈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谓之伯父；異姓，谓之伯舅。自称于诸侯，曰天子之老，于外曰公；于其国曰君。

九州之长人天子之国，曰牧。天子同姓，谓之叔父；異姓，谓之叔舅；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于内自称曰不谷，于外自称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国，曰某人，于外曰子，自称曰孤。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

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相见于卻地曰会。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约信曰誓，莅牲曰盟。

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适子孤。临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孙某侯某。死曰薨，复曰某甫复矣。既葬见天子曰类见。言谥曰类。

孔子论学：

《说苑·建本》：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开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

《荀子·大略》：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愿息事君。"

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难，朋友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拚，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难，耕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圹，皋如也，填如也，鬲如也，此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列子·天瑞》：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子贡曰："然则赐息无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圹，睪如也，宰如也，坟如也，鬲如也，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赐，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乐，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惫，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恶，未知死之息也。"

《大戴礼·劝学》：孔子曰："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吾尝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见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非声加疾也，而闻者著。假车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海。君子之性，非异也，而善假于物也。"

《御览》六百七引《慎子》孔子曰："丘少而好学，晚而闻道。此以博矣。"

孔子论君子：

子言之："归乎！君子隐而显，不矜而庄，不厉而威，不言而信。"

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择言在躬。"

子曰："君子慎以辟祸，笃以不掩，恭以远耻。"

子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终日。"

子曰："齐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子曰："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欲民之毋相亵也。《易》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子曰："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不能赙焉，则不问其所费；于有病者之侧，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馆，则不问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小雅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

子曰："君子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美，则爵之。国风曰：心之忧矣，于我归说。"

子曰："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已怨。国风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

子曰："情欲信，辞欲巧。"

子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

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子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

子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诗》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

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

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礼君不称天，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也。《诗》云：“相彼盍旦，尚犹患之。”

子云：“君不与同姓同车，与異姓同车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犹得同姓以弑其君。

子云：“君子辞贵不辞贱，辞富不辞贫，则乱益亡。”故君子与其使食浮于人也，宁使人浮于食。子云：“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

齿；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诗》云：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

子云：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故称人之君曰君，自称其君曰寡君。子云：利禄，先死者而后生者，则民不偝；先亡者而后存者，则民可以托。《诗》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犹偝死而号无告。

子云：有国家者，贵人而贱禄，则民兴让；尚技而贱车，则民兴艺。故君子约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犯也；下不天上施，则乱也。故君子信让以涖百姓，则民之报礼重。《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诗》云：尔卜尔筮，履无咎言。

《荀子》：孔子曰："大节是也，小节是也，上君也。大节是也，小节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节非也，小节虽是也，吾无观其余矣。"

《慎子》：子曰："有虞氏不赏不罚，夏后氏赏而已，殷人罚而不赏。罚，禁也，赏，使也。"

《潜夫论》：仲尼曰："汤、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纣非一恶而

亡也。”

《韩非子》：孔子曰：“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孔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

《孔丛子》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匮其生，饥寒切于身，而不为非者寡矣。故古之于盗，恶之而不杀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杀之，是以罚行而善不反，刑张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审故也，况为政者，奋其贤者，而与其不贤者，以化民乎？知审此二者，则上盗息。”

《盐铁论》：孔子曰：“不通于论者，难于言治。道不同者，不相与谋。”

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让善。《诗》云：考卜惟王，度是镐京；惟龟正之，武王成之。

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于乎！是惟良显哉。

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①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②

子学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浮一没，交情乃出。德义在前，用兵在后。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说苑》

"穷乡多曲学，小辩害大知，巧言使信废，小惠妨大义。"

---

① 孔子曾困于陈蔡之间。《孔子世家》云："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楚用事大夫危矣。'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已，绝粮。从者病，莫能与。……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与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其正室皆谓之门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适（嫡）子也。将代父当门者也。"适（嫡）子代父当门则称门子，"陈蔡之厄在哀四年庚戌，孔子时年六十一，子游十六，子夏十七。子夏《诗》有序，《书》有说，《易》与《丧服》有传，其传圣道之功甚大。子游以习礼列于文学，三代典章之遗，赖子游而存。惟当从陈蔡时尚在童稚之年，似稍嫌言之过早。"

按：此章也聚讼纷纭。窃意当在孔子归鲁之后。直解为是。（集注）孔子尝厄陈蔡之间，弟子多从之者。此时皆不在门，故孔子思之，盖不忘其相从于患难之中也。

② 女：汝也。画：划也，分划。《集注》："画者，画地自限也"。

孔子曰："存亡祸福皆在已而已，天灾地妖，亦不能杀也。"

"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诸侯也；恶梦者以警不胜善行也。至治之极，祸反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说苑》

孔子曰："良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同上）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

子曰："先有司，[1] 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

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2]

子游为武城宰。[3]

子曰："女得人焉耳乎？"[4]

曰："有澹台灭明者，[5] 行不由径，[6] 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此则当为孔子归鲁后。）

中庸曰："好问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

① 先：选也。有司：官属。

② 尔：你也。"人其舍诸"，即"人岂舍之？"其：岂也，难道。舍：弃舍。诸：之也。

③ 武城：鲁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④ 耳：通行本作"尔"。程树德引阮元说："焉尔者，于此也"。其说是，焉于通。耳，尔也，指此地即武城。

⑤ 《论语正义》引"弟子列传"："澹台灭明，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才薄。既已受业，退而修正。"与子游同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四岁。

⑥ 径：路之小而捷者。（《集注》）

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障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忮不亡，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

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终必衰。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

天之所生，地之所养，莫贵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父道圣，子道仁，君道义，臣道忠。贤父子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养其谊，藏其伪，时其节，慎其施。子年七岁以上，父为之择明师，选良友，勿使见恶，少渐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贤子之事亲，发言陈辞，应对不悖乎耳，趣走进退，容貌不悖乎目，卑体贱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亲，以积德。子者，亲之本也，夫所推而不从命；推而不从命者，惟害亲者也。故亲之所安，子皆供之。贤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为父，以国为家，以士人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国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难，不惮其劳，以成其义。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与百姓，转相为本，如循环无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行成于内，而嘉号布于外，是谓建之于本，而荣华自茂矣。君以臣为本，臣发君为本，子以父为本，弃其本者，荣华槁矣。

《韩诗外传》：哀公问取人。孔子曰："无取健，无取佞，无取口谗。健，骄也；佞，谄也；谗，诞也。故弓调，然后求劲焉；马服，然后求良焉；士信悫，而后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

其难以身近也。《周书》曰：‘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

《说苑·尊贤》：哀公问于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对曰：“毋取拑者，无取健者，毋取口锐者。”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拑者大给利，不言尽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为法也；口锐者多诞而寡信，后恐不验也。夫弓矢和调，而后求其中焉；马悫愿顺，然后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犹豺狼与，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后任之。故曰亲仁而使能。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发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虽有奸轨之人，无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说苑·敬慎》：孔子曰：“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亦不能杀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时，爵生乌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国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国家，亢暴无极，外寇乃至，遂亡殷国。此逆天之时，诡福反为祸也。至殷王武丁之时，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骇，侧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道。三年之后，远方之君，重译而朝者六国。此迎天时，得祸反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诸侯也；恶梦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胜善政，恶梦不胜善行也。至治之极，祸反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大传》：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

回也，门人加亲，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辏邪？自吾得师也，前有辉，后有光，是非先后邪？自吾得由也，恶言不至于门，是非御侮邪？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御侮。

孔子论史：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仲尼闻之曰："尧之知舜之贤，非其难者也；夫至乎诛谏者必传之舜，乃其难也。"一曰："不以其所疑败其所察，则难也。"

《韩非子》：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韩非子》：昔者文王侵盂、克莒、举酆，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仲尼闻之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吕氏春秋·贵直论·过理》：糟丘酒池肉圃，为格雕柱而桔诸侯，不适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环，截涉者胫而视其髓，杀梅伯而遗

文王其醢，不适也；文王貌受，以告诸侯，作为璇室，筑为顷宫，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视其心，不适也。

孔子闻之曰："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

《说苑·君道》：虞人与芮人质其成于文王，入文王之境，则见其人民之让为士大夫；入其国，则见其士大夫让为公卿。二国者相谓曰："其人民让为士大夫，其士大夫让为公卿，然则此其君亦让为天下而不居矣。"二国者未见文王之身而让其所争，以为闲田而反。

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书》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谓也。

《说苑·正谏》：孔子曰："良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故武王谔谔而昌，纣嘿嘿而亡。君无谔谔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兄无谔谔之弟，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妇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无亡国破家，悖父乱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妇，绝交败友。"

《韩诗外传》：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洞洞焉若将失之，可谓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听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振恐海内，可谓能武矣。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请然后行，无伐矜之色，可谓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

《说苑·权谋》：齐桓公将伐山戎孤竹，使人请助于鲁。鲁君进群臣而谋，皆曰："师行数千里，入蛮夷之地，必不反矣。"于是鲁许助之而不行。齐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鲁，管仲曰："不可。诸侯未亲，今又伐远而还诛近邻，邻国不亲，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宝器者，中国之所鲜也，不可以不进周公之庙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宝，献之周公之庙。明年，起兵伐莒，鲁下令丁男悉发，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此之谓也。

《潜夫论·慎微》：仲尼曰："汤、武非一善而王，桀、纣非一恶而亡。故三代之废兴也，在其所积。积善多者，虽有一恶，是谓误失，未足以亡；积恶多者，虽有一善，是谓误多，未足以王。"

《韩非子·内储说上》：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故人以为易，故行之。"

孔子论历史及当代人物：

1. 论周公。周公是周礼的化身，是周文化的缔造者，是文王、武王统一事业的继承者和完成者。孔子是周文化的崇拜者，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鲁国是周公之胤，本来就有四代的乐器，西周灭亡之后，周的礼乐，只有鲁保存得最完整，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二年），所以孔子要说："鲁

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孔子平生所向往的是周初那样的统一局面，而这局面的巩固和发展，又是和周公分不开的。孔子在晚年说过：“甚矣！吾衰也！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可见孔子对周公的时代，是梦想以求的。

在《论语·微子》篇里，记载了周公对鲁伯禽的一段话，“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在孔子心目中，周公是一个全人，是周礼的化身，是周文化的缔造者，歌颂周公，就是歌颂周文化，包括对周代村社制和宗法制的肯定态度。

《荀子·王制》篇里提到：“成侯，嗣君，聚敛计数之君也；郑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者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者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以民者安，聚敛者亡。”

2. 论管仲。孔子对管仲是肯定的。“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或“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可见孔子是如何推崇管仲。当然，孔子对管仲也不是没有微辞的，如“管仲之器小哉”！“管氏焉得俭”，“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这一类话。“俭”是在“礼”范畴之内的，孔子平日以“仁”和“礼”两管尺度来衡量人，以“仁”的尺度来衡量管仲，是“如其仁！如其仁！”而以“礼”的尺度来衡量管仲，那末还有不足之处。

3. 论子产。子产相郑，在施政上，有关政治、经济方面，有三件大事：第一件是鲁襄公三十年的郑作封洫；第二件是鲁昭公四年的郑作丘赋；第三件是鲁昭公六年的郑铸刑书。在子产作封洫后的第三年。郑之舆人诵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三十年）已经说明子产在巩固村公社制度方面的成效了。孔子对鲁用田赋，晋铸刑鼎，都有过讥评，而对郑子产的作丘赋，铸刑书，却没有批评。当郑作丘赋的时候，国人批评子产，子产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仪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左传》昭四年）当铸刑书时，子产在答晋叔向的覆书中也说到："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六年）。

子产死，孔子说："古之遗爱也。"（《左传》昭二十年）"子产，惠人也"（《论语·宪问》），"其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

孔子对"仁"字是不轻易许人的。子张问令尹子文，"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问陈文子，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而对子产却许之以"仁"字。《左传》襄三十一年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吾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遂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导，不如吾闻而乐（石）之也。'""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特别重视"仁"和"礼"两种道德，孔子认为，"仁"和"礼"两种美德，子产是都具备的。

4. 论柳下惠。孔子对柳下惠，认为是贤者，说到他做"士师，

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又说柳下惠是“逸民”，“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论语·微子》）。孔门的后学孟子也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孟子·万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汙我哉！’”（《孟子·公孙丑》）又说：“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孟子·万章》）可见孔子、孟子和他的后学，对柳下惠是肯定的。

关于柳下惠的事迹，《国语·鲁语》里记载着他讥笑臧文仲的话：“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柳下惠）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知矣。’‘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问，非知也，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而避其灾也。’是岁也，海多大风，冬煖。”

5. 论臧文仲。臧文仲是鲁国的大夫，而且有一段时间是鲁国的执政者。可是孔子说：“臧文仲，其窃位者欤！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

孔子批评臧文仲“其窃位者”！源于他的“举贤”思想。《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而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臧文仲在春秋时代，是有大名的人物。晋范宣子问于鲁叔孙豹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对曰：‘鲁先大夫臧文仲，

其身没矣，其言立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朽。'"（《国语·鲁语》）可见当时公认他是贤大夫。可是孔子却说他是"窃位者。"又说臧文仲居蔡（畜臧大龟，用来占卜），山节藻棁（节，栭也，柱上方木也，棁，梁上短柱。刻山形于柱上方木，绘藻形于梁上短柱，说他的奢侈），何如其知也（《论语·公冶长》）。他还说："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压柳下惠），发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畜龟和山节藻棁），纵逆祀（升僖公神主于闵公之上），祀爰居，三不知也。"（《左传》文二年）。

孔子评介人物，着眼于历史，不计较于小节。周公是周礼的化身，是周文化的缔造人，不仅周公之才之美，为孔子所心折，就是周公的一切，孔子都是肯定的。管仲，在孔子看来，仅管还有某些不足的地方，但孔子认为那是枝节问题，"民到于今受其赐"，他的业绩是巨大的。子产的时代和孔子相接，他是为孔子所取法的人物，孔子听到他的死，甚至流眼泪。柳下惠，在当时是受到鲁贵族的排挤，在政治上是不算得意的，可是孔子却对他非常尊重。臧文仲，在春秋之世，是享有大名的一个人物，是号为智者，并被公认为死而不配的这样一个为贵族所取法的人物，可是孔子却对他蔑视，说他既不仁，又不智。从这一点看来，孔子的评价人物，不完全受到当时传统看法的束缚，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是有自己的爱憎的。①

吴王夫差、晋定公会诸侯于黄池。此时，越王勾践趁吴王在外之机，举兵伐吴，大败吴师。吴人告败于吴王夫差，夫差怕走露消息而影响这次诸侯盟会，于是亲手杀死吴人来告者。会上，吴晋争先。会后，吴王还，与越媾和。

---

① 摘录于王仲荦《论孔子》。

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年），孔子七十岁。

吴挖沟连沂水、济水，北上。（金文有赵孟壶，记录此次黄池之会。详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

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隧。（何按：或即金华衢州龙游所见石窟也。①）

畴无余、讴阳自南方，先及郊。吴王孙弥庸见姑蔑之旗（杜注："姑蔑，越也。今东阳大末县。"据《清一统志》，姑蔑故城在今浙江衢州龙游镇之北。）曰："吾父之旗也。（弥庸父为越所虏，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见雠而弗杀也。"

丙戌，越子大败吴师。丁亥，越兵入吴。

吴晋黄池会盟中原诸侯，争夺为盟主。

"吴与晋会盟争盟主，战于黄池，大败。勾践趁机袭吴，大破之。遂灭吴，杀夫差。"

《越绝书》、《吴越春秋》："越王既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玡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孔子闻之，从弟子奉先王雅琴礼乐奏于越。"俞樾曰：是孔子尝见勾践矣。此事当在越王徙都琅玡之后。

季氏将伐颛臾。

---

① "二隧"，异文作"干隧"。前人无释。顾炎武读"隧"作"队"，今人多想当然读为"遂"。此即龙游石窟之由来。吴败越后，勾践降。吴以监事使节驻越，不许越人复有军队。勾践卧薪尝胆，欲复仇，乃密凿二隧于龙游山中，以藏军屯练也。

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①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②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③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④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⑤，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更为之辞。⑥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⑦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⑧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⑨

---

① 何按：此篇极其重要。是孔子的一篇政治宣言。颛臾：春秋时一个小国，鲁国的附庸国。现在山东省费县西北八十里有颛臾村，当是古颛臾之地。

② 东蒙：即东蒙山，一名蒙山，在鲁国东部。在今山东蒙阴县南。

③ 周任：疑即周聃，任聃音通，即老子也。

④ 相：辅助，辅助者。《四书辨疑》："相本训助、训扶，原是扶持辅佐之义。"

⑤ 费：古音祕。鲁国的一个小城邑，季氏的封邑，其地在今山东费县。

⑥ 皇侃本"必"下有"更"字。何按：此句有乱文。当读作："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乃畅通。旧说皆甚枉谬，无可取哉！

⑦ "不患"两句：上句"寡"字下句"贫"字互倒。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六："此本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译文据之。

⑧ 当时季氏权势很大，把持鲁国政事，鲁哀公想削弱其势力。因颛臾靠近季氏封地，季氏便担心它被哀公利用而对自己不利，所以要攻打它。孔子这句话道破了季氏伐颛臾的真实意图。

⑨ 萧墙，高墙。萧，削也，峭也。萧墙，又称"肃墙"，削墙，即峻墙、高墙。指宫门前屏墙。（郑玄注）"萧墙之内"暗指鲁君。

孔鲤卒。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卒年六十二。作《中庸》。孟轲即子思弟子。①

陈亢问于伯鱼曰：②“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曰，鲤退而学《诗》。

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曰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回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孔子七十一岁。

是年春，鲁公西狩获麟，③孔子著《春秋》，绝笔。

《左传》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叔孙氏之车士曰鉏商，采薪于大野，获麟焉，折其前左足，载以归，叔孙以为不祥，弃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兽而角者，何

---

① 司马彪补《后汉书·郡国》九江郡当涂县下引梁刘昭注：“《皇览》曰楚大夫子思冢在县东山乡，西去县四十里，子思造芍陂。”（荀陂在今寿县南之安半塘。或说为孙叔敖所建。）

② 陈亢，字子禽，孔子弟子。伯鱼，即孔鲤，孔子之独生子。

③ 麟，鹿类之稀见异种也。

也?”孔子往观之，曰：“麟也。胡为来哉？胡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孙闻之，然后取之。子贡问曰：“夫子何泣尔?”孔子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害，吾是以伤焉。”

《左传·哀公十四年》：“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何按：麒麟，即麋鹿又名“四不象”（Elaphurus davidianus）。英文名 David's deer。是中国特产动物。头似马，角似鹿，蹄似牛，尾似驴。性极温驯。古为“仁善”。

《公羊传》：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民。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孔丛子》：叔孙氏之车子鉏商樵于野而获兽焉，众莫之识，以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岂天之妖乎?”

夫子曰："今何在？吾将观焉。"遂往，谓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视之，果信。言偃问曰："飞者宗凤，走者宗麟，为其难致也。敢问今见其谁应之？"子曰："天子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祥；今宗周将灭，天下无主，孰为来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犹麟之于兽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孔子于本年完成《春秋》。

《盐铁论·散不足》：孔子读"史记"，喟然而叹，伤正德之废，君臣之危也。

《公羊传》昭十二年春，记孔子语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立会者为之，其词则丘有罪焉尔。"

《史记》：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

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衰大封，皆威而服焉。

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衰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春秋》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

《由卫》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

《淮南子》：《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

《春秋繁露》：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也。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贤也。其为切而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

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子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篡杀失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

哉？乃尧舜之德也。

故《世子》曰："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王之德，莫美于世。"故予先言《春秋》详己而略人，因其国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通，敌国不可狎，扰窃之国不可使久亲，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弑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

故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或暴虐贼害人，终皆祸及身。故子池言鲁庄筑台，丹楹刻桷，晋厉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寿终。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内恕，求备于人，故次以《春秋》缘人情，赦小过，而《传》明之曰："君子辞也。"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失王。

孔子曰："吾因行事"，赦小过。《传》又明之曰："君子辞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故其所善，则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恶，则乱国行之终以败。故始言大恶杀君亡国，终言赦小国，是以始于粗粝，终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亦讥二名之意也。

《家语》：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

《荀子》：孔子曰："吾有耻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疆学，老无以教之，吾耻之。去其故乡，事君而达，卒遇故人，曾无旧言，吾鄙之。与小人处者，吾殆之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思也；有而不施，穷无与也。是故君子少思长则学，老思死则教，有思穷则施。"

《家语》：孔子曰："君子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既得闻之，患弗得学；既得学之，患弗得行。有其德而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而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耻之。"

《韩诗外传》：孔子曰："君子有三忧：弗知，可无忧与？知而不学，可无忧与？学而不行，可无忧与？诗曰：'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不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则可谓端身矣。"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立然后为君子也。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陈有列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置本不固无务末，亲戚不说无务外；交事不终始，无务多业；记闻而言，无务多说；比近不安，无务求远；是故反本修迩，君子之道也。"

《说苑》：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终必衰。《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乱国。《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谋必成。愚者反是。夫处重擅宠，专事妒贤，愚人之情也。志骄傲而轻旧怨，是以尊位则必危，任重则必崩，擅宠则必辱。"

《荀子》：孔子曰："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谦必贤。"

《尚书·大传》：子曰："必之精神是谓圣。"

《韩诗外传》：孔子曰："士有五：有执尊贵者，有家富厚者，有资勇悍者，有心智愚者，有貌美好者。"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公元前481年4月19日，格林威治4：32，日全食。）

楚国发生白公之乱。

白公胜①有民望。遇之者或曰：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或曰：国人望君如望岁焉。（国人，何休注《公羊·隐公元年》："国人谓国中凡人。"）

楚世家：

（楚惠王）八年，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赂而去。白公胜怒，乃遂与勇力死亡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子綦于朝，因劫惠

① 或记为叶公。

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从者屈固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白公自立为王。月余，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复位。是岁也，灭陈而县之。

陈杞世家：陈湣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子棋，袭惠王。叶公攻败白公，白公自杀。[①]

《吕览》："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其府库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则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叶公入。乃发太府之货与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

颜回死。

毛奇龄《论语稽求·弟子列传》记颜回少孔子三十岁，实当为四十之误。墓在鲁防山之阳。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②]

颜回死，颜路贫，请孔子车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

---

① 《楚世家》记此事于惠王八年（前481）。《陈杞世家》记于湣公二十三年。

② 季康子问，鲁哀公曾经也有此问（6·3），问时康子与哀公同在。与此略同。

何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回也屡空”（空，穷也）。“回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

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

《抱朴子·逸民》：“颜回死，鲁定公将躬吊焉，使人访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内，皆臣也。定公乃升自东阶，行君礼焉。”按定公当为哀公之误。

颜回之死使孔子十分感伤，说：“天丧予！天丧予！”

（王肃云：“此久远之书，年数错误，未可详也。孔子言或为设事之词。”其说近是。①）

《抱朴子·外篇·逸民》：

“昔颜回死，鲁定公将躬吊焉，使人访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内，皆臣也。”定公乃升自东阶，行君礼焉。”②

《韩诗外传》：孔子见客。客去，颜渊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颡兮其口，仁则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颜渊蹙然变

---

① 《弟子传》云：颜回少于孔子三十岁，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则孔子五十九岁，颜子二十九岁，发已尽白。但孔子困于陈蔡时，颜回尚在，其死当在孔子归卫前后也。

② 定公当为哀公之讹。

色，曰："良玉度尺，虽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虽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莹。夫形体也色心也，闵闵乎其薄也。苟有温良在中，则眉睫著之矣。瑕疵在中，则眉睫不能匿之。"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

《御览》五百十引《高士传》客有候孔子者，颜渊问曰："客何人也?"孔子曰："宵兮法兮，吾不测也。夫良玉径尺，虽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明珠径寸，虽有函丈之石不能戢其曜。苟组矣，自厚容止可知矣。"

鲁发生饥荒。

六月，齐内乱，田氏发动政变。田常杀齐简公，遂尽夺齐政。

（六月）甲午，齐陈恒弑其君于舒州。

齐简公即位后，以政属子我（宰予），子我欲逐陈氏，事泄，陈成子杀子我，执简公。六月，弑简公于舒州，平公即位。

孔子得知陈成子弑齐简公的消息，要求鲁国兴师问罪，攻打齐国，鲁侯、三桓都不同意。

宰我为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①

---

① "与"当为衍文。

《史记》：田常成子与监止（监止，宰我也）俱为左右相，相简公，田常心害监止，监止幸于简公，权弗能去，于是田常复修厘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①

《左传》：齐简公之在鲁也，阚（监）止有宠焉。及即位，使为政。陈成子惮之，骤顾诸朝。诸御鞅言于公曰："陈、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

六月庚辰，陈恒执公于舒。公曰："吾早从鞅之言，不及此。"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

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对曰："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对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后闻此礼之上

① 或说监止（阚止）即孔子著名弟子宰予，简公得之于鲁，归而任为国相。

也。”对曰：“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拓寝之台而还，望其国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后世将孰有此？”晏子对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国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对曰：“夫田成氏甚得齐民，其于民也，上之请爵禄行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区釜以出贷，小斗斛区釜以收之，杀十牛，取十豆肉，馀以食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馀以衣士。故市木之价，不加贵于山，泽之鱼盐龟鳖蠃蚌，不贵于海。君重敛，而田成氏厚施，齐尝大馈，道旁饿死者不可胜数也，父子相牵而趋，田成氏者，不闻不生，故周、秦之民相与歌之，曰：‘讴乎，其已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乎。’《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归之矣。故曰，其田默默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国，而田成氏有之！今为之奈何？”

六月，齐陈恒弑其君。孔子三日斋，而请鲁君讨之。鲁君曰：“子告季氏。”孔子叹嗟之。遂不复问鲁政。

监止（字子我），欲灭田氏，谋之田氏庶子曰豹。豹告田常，田常兄弟四人起兵杀子我及监止。简公出奔至徐州，田氏之徒遂杀简公。事在简公四年。

田常复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田常为相。

又五年，田常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爪分齐国，自为封邑，大于齐平公之邑。齐实际已归于田氏。田和（齐太公）与魏文侯会，遂立为诸侯，夺齐。“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

宰予字子我。利口辩辞。既受业，问：“三年之丧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欲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故弗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说苑·政理》：孔子见季康子，康子未说，孔子又见之。宰予曰：“吾闻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动。’今吾子之见司寇也，少数矣！”孔子曰：“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其孰大乎于是！”鲁人闻之曰：“圣人将治，可以不先自为刑罚乎！”自是之后，国无争者。孔子谓弟子曰：“违山十里，蟪蛄之声，犹尚存耳。政事无如膺之矣。

田成子常与宰我争，宰我夜伏卒将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见旌节毋起。”鸱夷子皮闻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为旌节，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残之也。（《说苑》）

陈成子弑简公。[①] 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

公曰：“告夫三子。”[②]

① 陈成子：就是田恒。简公，齐简公，名壬。

② 三子：三家，即三桓。时鲁政在季孙、孟孙、季氏三家。《左传·哀四年》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① 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已，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

"陈常弑其君，孔子齐戒沐浴而朝，请讨之。"

《淮南子》：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其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之所生也。

《孔丛子》：齐东郭亥欲攻田氏，执贽见夫子而访焉，夫子曰："子为义也，丘不足与计事。"揖子贡使荅之，子贡谓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图大。位卑则人不附也，图大则人惮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缕之任，击千钧之重，上县之于无极之高，下垂之于不测之深，旁人皆哀其绝，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谓乎？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重而填之，马奔车覆，六辔不禁，系绝于高坠入于深，其危必矣。"东郭亥免战而跪曰："吾已矣，愿子无言。"既而夫子告子贡曰："东郭亥欲为义者也，子亦告之以难易则可矣，奚至惧之哉？"

---

① "从大夫之后"：从，从列，后，末位。意自己也曾从列于诸大夫的末位。孔子数言"从大夫之后"，颜回死时，颜路求车，亦言之。

《吕氏春秋》：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国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兴师，诛田成子，曰："奚故杀君而取国?"田成子患之，完子请率士大夫以逆越师，请必战，战请必败，败请必死。田成子曰："夫必与越战，可也，战必败，败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国也百姓怨上，贤良又有死之，臣蒙耻。以完观之也，国已惧矣。今越人起师，臣与之战，战而败，贤良尽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国，君与诸孤处于国，以臣观之，国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贱，人之所恶也，而反以为安，岂一道哉？故人主之听者，与士之学者，不可不搏。

宰我问于孔子曰："吾闻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谓，敢问焉。"孔子曰："人生有气有魄，气者，人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鬼，魂气归天此谓神，合鬼与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弊于下，化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者，此神之着也。圣人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民之则，而犹以是为未足也，故筑为宫室，设为宗祧，春秋祭祀，以别亲疏，教民反古复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众人服自此听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既立，报以二礼，建设朝事，燔燎膻芗，所以报魄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爱，上下用情，礼之至也。"

子路问事君。

子曰："勿欺也，而犯之。"①

《韩诗外传》：哀公问取人。孔子曰："无取健，无取佞，无取口谗。健，骄也；佞，谄也；谗，诞也。故弓调，然后求劲焉；马服，

① 犯：犯言而谏。犯，违忤也。

然后求良焉；士信悫，而后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难以身近也。《周书》曰：‘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

《说苑·尊贤》：哀公问于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对曰：“毋取拑者，毋取倢者，毋取口锐者。”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拑者大给利，不言尽用；倢者必欲兼人，不可以为法也；口锐者多诞而寡信，后恐不验也。夫弓矢和调，而后求其中焉；马悫愿顺，然后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犹豺狼与，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后任之。故曰亲仁而使能。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发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虽有奸轨之人，无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者，犹蒲卢也，待公以成，故为政在于得人。

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以生也。

礼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

五者，天下之达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实固，不足以成之也。”

孔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能成天下国家者矣。”

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措诸枉，则民服。举枉措诸直，则民不服。”（为政）

《家语》：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

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① 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生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

康子曰：“太皞其始之木何如？”

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万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则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则所以生之行，转相承也。”

康子曰：“吾闻勾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乱，称曰帝者，何也？”

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五帝，而称五帝，

① “天有五行，水火木金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谓之五帝。”五行五帝，五时之神也。

太皞之属配焉，亦云帝从其号。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颛顼氏之子曰黎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龙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业为官职，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别称五祀，不得同帝。"

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所统，则其所以相变者，皆主何事？"

孔子曰："所尚则各从其所主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以水德王，色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原，牲用辛。

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所尚者何色？"

孔子曰："尧以火德王，色尚黄。舜以土德王，色尚青。"

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独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邪？将有限乎？"

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谷者，众矣，唯勾龙氏兼食于社，而弃为稷神，易代奉之，无敢益者，明不可与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颛顼，其应五行而王，数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何按：以上，多采《戴记》、《左氏》之言，而附益以问答，《家语》如此者甚多。

《吕氏春秋》：孔子之弟子从远方来者，孔子荷杖而问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问曰："子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问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伐步而倍之，问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喻贵贱之等，辨疏亲之义，又

况于以尊位厚禄乎？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阳货）

孔子治学，务实不务虚。鬼神玄虚之事，存而不论。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齐物论》）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犹防与？夫礼之塞，乱之所从生也，犹防之塞，水之所从来也。故以旧防为无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避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关之狱繁矣；聘射之礼废，则诸侯之行恶，而盈溢之败起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礼从矣。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观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正，坚如金石；行此之信，顺如四时；处此之功，无私如天地，尔岂顾不用哉！然如曰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

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

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①

---

① 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国”。邦、国通。春秋前之中国实际是一个以多城邦联盟而拥有共主的王朝。家：指家邑，卿大夫的采邑。

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

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

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夫政也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攸身；思攸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晚年孔子，于宗教鬼神观念有所变化：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务民之主，敬鬼神而远之。"（雍也）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

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年），孔子七十二岁。

成邑叛鲁，并于齐。

秋八月，鲁旱。大雩。

自季氏"用田赋"以来，鲁国连续四年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加上季氏的高税率搜刮政策，弄得民不聊生，盗风四起。鲁侯、季氏多次向孔子请教防盗、杀人、服民等问题。孔认为出现社会问题的责任在当权者自身，因此他的回答集中到一点，即强调一切从当权者自身做起。他甚至把"政"解释为端正，对季氏说："你带头端正自己，谁敢不端正?"

见盗跖，盗跖解构孔子。

《庄子·杂篇·盗跖》：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孔子谓柳下季曰："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为盗跖，为天下害而弗

能教也，丘窃为先生羞之！丘请为先生往说之。"

柳下季曰："先生言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听父之诏，弟不受兄之教，虽今先生之辩，将奈之何哉？且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

孔子不听，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盗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阳，脍人肝而铺之。

孔子下车而前，见谒者曰："鲁人孔丘闻将军高义，敬再拜谒者。"

谒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脯之膳。"

孔子复通曰："丘得幸于季，愿望履幕下。"谒者复通。盗跖曰："使来前！"孔子趋而进，避席反走，再拜盗跖。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曰："丘来前！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心则死！"

孔子曰："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悦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而名曰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

盗跖大怒，曰："丘来前！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今长大美好，人见而说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丘虽不吾誉，吾独不自知邪？且吾闻之，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长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

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之道岂足贵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世之所谓贤士，莫若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

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吾以人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

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悦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

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

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归到鲁东门外，适遇柳下季。

柳下季曰：“今者阙然数日不见，车马有行色，得微往见跖邪？”

孔子仰天而叹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

晋赵鞅率师伐卫。

卫执政国相孔文子（圉）卒。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①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秋，齐陈欢入楚，过卫。子路（仲由）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鲁以待时，不亦可乎？何必恶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孔子曰："惟器与名，不可假人。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不可止也。"

《韩诗外传》：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然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孔子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孔子论大同与小康：

昔者仲尼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

---

① 孔文子，卫国的大夫孔圉。"文"是其谥号。"子"是尊称。

（何按：此则当作于哀十五年，孔子归国后，孔圉死，孔子为之命谥。时子路任孔圉邑宰。）

杨伯峻说："考孔文子死于鲁哀公十五年，或者在此稍前；孔子卒于十六年夏四月，那么，这次问答一定在鲁哀公十五年到十六年初的一段时间内。"

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死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卫内乱，卫出公辄奔于鲁。①

何按：卫孔圉（文子）取卫废太子蒯聘之妹孔姬，生孔悝。子路为孔悝之邑宰。孔文子死，孔姬谋立兄蒯聘，卫政变。时子路为孔氏邑宰，遂死于卫之内乱。

①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左传》不同。

闰十二月，卫蒯聩以孔悝之母（蒯聩之姊）为内应，潜入孔悝府中，劫持孔悝盟誓，立自己为国君。子路闻讯，只身闯入孔府，怒斥蒯聩，结果被他的武士当场杀死。孔悝立蒯聩为卫君，是为庄公。

十五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聩之姊，生悝。孔氏之竖浑良夫，长而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于悝母。太子在戚，悝母使良夫见太子。太子与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国，报子以乘轩，免子三死，毋所与。"与之盟，许以悝母为妻。

闰月，良夫与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罗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栾甯问之，称姻妾以告，遂入，适伯姬氏。

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太子与五人介，与豭从之。伯姬劫悝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甯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仲由。召护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出公辄奔鲁。

仲由将入，遇子羔（高柴）将出，曰："门已闭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不及，莫践其难。"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

何按：高柴，齐人（《元和姓纂》：齐文公子高氏后，十代孙高柴，仲尼弟子。），字子羔。（子皋），少孔子三十岁。性憨，与子路善。孔子曰"柴也愚"。时为卫之士师。鲁定公时，孔子堕三都。子路为费邑宰，子羔为郈邑宰。孔子死后，任武城及成邑宰。

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阖门，曰："毋入为也！"子路曰："是公孙也？求利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

路乃得人。

曰："太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太子闻之，惧，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遂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嗟乎！柴也其来乎？由也其死矣。"

孔悝竟立太子蒯聩，是为庄公。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著。""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欤！""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季康子问："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

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聩居外，不得入。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聩乃与孔悝作乱，谋入孔悝家，遂与其徒袭乱，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谓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门已闭，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蒉聩，蒉聩弗听。于是子路欲燔台，蒉聩惧，乃不石乞、壶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

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是时子贡为鲁使于齐。

子路曰："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贫穷，不能轻死亡，而曰我能行义，吾不信也。"

《庄子·盗跖》篇云："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

自子路死，孔子悲哀过甚，大病。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礼记》)

《荀子·子道》：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尤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意，既已得之双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尤；小人，其未得也则尤不得，既已得之双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尤，无一日之乐也。"

冬，子服景伯（谷何）使齐，子贡为介①，见陈成子，遂与齐平。

齐归侵鲁之成邑。

康子馈药，拜而受之，② 曰："丘未达，不敢尝。"③

---

① 子服景何，孟孙氏庶族，孔子弟子。

② 古礼，君长赠食，受者先尝。潘氏《集笺》：《说文》："馈，饷也。药，治病草。尝，口味之也。"《周礼医师》"聚毒药以共医事"，郑《注》："毒药，药之辛苦者。药之物恒多毒。"

③ 此在孔子归鲁之后。孔子病于陈，归鲁未愈。

疾，君视之。东首，[1] 加朝服，拖绅。[2]

尊老：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贵有德，何为也？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

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是故朝廷同爵则尚齿。七十杖于朝，君问则席。八十不俟朝，君问则就之，而弟达乎朝廷矣。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 479 年），孔子七十三岁。

春，卫世子蒯聩自戚入卫，自立为庄公。

卫侯辄（卫出公）奔鲁。[3]

夏六月，孔悝奔宋。

《陈杞世家》：二十四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是岁，孔子卒。

---

① 东首，指孔子病中卧床而言。古人卧榻一般设在南窗的西面，国君来，从东边台阶走上来（东阶就是阼阶，原是主人的位向，但国君出入从阼阶上下），所以孔子面朝东来迎接他。

② 加朝服，拖绅：孔子卧病在床，自不能穿朝服，只能盖在身上。绅是束在腰间的大带。束了以后，仍有一节垂下来。

③ 《左传》属此于哀十六年。《十二诸侯年表》属此于哀公十四年。

《孔丛子》：哀公使以币如卫迎夫子，而卒不能赏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列施其阪。仁道在迩，求之若远，遂迷不复，自婴屯蹇，喟然回虑，题彼泰山，郁确其高，梁甫回连，枳棘充路，陟之无缘，将伐无柯，患兹蔓延，惟以永叹，涕泣潺湲。"

(周正，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终年七十三周岁。[1]

"孔子将病，负杖，逍遥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

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则吾将安合？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

夫子曰："赐！尔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宝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宝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王不与，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寝疾七日而没。

《公孙尼子》：孔子有疾，哀公使医视之，医曰："居处饮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笼，夏居密杨，秋不风，冬不炀，饮食不馈，饮酒不醉。"医曰："是良医也。"

《庄子》：孔子病，子贡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处若齐，饮食若祭，吾卜之久矣。"《御览》引，今本佚。

---

① 杜预注《左传》谓"四月十八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有误。"说当为"乙丑"。宋吴程以大衍历推定该年周正之夏四月己丑乃夏正二月历十一日。崔述《洙泗考问录》亦主是说。

《论衡》：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书来。比至日中，何事乎？"圣人之好学也，死且不休。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孔子死，哀公诔之，赠谥曰："尼父"。

《左传》："夏四月己丑，孔丘卒。鲁公诔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子赣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十六年）

《礼记》：鲁哀公诔孔丘曰："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孔子之丧，二三子皆至而出，群居则至，出则否。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翣。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孔子之丧，有自燕来观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

圣人也，子何观焉?”

《刘子·崇学》:“宣尼临没，手不释卷。”

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

《史记》: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何按:中国上古之继承制度，西周行宗法制以前，唐虞夏商四代，皆为选贤。商制兄终弟及，亦为立能（贤）不立嫡。宗法之本意则为世族，立嫡子以平息有继承权者的竞争。到春秋时，这一制度受到怀疑。由于宗子的繁衍，无继承权而又遭

遇身份确认危机的贵族子弟大量滋生、游离于社会成为“游士”，遂提出对世家宗法继承问题的质疑。此即世亲与举贤之争，立嫡与选举之争。孔子首先系统表述这一点。主张举德、立贤，因此他称引古代，称引尧舜之禅让，立德不立亲，立贤不立嫡，引古喻今。而老子则相反，主张“不尚贤”，循旧德，世官世业，世亲世继。

孔子则主张“选于众”以取贤，以“直”错于“枉”，对世亲宗法观念提出挑战。

蒙文通云：《群经义证》引《汉书·王吉传》：“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用皋陶、伊尹，不仁者远。”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即选于众也。皋伊皆非出自世胄。

故《论语发微》言：“子夏知孔子之意，必尧舜禹汤之为君，而后能尽用人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选举之事曰云云。”《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说：“当春秋时，废选举之务，置不肖于位，辄退绝之以生过失。至于君臣忿争出奔，国家之所以昏乱，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录之。”《隐公三年》：何休说：“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为其秉政久，恩德广大，小人居之，必夺君子威权。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齐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则正其本，见讥于卒者，亦不可造次无故驱逐，必因其过卒绝之。明君案见劳授赏，则众誉不能进无功；案见恶行诛，则众谗不能退无罪。”

此《春秋》讥世卿之义。盖卿大夫世，则举直错枉之法不行。有国者宜以不如人为患，故子夏述舜举皋陶，汤举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贤，以明大法。”

上古以射艺取武士之雄者，立为武士之长即“诸侯”。这种选拔仪式即“射礼”之起源。

禅让、革命、王鲁是战国时期儒家关于社会变革而提出的几种理论，儒家希望通过礼的变革来结束战国时期的混乱，实现社会的有序。此外，儒家还提出选举说，即通过选贤，使之成为公卿大夫，甚至诸侯。儒家本来重视贤能，主张贤人政治。但是，战国时期的儒家还提出了一种比孔孟荀更加激进的主张，认为不但要选举贤能，使贤能成为卿相、士大夫，而且诸侯也要打破分封世袭，通过选举而产生。这是儒家通过解释传统的射礼而阐发出的新思想。

射礼本为古代贵族的一种礼仪。杨宽先生《射礼新探》一文对射礼的起源及其形式有深入的研究。据杨宽的研究，射礼起源于“借用狩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这种礼仪在西周、春秋时早已形成。这种起源于田猎的射礼，还具有选拔人才的目的。《周礼》有“射人”，也就是《仪礼·大射仪》的“射人”，他们除了掌管射仪之外，还兼管重要的人事工作，在祭祀、朝聘、出征、大丧等重要礼仪中负有重要的职责。杨宽指出，国家大事中有关人事的事务都由射人安排调度，这是“因为射礼不仅在于军事训练和军事教练，还要从中选拔人才。原来许多重要的武官，都是通过比射选拔出来的。因此，掌管射仪的官兼有考选人才的责任，并有调排人事工作的职务”。杨宽还引《汉官仪》和《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明秦汉时期仆射的职掌还是沿袭古代“射人”的职务而来。

由此可见，射礼具有选贤的目的。但是，《礼记·射义》对射礼的解释却是，通过射礼不但要选拔一般的人才，而且最主要的是，诸侯，即武士之长，也要通过射礼来选拔。《礼记·射义》：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

“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射者，射为诸侯也。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

杨树达认为诸侯的“侯”就是由射箭用的“侯”而得名。杨树达先生指出，“侯”字在甲骨文中“盖象射侯张布著矢之形。盖草昧之世，禽兽逼人，又他族之人来相侵犯，其时以弓矢为武器，一群之中，如有强力善射之士能保卫其群者，则众必欣戴之以为雄长。古人质朴，能其事者即以其事或物名之，其人能发矢中侯，故谓之侯也。《礼记·射义》曰：‘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郑康成注《周礼·司裘》曰：‘所射正谓之侯者，天子中之则能服诸侯，诸侯以下中之则得为诸侯。’此皆后世演变之说，非复初义，然诸侯之称源于射侯，则犹存古初命名之形影也。”（《矢令彝三跋》，《积微居金文说》卷一）。这种说法肯定了诸侯与射侯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

徐中舒则认为，侯甸的“侯”起源于斥候，古代各国边疆有斥候的官叫“候”，“侯”和“候”古通用。徐中舒先生说：“侯为斥候，侯候古字通用，古代斥候，必在边疆。故《周语》单襄公见候不在疆而断陈之必亡。……最外边疆为侯服。侯田在边外，故《盂鼎》称‘殷边侯田’。又甲骨所称周侯崇侯纪侯杞侯亦在边疆。”（《井田制度探源》）这种说法否定了诸侯与射侯之间的关系，认为诸侯之义起源于古代的斥候。

杨宽认为，诸侯的侯应该是由“候人”的“候”发展扩大形成的。“候人”原是边疆上的侦查和守卫队长，他们带有全副武装，也兼任国宾的接待人员，负有边疆地区防守和治安的责任，因此实际上已成为边疆地区的统治者。诸侯的“侯”很可能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射礼的本意在于选贤。《射义》所说的通过射礼来选拔诸侯、卿大夫，乃是上古之制。但是自商周以下，诸侯都是由于血缘或军功受封而得，从来没有通过“选”而成为诸侯、卿大夫。因此，《射义》所说，既不符合商周时期的历史，也不是远古氏族民主制的遗存。《射义》“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是战国中后期儒家的新说，把这种观念放在战国中后期儒家思想发展的脉络当中，与战国时期儒家所讲的禅让、革命说联系起来，就会明显地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

儒家并不主张废除分封诸侯制，秦统一后博士淳于越还依然主张要分封子弟为诸侯。但在战国时期，一些儒家学者在不废除分封制的前提下对它作了一些改革，把分封与尚贤相结合，创造出了通过选举而成为诸侯的新说。

按照《礼记·射义》的说法，卿大夫也应由选举而产生。而《公羊传》的“讥世卿”恰好也正反映了这种思想主张。

《春秋·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羊传》：“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

《春秋·宣公十年》："齐崔氏出奔卫。"《公羊传》："崔氏者何？齐大夫也。其称崔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

《公羊传》提出"讥世卿"即反对世卿世禄的贵族世袭制度，也就是说，应该通过选举让贤能之人担任卿大夫。《穀梁传》也有相同的主张。世卿世禄曾是汉代今文学和古文学争论的一个焦点，这个问题和王莽的专权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又和汉代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成为复杂的学术和政治问题。《公羊传》和《穀梁传》所主张的"讥世卿"，是和战国以来儒家的主张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汉代经学中的今文一派所主张的"讥世卿"，除了有汉初特殊的时代背景（如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之外，在思想传统上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战国以来的儒家思想。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晋之'乘'（册），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孔子死后，葬于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丧，三年，相诀而去。

子贡庐于墓六年。自后，群弟子及鲁人处于墓如家者百有余家，因名其邑曰"孔里"。

《吕氏春秋·孝行览·遇合》：

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于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于无人。

何按：孔门弟子三千，达（大）人七十二，似一达人统四十余人之分级组织也。

《金楼子志怪》：

孔子冢在鲁城北，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无能名者。传言：孔子弟子，既皆异国之人，各持其国树来种之。孔子茔中，至今不生荆棘草木。

《淮南子》（主术训下）：

“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勇服于孟贲，足蹑于郊菟，力拒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困于宋，厄于陈蔡，颜色不变，弦歌不彻，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然而为鲁司寇，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

《说苑》：孔子生于乱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于君，泽加于民，然后仕，言不行于君，泽不加于民则处。孔子怀天覆之心，挟仁圣之德，悯时俗之汙泥，伤纪纲之废坏，服重历远，周流应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当世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积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内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叹曰：“而有用我者，则吾其为东周乎！”故孔子行说，非欲私身运德于一城，将欲舒之于天下，而建之于群生者耳。

《韩诗外传》：孔子抱圣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无形之

乡，倚天理，观人情、明终始，知得失，故兴仁义，厌利势，以持养之。于时周室微，王道绝，诸侯力政，强劫弱，众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纪纲，礼义废坏，人伦不理，于是孔子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孔子自知不凡圣思、闵道不行，民在涂炭之中，行道济日，为道不为已，故逢患而不恶，为民不为名，故蒙谤而不避。孔子周流游说七十余国。按孔子自卫反鲁，在陈绝粮，削迹于卫，忘味于齐，伐树于宋，并费与顿、牟，至不能十国。

《史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缇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史记》：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言言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

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

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

达巷党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

牢曰：“子云不试故艺。”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说文》：“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饮盗泉之水。”

《礼记》：“孔子佩象环五寸，而基綦组绶。”

《古史考》：“孔子（始）作细布冠。”

孔子后人：孔子之子孔鲤，字伯鱼。孔鲤之子孔伋，字子思。孔伋之子孔白，字子上。①

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汲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礼记·檀弓》）

2008 年 1 月 12 日定稿于北京

---

① 据《礼记·檀弓》，孔子“出妻”，孔伋亦“出妻”。

何新著作年表

书　名	出版社	年代
培根论人生（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	三联书店	1985
人生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何新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注：收入开放丛书·中青年学者文库，本文库何新任主编）		
人性的探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外文化知识辞典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国文化史新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龙：神话与真相（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谈龙	香港中华书局	1989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Form the Eyes of A Chinese Scholar	NEW STAR PUBLISHERS	199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一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二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反思与挑战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巨谜的揭破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爱情与英雄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		
（白皮书，内部发行）	同上	1993
论何新（内部发行）	同上	1993
何新政治经济论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何新画集	亚洲画廊	1992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上·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培根人生随笔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为中国声辩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
危机与反思（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诸神的起源（新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致中南海密札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7
《新战略论·何新战略思想库》		
（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孤独与挑战（第一卷）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
诸神的起源		
（日文版）后滕典夫译	日本东京树花舍	1998
（韩文版）洪熹译	韩国东文堂	1990
中华的复兴（韩文版）		1999
龙：神话与真相（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大易通解	澳门出版社	2000
大易新解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思考（第一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思考（第二卷）	同上	2001
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	同上	2001
何新古经新解（七卷）	同上	2001
培根人生论	国际友谊出版社	2002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2
美学分析	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	2002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时事出版社	2002
世界战略形势的最新观察	同上	2002
论政治国家主义	同上	2003
圣与雄	同上	2003
何新集（第二版）	同上	2003
风·华夏上古情歌	同上	2003
孔子论人生·论语新解	同上	2003
培根人生论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谈龙说凤	时事出版社	2004
泛演化逻辑引论	同上	2005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同上	2007
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	时事出版社	2007
思与行·论语新解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天行健·易经新解	同上	2007
宇宙之道·老子新解	同上	2007
诸神的起源	同上	2007

何新涉研领域宽广、学境立意高远、观点坦豁新锐、见解独到达观。本丛书精录了他的14部国学著作。

*

很少有人能像何新那样做出这样踏实的研究，总能做出一些新的惊人发现！

——天文史家·陈久金

全书用训诂阐发，得心应手。时发新谛，益智开窍。

——文化史家·钱钟书

何君收集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书本上的资料，又有地下新发现的资料，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古文字学家·戴家祥

全书内容不仅包含转注及假借之学，而且涉及甲骨、金文、秦砖汉画及其他难得的资料。

——加拿大汉学家·戴淮清

先民神话今日世界正有各种新阐释，亟需汇零星为系统，予以透彻的澄清。您的工作，率有新意！

——比较文学家、梵文学者·金克木

ISBN 978-7-80219-362-8



定价：28.00元